

获2003年西班牙评论之眼小说奖

[西班牙]
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 著

戴毓芬 译

冷皮

La Pell Freda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我被她的体温吓了一跳，
那让我想到已然被生命抛弃的冰冷尸体。

我们从未完全远离我们所恨；因此，我们也永远不能真正接近我们所爱。

——《冷皮》

一个以扣人心弦的情节包装的哲理故事，一段对孤独、暴力及其对人类的意义的深思，一份美妙、恐怖而又温柔的阅读体验。

——扬·马特尔，《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作者

这本有如梦魇的小说应该加上以下标题：“科幻大师 H. G. 威尔斯与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鲁滨逊的小岛上相遇”。在一座反面乌托邦的小岛上，科幻小说与政治哲学结合为一个天衣无缝、引人入胜的故事……

——英国《卫报》

栩栩如生而摄人心魄的想象……皮尼奥尔刻画了求生的挣扎，同时又对人性作深沉的省思。这不是单纯的恐怖故事，而是要发掘一种孤独、恐惧、忧郁和渴求同伴的原型。

——英国《泰晤士报》

皮尼奥尔以优美的语丝为我们编织出一个关乎人类之兽性的无懈可击的寓言，令人迷醉，又颇费琢磨。

——美国《出版人周刊》

ISBN 978-7-5447-0870-8



9 787544 708708 >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

定价: 18.00 元

获2003年西班牙评论之眼小说奖

冷 皮

La Pell Freda

[西班牙] 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 著

Albert Sánchez Piñol

戴毓芬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皮 / (西) 皮尼奥尔著; 戴毓芬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447-0870-8

I. 冷… II. ①皮… ②戴…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9150号

La Pell Freda by Albert Sánchez Piñol

Copyright © 2002 by Albert Sánchez Piño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6-210 号

书 名 冷皮
作 者 [西班牙] 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Albert Sánchez Piñol)
译 者 戴毓芬
责任编辑 胡晓平
原文出版 Edicions La Campana, 200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 页 2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870-8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1

我们从未完全远离我们所恨；因此，我们也永远不能真正接近我们所爱。我踏上船的那一刹那，即认清这个残酷的道理。然而，有些事实值得我们悉心留意，有些却最好听其自然。

黎明时分，小岛首次映入我的眼帘。三十三天以前，海豚就放弃了尾随我们的航行；十九天前，我们的吐息开始变成一团团白色的雾气。苏格兰水手戴上长至手肘的手套来御寒。他们身上的厚重皮衣让人联想到海象浑圆的躯体。高纬度的严寒气候，对塞内加尔水手而言是项酷刑。征得船长的同意后，他们拿炸马铃薯剩下的油作为保护肌肤的油脂，涂抹在脸颊和额头上。油脂融解后，会渗透到眼睛里。双眼刺痛起来，不断流泪，他们却毫无怨言。

“你的小岛到了。往那儿看，就在海平面的尽头。”船长对我说。

我看不到那座小岛。放眼所及依然都是冰冷的海水，视野内尽是远方环绕的云朵。尽管我们非常靠近南极圈，却未见冰山出现，航行也从未因冰山带来的危险而受困。没有冰山，也没有天然壮观的漂浮冰原的踪影。我们饱受南极恶劣气候之苦，却没有

欣赏到壮丽的冰川景致。我的目的地是一个我绝不想跨越的冰冷疆界。船长把望远镜递给我。“现在呢？看到小岛了吗？”是啊，我看到了。灰色的海洋和天空挤压下的一块陆地，四周缠绕着浪花拍打形成的白色项链。仅此而已。之后，我得再等上一个小时。随着我们逐渐接近小岛，它的形状才能被肉眼看清。

那儿将是我未来的栖身之处：一座从一端到另一端不到一公里半的小岛，外形有如英文字母L。岛屿的北边是花岗岩高地，有一座灯塔建造于此，灯塔仿佛钟楼般高耸，看起来更显巨大。然而，并非灯塔本身壮观，而是面积狭小的岛屿赋予了灯塔巨石般的形象。岛屿的南端，在L形的脚后跟上有一小块凸出的部分，是被派遣至此的气象员的居所，也就是我将停留居住的家。岛屿南北两栋建筑物由布满植物的一片狭窄谷地连接。树木繁密得有如牲畜群般彼此紧紧依偎，仿佛要在别人身上寻找庇护。苔藓附着在树干上，将树木重重包裹。它们长得远比花园里的灌木丛还要浓密，高可及膝，形成罕有的景观，并把树干涂抹得有如患了麻风病，呈现出蓝色、紫色和黑色。

岛屿外围遍布着珊瑚礁，导致船只只能停泊在唯一的海滩外三百米处；海滩则延伸至房子那里。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把行李和自己的躯体一同拖到一艘小艇上。船长陪同我登陆，或许可以说是他发自内心的善意，因为并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在这趟漫长的旅程中，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一种有时会产生于两代人之间的默契。他来自德国汉堡的港口区，后来入籍为丹麦公民。如果想形容他，就得提他的那双眼睛。当他看着一个人的时候，仿佛天地间只有这个人存在。他以昆虫学家的标准衡量世人，以专家的姿态评断事态。有些人甚至误认为他很严厉。但我

以为，他的目光是隐藏在灵魂中的宽容意念的表现方式。他从未对旁人以言语表达关爱，而总是以实际行动传递。他受托以严厉却文雅的方式来对待我。若能为我做些什么，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话说回来，我究竟是谁？是一个心态年轻、思维尚未成熟的人，正前往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岛，而岛上吹着南极的风。未来十二个月，我将住在那儿，面临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孤寂，远离所有文明，从事一项毫无意义的枯燥工作：记录风的速度、方向及频率。这是国际航海协会的规定，当然，薪资是很不错的；但是，没有人会为了钱而到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工作。

我、船长和八位水手改搭四艘小艇到了海滩。他们得花好一会儿的时间替我搬运整年的粮食；此外，还有箱子和我个人携带的物品和大量的书籍。我想我会有许多空闲时间，可以让阅读填满思绪，弥补这几年无暇开卷的遗憾。

船长察觉到搬运需要一些时间，便对我说，我们走吧。于是，我和他先行离去。

有一条小径从海滩往上升起，直达小屋。先前的房客曾在小径上搭起栏杆。栏杆本是粗糙的木材，经过海水的洗涤后变得光滑。它们以最简易基本的方式凿桩于海滩上，明显是理性思考下的成果。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细节竟让我首度想到被我取代职务的人。这是一个具体的生命，此刻我可以看到他在世界上的某种作为，不管这作为是否出于偶然。

我想着他的事，高声说道：“真奇怪，驻派此地的气象员竟然没有出来迎接我们。换班的人抵达，他应该很高兴。”

与船长相处时，我经常一说完话就咬起舌头：因为不久前，他的看法与我不同。船长思考的速度比我快。小屋就伫立在

我们面前，有板岩瓦片搭成的圆锥形屋顶和红砖砌成的墙壁。这栋建筑一点也不优雅，比例也不和谐。若在阿尔卑斯山上，就可能是间避难小屋，或者也可能是森林里的小寺院，或是海关的小房舍。

船长毫无反应，静穆地沉寂了一分钟。他感受到一股危险气息，开始以目光检视，他是为了我才如此谨慎。清晨的风吹动种植于房子角落，看起来像是加拿大橡树的树木。空气并不严寒，却让人感觉不舒服。眼前的景色诡异，荒芜仿佛渗透了一切，却又难以捉摸。问题不在于这里有什么，而是这里少了什么。驻派在此的气象员到底在哪儿？在工作站处理工作吗？还是刚好在岛上散步呢？不祥的征兆渐渐浮起。屋子的窗户极小，却镶着厚重的长方形玻璃，玻璃窗上还有一层裂开的木板门。

我不喜欢这种状况。你可以在外墙附近看出废弃花园的痕迹，半埋在土中的石头围成它的边界。大部分的植物都被压坏了，仿佛被一群大象踩踏过。

船长做出充满他个人特色的姿势：微扬起下巴，好像蓝色外套的衣领让他微感窒息。他推开门，门敞开的声音仿佛带着亵渎法老坟墓的咒语。假使门会说话，那这咯吱声就好像在说：“请进！但若你们想进来，责任不在于我。”而我们登门而入。

眼前的景象让人联想到非洲探险的某段故事，仿佛一列热带蚂蚁雄兵横扫过这里。蚂蚁吞噬了生命，却不稀罕任何物品。基本的陈设并未受到损害，而是感觉被遗弃了。整间屋子呈密闭状态，床仍在原处，壁炉和一大堆的木材也是如此。桌子倾倒，水银气压计完好如初，厨房的器具却消失无踪。不知为何，这项发现让我觉得极度的神秘。我看不到前任工作同仁的任何私人用

具或是任何工作仪器。屋内散乱的模样看似某种奇怪的疯狂行径而非天灾所致。尽管看起来灰暗悲哀,但大体说来,这屋子仍可供人居住。浪涛的低语清晰地传来。

“我们要把风向先生的东西放在哪儿?”一个刚进来,名字叫索的塞内加尔水手发问。船员们已经将行李从海滩搬过来了。

“这里!这里!往里面放,随便放。”我大声而坚定地回答,以掩饰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所引起的惊愕。

眼前的景象让船长苦恼不悦,他对船员说:“索,请那些人把乱七八糟的屋子整理一下。”

当船员们忙着搬置箱子,整理一切的时候,船长提议我去灯塔看看。有人跟他说过,灯塔也有人居住。他不记得灯塔是隶属于荷兰、法国,还是哪一国了,总之,这座灯塔属于某国。负责管理灯塔的人是气象员的邻居;他们之间互有往来是合乎情理的。与其说是一种期待,更应说是一种推论。我们可以借此得知前任气象员的下落,而不是只知道这屋子的状况。不管如何,前往灯塔是适当的决定。

至今我仍记得,前往灯塔路途中,我内心忐忑不安。我想,之所以感觉不安,绝大部分是因为当时我的心境,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岛上的树林与一般常见的大不相同。一条人走出来的小径,直接将我们引至灯塔处。小径不时因苔藓伪装下的充斥着烂泥或黑色汁液的洼洞而分岔。树林后方是一片海洋,以极轻柔的节奏厮磨着我们的耳膜。

然而,糟糕的正是这一片静寂。确切地说,我们周遭完全没有声响。这里没有自然森林所散发的旋律,也没有鸟儿和大声歌咏的昆虫。树木数量颇多,涵盖的面积相当可观,树干因风吹袭

而弯曲。先前从船上向小岛望时，我还觉得这是一片浓密的树林。距离经常会蒙骗我们对人类或植物密度的观感，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树木彼此亲密地紧挨着，因此你时常无法明确判断两棵树是出自同系，还是各自拥有独立的树根。小径被几股微弱的溪流中断。小溪好像是山上融雪后流下来的水所形成的，尚不至聚集成河，只要大步纵身跃过，就可避免踏到水。

突然间，灯塔的顶端清晰地从最上方的树梢露出了。这时，小径也在树林尽头结束，我们看到了灯塔坐落的光秃花岗石基座。海洋环绕着灯塔的三面，在风浪高涨的日子，海浪势必猛力击打基座的岩壁。但是不论当初谁是设计灯塔的建筑师，他必定很认真地执行了这项工程。一层结实的表面包住基座的岩壁四周，用来抗拒海浪的冲击。灯塔上协调分布着五座中古风格的阁楼枪眼；有一个狭窄的露台，露台的栏杆已经生锈，还有一个圆锥形屋顶。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露台额外增建的部分居然有交错的棍棒及木桩，而且还磨得十分尖锐，此外竟然还有维修建筑的鹰架。但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来思索这一切。

“喂！喂！喂！”船长大声喊叫，并敲着铁制的大门。无人应答。但是船长的动作已让我们察觉，大门并未上锁。

那是一道坚固的门，铁的厚度约为一个手掌的宽度，上面打着许多铅制铆钉，好让门更稳固。门的重量和体积是如此厚重坚实，我们必须合力才能将其推开。门敞开后，一道奇妙的光线映入眼帘。从外面照进灯塔的光线，营造出一种大教堂的气氛。墙壁上仍残留着一层石灰，恍若一片纯白色彩涂抹于凹陷的墙壁上。最后是楼梯，以螺旋状紧贴着岩壁往上攀升。就我们所见，楼

下被当成一般的储藏室，有为数可观的用具和储粮。

船长咕哝着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懂。他非常镇定地开始往上爬，走上九十六级阶梯，通到铺有木质地板的楼上。推开方形的地板活门，我们走了进去。事实上，楼上是一个起居室，非常整齐温暖。一道肘形的暖炉管盘踞在近圆形房间的中央，墙壁上的门则打破了球形体的模样，或许门后是厨房吧。一道小楼梯又往上通到另一层楼，或许是灯塔机房。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貌似合理：看似无条理却又自有规则，建筑内的秩序也依此风格建立。

物品以古怪的方式放在地板上，并倚墙排放。通常会被放在桌上或架上的东西，现在都摆在地上。每个盒子无论有无盖子，上面都放着重物。例如：有一个鞋盒放了鞋子，鞋子上面又放了一块石炭板。另一个例子，一个半米高的圆柱形油桶，里面装满了脏衣服，桶上又搁了一块木板，散放着几件衣服。不论是石炭板还是木板，都不是理想的盖子，尽管放了盖子，还是遮掩不了难闻的气味。放盖子的人，是为了盖住气味吗？说起来，屋主可能是害怕东西闻起来有禽类的味道，为了避免飘散浓重的气味，才会在储藏东西的器皿上面摆放坚固的重物好压制气味。

最后，是一张床，一件旧家具，床头由纤细的铁条制成。三条厚实的毯子里，蜷缩着一个男人。

无疑，我们把他从酣梦中惊醒了。我们走进来时，他的眼皮已睁开，但他却毫无反应，以鼯鼠般的尴尬目光看着我们。他将毯子直裹到鼻尖，看起来就像熊皮。房间干净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但他却不是那么干净。他的模样就像是欠缺自卫能力，疲惫懒散，却又凶猛残暴。床底下有个尿壶，装满了冰冷的尿液。

“早安！海岸号志员！我们来替代你的邻居，担任气象员职务。”船长直截了当地说，举起手，指着屋子的方向问：“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船长的话让我想到，从卸货的海滩那里开始，我们已经走了一公里半的路，我觉得这段距离远超过从欧洲到这座岛屿的旅程。我想船长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了。

床上伸出一只长着黑毛的手，做了一个懒散的动作，做到一半却又停住了。

这个人无动于衷的态度激怒了船长：“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我说的语言吗？你说法文？荷兰文？”

那个人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船长看。甚至连遮住脸庞的毯子也不拉下。

“看在上帝的分上吧！”船长咆哮起来，紧握拳头。“我有一趟重要的生意要跑。我只是路过这里！国际航海协会请我偏离航道，把这个人送到这里，顺便带回前任气象员。你懂吗？但是那位气象员不见人影，他不在这里。你可以告诉我们到哪儿找得到他吗？”

灯塔员轮流望着我和船长，仅此而已。

船长气得火冒三丈，满脸涨红，仍坚持说：“我是船长，如果你拒绝提供信息来保护资产和人员，我绝对有权利把你送去审判。我再说最后一次：被派来小岛的气象员在哪里？”

“很抱歉，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

令人尴尬的沉寂。我们几乎要放弃与这个人沟通了。但突然间，一口凝重的奥地利腔又让我们吃了一惊。

船长改变了口吻，变得较为平静：“好，这样好一点了。为什

么你无法回答我呢？你和气象员是否有来往？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这个人再度囚禁于沉默中。

“站起来！”船长激动地命令他。

那个人慢慢地遵从命令。他掀开毯子，露出脚。他有一副高大魁梧的身躯，仿佛一棵连根拔起的树还在学习如何移动，只呆坐在床上，盯着地板看。他不着片缕，根本不介意与我们裸裎相见。然而，船长却将视线从他裸露的躯体上移开。船长难为情，但灯塔员却不以为意。他的胸口覆盖着一层有如地毯般浓密的毛发，像野生植物般往双肩蔓延，肚脐下方的寒毛密度就像热带丛林。我看见他松弛却巨大的阳具，且为了他的寒毛几乎延伸到包皮而吃惊。

我问自己：“你的眼睛停在那儿做什么？”于是我将眼神转移到交谈对象的脸上，他的络腮胡带着古典风格，却欠缺整理。他属于从眉毛上端几厘米处就长着浓密头发的类型，毫无秃头之虞。他坐在床垫上，双手托在膝盖上。他的双眼和鼻子集中在脸庞中央，衬托出蒙古人般的颧骨。

我想他对我们质询他的问题丝毫不以为意。我不知道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自制还是在梦游？但我观察到，他的表情确实透露出内心的紧张：他像只蝙蝠一样张嘴闭嘴，而这也让我看到他不整齐的牙齿。

船长弯腰，将脸贴到离他耳朵几厘米处：“你疯了吗？你明白你的职责吗？你正在阻挠国际条款的履行！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人看了船长一眼，问：

“谁？”

“你啊！我正在跟你说话！你登记的姓名是什么？”

“巴蒂斯。巴蒂斯·卡福。”

船长逐字问话：“最后说一次，海岸号志技术员卡福先生，我命令你回答我：气象观测员在哪儿？”

那个人连看船长一眼都不看，迟疑一会儿后，他说话了：

“我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你疯了！彻彻底底疯了！”船长放弃询问，像只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般来回走动，并开始无视那个人的存在，以警察办案的神情检查四周。

当船长进入隔壁的房间时，我在床头附近看见一本书。书在地板上，书皮上有颗石头压着。我瞥了一眼。为了找话题，我说：“我也读过弗雷泽博士^①的作品，不过我对他没有什么看法。我不知道《金枝》究竟是提出了独创的见解，还是极度乏善可陈？”

“书不是我的，我没看。”

真是奇怪的逻辑！他说这话就像拥有书与读书这两件事之间有某种关联。总之，对话就此打住。我也没有成功挑起他继续交谈的欲望。他连改变一下姿势也没有，一副低落的样子。

“让他待在那里吧！”船长打断我的思绪，他在那个人身上感受不到一丝响应的意愿。“这个人甚至连职务的章程条款都没看。真让我受不了。”

我们只好返回气象员居所。走到半途，我们仍身处树林中，

^① 弗雷泽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古典学者和比较宗教学先驱。代表作为《金枝》，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古老习俗及相关信仰、观念的科学巨著。该书搜集了丰富的人类学资料，被称为人类学的百科全书。

船长拉着我的袖子，让我停下脚步。

“离这里最近的是布韦岛^①，属于挪威辖区，位于小岛西南方六百海里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后说：“你确定要留下来？我不喜欢这里。这座岛充其量是块岩石，处于最不受世俗污染的海洋中央，和巴塔哥尼亚地区^②在同一纬度。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仲裁机构指出，这个地方不具备基本的生活条件。我向你保证，没有人会因此指责你。”

我应该离开吗？一切都显示我应该离开。我想是这个问题的荒谬替我做了决定。我可不要在航行跨越半个地球后，一抵达目的地就回头返家。

“气象员的屋子状况良好，我也有足够吃上一年的粮食，没有什么能阻挠我完成工作。此外，我的前任同事说不定是碰上了某个愚蠢且致命的意外。或许是自杀，谁知道呢？但我不认为巴蒂斯应该为气象员的失踪负责。他威胁的对象不过是自己罢了。孤单搅乱了他的心志，他绝对是害怕人们把我前任的失踪归咎于他，如此也可解释他的行为。”

我对自己说的这些话感到惊讶，听起来竟如此合乎情理。我试着忽略不祥的预感。

船长以眼镜蛇般的目光看着我，身体随着重心在左右脚转移而轻微晃动，双手则放在外套后方。

我坚持他不必担心。

船长确定地对我说：“我相信你是因为绝望才来到这儿的。”

① 布韦岛(Bouvet)，南大西洋上的小岛，距离南极洲约一千六百公里。

② 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位于阿根廷和智利南部，南纬三十七度到南纬五十一度之间。

我迟疑了一下，回答：“天知道呢。”

他回应道：“一定是这样的，你因为绝望才来这里。”他张开双臂，模样就像魔术师证明自己没有作弊，也像是球员放弃比赛或受到挫折的医师的神态。他的表情透露出以下信息：我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我能做的仅此而已。

海滩的搬运工作完成，八位水手期盼听到返回船上的命令。不知为什么，他们仿佛都患了传染性的紧张症状。塞内加尔船员索朝我的背拍了一下，为我打气。他是一个秃顶的黑人，却有一把灰白的络腮胡子。他对我眨眼说：“不要理那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刚刚上船工作的水手，来自苏格兰高地，任何一棵墨西哥犹卡坦半岛的仙人掌都比他们懂得海洋的神秘与传说。他们甚至不是白种人，而是红种人。正如大家知道的，苏格兰人都很迷信，听信酒馆里的谣言。好好吃饭，努力工作；保持照镜子的习惯，以便记住自己的长相；对自己说话，以免失去使用语言的习惯；还得让大脑忙于思考简单的事物。你仔细想想，我们一生中一年的时光，和慈祥上帝的耐心相比，有什么价值？”

他们上了小艇，划桨离开，船员们带着既怜悯又惊讶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像是一群第一次看到鸵鸟的小孩般凝视着我，或像是一群平和的居民面对着刚从战场归来的伤员。

船以单桅帆船的行驶速度缓慢地远离，我目不转睛注视着，直到船成为海平面上的一个小黑点。在那个渐渐消失的小黑点上面，负载着我难以承受的莫名失落感，感觉就像有一圈铁环压缩着我的颅骨。我不知道这是源于对世俗的眷念，担心被困在岛上的恐慌，抑或只是单纯的恐惧。

我在海滩上停留了好一会儿。海湾呈半月形，左右尖端都是

火山岩，边缘锐利，还布有筛子般的孔洞；与体积相较之下，石头的重量显得轻盈。海滩的沙质与香灰相似，是压缩状的灰质。石头上的圆形小洞成为甲壳动物躲藏之处。暗礁使海浪冲到岸边时已经平缓死沉许多，一层绵细的白色浪花划分了大海与陆地的边界。回头浪将海滩上数十根树干冲涤得十分光泽圆润。还有被打落的老树根，浪涛如艺术家般严谨地工作，把老树根的外表雕刻出令人赞叹的奇特的扭曲之美。

天空蒙上一层肮脏的银色，并带着惨淡的悲伤；又像是披上一身生锈的盔甲，更显得灰暗。太阳不过像是一颗挂在半空中的柳橙，看起来很渺小，被盘旋不散的云朵遮蔽，沉重地透出光芒。由于此地纬度之故，太阳永远无法到达天际。我的描述不足为信，这只是我的所见。但是，一个人所看见的景观，往往会将内心隐藏的世界映照出来。

2

有些时候，我们必须为了未来与过去谈判。一人独自坐在孤立的岩石上，为了在尚未来临的将来与路上晦暗未知的状况之间达成妥协，也或许是和丰功伟业的往事、挫败落寞的过往奋力周旋。从这方面来看，我相信时间的累积、个人的省思和空间的距离会造就奇迹。正因如此，我来到了这座小岛。

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一个如此虚幻的上午，我决定以入世修士的心态来拆卸行李，并将物品逐一分类整理。仔细想想，我在岛上所过的日子，无疑与隐士岁月一样。我大部分的书都可以安放在前任同事留下的书架上。完全没有可猜测他行踪的线索。之后我放好面粉袋、罐头食品、腌制肉类、应付急性疼痛的胶囊、用来对抗坏血症的上千颗维他命C、尚未拆封的测量说明书、温度记录表、两个水银气压计、三个调节器，还有一应俱全的急救箱。我得提到这些科学用品，好向你描述我为何会在其中找到存放信件与申请函的22-E号皮箱。

利用我停留在此安全堪虑之地的机会，基辅大学的人请我协助一项生物实验。虽然我无法理解这座岛屿对于小型啮齿动物的繁衍来说为什么算是理想的地理位置。他们请我做的事是，

饲养一种迷你品种的，全身毛茸茸的西伯利亚兔子，它们很适合这里的气候。若是成功的话，即可为过往船只提供新鲜的肉食。他们给我相关的几本书，内容有图表指导该如何照料毛茸茸的兔子。只是我既没有带笼子来，也没有带兔子来，不管它是多毛还是无毛的品种。然而我记得每回我和船长赞美船上厨师烹调的美味炖肉时厨师发出的窃笑声。菜单上则写着：“俄国兔子佐以基辅酱汁。”

柏林地理协会则给了我十五只装有甲醛溶液的瓶子，随附的说明书写着，请我在瓶子装入“当地有趣的昆虫，必须属于海蝇之摇蚊科或是海生摇蚊，而且不畏水”。一如日耳曼民族的精确性格，书写的便条纸还加了一层防水性的丝绸保护。或许我通晓数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对他们来说仍嫌不够，说明书上一共印有八种语言，包括了芬兰文和土耳其文。除此之外，我还发现，粗黑的哥特体印刷字写着：这些装有甲醛溶液的瓶瓶罐罐一律是德国政府的财产，“若有一个或超过一个以上的容器有部分损坏或完全破裂”，我就会受到行政处罚。让我松一口气的是，最后还有一项条款：“科学范畴的研究协助工作可免于惩罚。”

可惜的是，没有任何章节告诉我，所谓的“海蝇之摇蚊科”或是“海生摇蚊”长什么样子？是蝴蝶？还是甲虫？也不知道哪一种比较能引起科学人员的研究兴趣？理由又是什么？

还有一家位于法国里昂的和航海业有关的公司，请我协助偏远地区的矿物研究。该公司的说明中附有一份很薄的分析研究指引，类似说明手册。一旦我发现含金量超过百分之六十五的黄金矿床时，他们会对“以最紧急且迅速的方式联络”的我感激不尽。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我发现这种金矿，不需他人提醒，第

一个反应就是直接冲到里昂的几家公司，请他们帮我注册登记财产拥有者。

最后，还有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以华丽的古典字体写了一封信，希望我以“圣者的谨慎和耐心”对当地原住民进行问卷调查。“若是小岛当地的班图王子们内向害羞，请不要气馁，要以典范来讲道，跪地握珠祈祷，如此一来，便能让他们有意愿继续追随信仰之道。”这位传教士对我的目的地无疑严重缺乏信息，这里根本不可能找到皇室或是班图共和国。剩下两只箱子尚未打开时，一只意料之外的信封出现在眼前——那封信。

我很想看都不看就把那封信撕碎，但是我办不到。结果几天以后，我得重新确认物品。为什么？因为那封愚蠢的信让我勃然大怒，以致忘了最后还有那两只未开启的箱子。我没有检查箱子里的内容，而不久的将来，这差点儿把我害死。

那封信来自我以前参加过的一个机构，让我恼火的是，信上完全没谈到任何重要的事。写信者企图让事实没机会曝光，用词轻描淡写，他们不想让我有怨恨的理由，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样的姿态是最可恨的。最糟糕的是，他们以坚持而精明的态度请我保持缄默。他们唯一担心的是，未来我将从事反对他们的工作；而我过去曾是和他们并肩作战的盟友。他们一直保持相同的立场，对我选择当逃兵的态度感到遗憾。如果我决定回去，他们甚至提供给我再教育的机会。

他们真的以为我的痛苦来自于个人的野心？这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份卑鄙行径的清单。

我从九千公里之外辱骂他们，是的，侮辱他们。但我不是傻瓜，即使愤怒激动，我也不会诅咒他人；我的情感仍和旧日岁月

联结在一起。我不是我所属小岛的囚犯，而是我所属记忆的囚犯。我曾因政治活动原因在那座岛屿待过；奇妙的是，当初是一封信开始了我的岛上生活，如今却又以另一封信结束过去。

* * *

比较幸运的爱尔兰孤儿会被送到布雷克托尔学校。英国把爱尔兰孤儿视为潜在的危险：暴动的肉身卡车。布雷克托尔学校的使命是把我们塑造成不伤害他人及顺从听话的无产阶级百姓，特别希望我们成为水手。这种职业会排除出身可疑的人；而被一片汪洋大海所环抱，等于成了英国舰队的囚犯，桎梏于一座漂流的监狱。

布雷克托尔学校中，天赋优异的学生可以继续升上专科学校，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成为航海运输技术员，具备中等水平，不过皇家颁发的证书上所记载的等级是：高等水平结业。我必须说，布雷克托尔学校的施教者并不蹩脚，他们教我们海洋学和气象学，还有通讯系统学。最后这一科在英国行业中是唯一占优势的科目。不管我声称自己是多么虔诚的天主教徒，我还是喜欢摩斯密码胜过拉丁文。

但英国人的傲慢自大打破了所有疆界。英国人相信，他们可以像对待狗一样对待殖民地的居民，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求这些狗忠心耿耿，吃掉他们散落的面包屑。英国人想把我们当成水手四处运载，却让整个爱尔兰如遭遇船难般陷入谷底。他们希望我们像同时代的人一样仰望苍穹，同时却掠夺了我们的时代，还有我们的土地。

我每周会从布雷克托尔去城里上两次爱尔兰语的课程。事实上，我对课程的兴趣并不大，这不过是个让我和爱尔兰共和国人民得以接触的借口，我连基本的单词也没学会。

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叫汤姆的男孩，他得了不治之症，病痛却未阻挠他成为孤儿院最开朗的孩子。

“我是全爱尔兰最爱国的肺结核患者。”他喜欢自我解嘲。

我们随身带着行李。我们总是骑脚踏车进城，像两个准备参加民俗社团集会的布雷克托尔孤儿。有时候，负责控管的士兵会把我们拦下。他们的制服跟鹅粪的颜色一样，破坏了周遭翠绿的景致。

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士官长公牛般的眼神。“站住！通行点名！你们总共有几个烂爱尔兰人？”他如此宣布，仿佛不知道怎么数到二。

“我们有两个人。”汤姆一成不变地回答。

他们翻遍我们的学生背包、爱尔兰语课的笔记本、羊毛帽子，甚至还包括鞋子及脚上的长袜。他们从未找到任何东西，却总是有人检举我们。有一天，我们到了检查控管处，我立即察觉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味。除了士兵和公牛眼的士官长以外，还有一位英国军官。他的身躯挺得比棍子还直，有一双清澈的灰色眼睛，以及隐藏在丝缎般温柔声音背后的残酷。所有英国军官都一样。

“站住！通行点名！你们总共有几个烂爱尔兰人？”士官长一如往常地询问。

“我们有两个人。”汤姆回答。

“不对。”军官说。“你们有两个人，加上两辆脚踏车。”

他们当场拆开我们的脚踏车，在我的脚踏车铁杆中找到了一封信。那只是一张爱尔兰共和国军的便条纸，内容是取消一场秘密集会的通知，然而这对英国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审判的过程就像是一场表演。法官的假发、石榴红的绒袍、桃花心木的法庭。这一切都因两个孩子而起。巴洛克风格赋予法庭权威，使其所做出的判决凌驾一切。我非常幸运，一种不公平的幸运。布雷克托尔学校的辩护律师为我们有两辆脚踏车，却只有一张纸条感到庆幸。根据这个论点，两个被军队指控的孩子理应有一个无罪。这不是辩护，而是请求。请求果然起了一些作用，打开了通往法官仁慈内心的通道。布雷克托尔那时仍是模范的建教合作学校，不希望学子遭到判决，使学校失去优势地位。

最后，法官针对我的部分，希望让我在众人之前蒙羞。他问我，我对爱尔兰的问题有什么意见？

这个问题将我推向背信弃义的行为。

“我坚信，爱尔兰与英国将因同等立场而永远结盟。”

“庭上，你看，”律师及时借题发挥，“这是布雷克托尔学校的一个优秀学生，也是未来的航海运输技术员。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因为年少轻狂而断送前途。”

汤姆则斩钉截铁地说：“庭上，我认为即使立场相同，爱尔兰也不会跟英国结盟。”

律师别无选择，只得无力地声称汤姆有病。我被判罚缴保释金，受到拘押。汤姆则被判处两年刑期，在德堡监狱服刑，他在服刑期间死于肺疾并发症。

这是最标准的文明暴虐方式，将两个人绑在一起，以火堆威胁；紧接着松开其中一位，佯装宽容大量，仿佛另一位并不存在。

我永远记得那次审判时汤姆的态度。他承认他是自行车的主人,也就是说,他有罪,即使知道牢狱的日子势必加速他的死亡。审判之后,他对我的表现非常生气。为什么?因为我呆头呆脑地应答、挑衅法官,让汤姆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可言。

“我是全爱尔兰肺结核最严重的爱国者。”他在审判的前一日这么说,修正了他平日常说的句子。他是一个慢性疾病患者;对革命事业来说,我是比较有用的人才。这的确是事实,毋庸置疑,他的身体是革命事业的先驱,因此可以牺牲。汤姆就像其他人一样,认为个人的命运如同武器:只需瞄准即可。在我们的时代,武器不过是一颗子弹。即使现在,我眺望未来,仍看见我们就像两只被蒙住眼睛的鸡,但是好的激进分子必须同时具备天真的缺陷。那一年,我们十九岁。

我离开布雷克托尔学校时尚未成年,所以他们派给我一个民事监护人。监护人通常来自穷苦家庭,担任监护人的唯一原因是为了领取行政单位给予的补贴金。他们提供给被监护的孩子住宿,直到他成年独立。幸运之神再次眷顾我,向我展开笑颜。我或许能以航海运输技术员的头衔生存,然而如果没有那名监护人,我永远无法成为融入布雷克托尔学校的男孩。

他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人:信奉方济会,熟习天文,是优秀的俄文译者,却也是拙劣的诗人。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发现了驻扎在我身上的叛逆性格。他将一切精力都细心耗在我身上,引导我,避免我有朝一日加入爱尔兰共和军。

他是为了依附英国才这么做的吗?不是,他是沉默的爱国人士,相信暴力是一种悖天逆理的行为。

直到我完成由他拟定的课程之前,他不允许我出去找工作。

他给我的作业练习中,常常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除此之外,其他的问题只能说更加古怪。在政治议题方面,经常出现类似下列标题:“借由罗马帝国的皇帝、俄国的沙皇、德国的皇帝及英国议会等政权,证明人类愚蠢的基础”,或是“举出六个理由论述:为何比利时人不值得拥有自己的国家?为何魁北克人不值得拥有自己的国家?反之,为什么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国家?^①”,“将莫诺莫塔帕帝国^②和栗子互做比较”。但他从未正面谈论爱尔兰。

并非所有的练习都以书面文字进行,大部分的实习都是各自分开的独立作业,例如有一个练习是要我独自坐在草坪上整整六分三十秒,在这段时间里,我唯一的任务是记录所有存在于这一小块矩形面积里的生命方式,而且必须小心限定在圈起来的范围内。一开始,我的目光所及仅止于草地。但渐渐地,出现了爬的、飞的和地底下的昆虫。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甚至连风也是。所有的一切都有个体宣示,笔墨难以形容。那天,我的监护人写下的文字是:“观察时间共六分三十秒。请想象第六分三十一秒后的情况,并以书面陈述。”而作文的题目是:“矩形观察范围里的偶发要素”。他从不会让我不及格,若是我没有通过,便要我重复练习。就这样没完没了地重复,若是有必要的话。那篇作文花了我三个月的时间,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书写,直到美妙

① 比利时在十八世纪时尚归荷兰王国统治。比利时通行法语,却必须接受荷兰语为官方语言。受法国七月革命影响,比利时于一八三〇年爆发独立运动,后脱离荷兰独立建国。魁北克则为加拿大东部一省,最早是法国殖民地,故区域内通行法语文化,与通行英语的加拿大联邦时有隔阂,近数十年来不时传出欲脱离加拿大独立建国之争议。魁北克与本书主人公出身之北爱尔兰,皆为近代分离主义的代表性地区。

② 莫诺莫塔帕帝国(Monomotapa),非洲中古世纪重要的帝国。

的某一天，我仅仅写下：“矩形范围内的唯一偶发要素就是矩形本身。”

之后下一个功课是矩形面积内的杂草。我必须小心翼翼地拔除杂草。我的监护人命令我把杂草从有益的植物中清除干净。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区分杂草，因此在拔除之前我得先请教他。

“这不是杂草，”他指着一些草说，“这些草的叶子可以煮，当作茶来饮用。这些草也不是，”他指着其他草叙述，“它们是野生的芦笋，不但可以食用，而且口感鲜美。这堆也不是杂草，而是会在五月时节绽放娇艳欲滴的花朵，所以怎么可能是杂草呢？”

最后只留下一棵植物，它毫无用处、毫无秘密，它有尖锐的有毒深色叶子和又硬又丑的茎。

我的监护人叹了一口气：“我同意，这是一棵糟糕透顶的植物。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连根拔起，那么其他好的植物有何意义？”

我说，没有意义。于是我们得到什么结论？所谓的杂草并不存在。我通过了测试。

其他的测验还包括：由接受测试的学生自行选择一个人，记录对方整整两天内的所有言语及谈吐的每个词语、意见、姿势、态度、隐私等等。我就像个邪恶的孩子，选择了他作为对象。他没有抗议，最后还要求我对他进行批判性的评估。我说，当我对一个人有深入的认识之后，很难当公平的裁判。他的回答是：“通过测试。”

他所教给我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生活态度：选择生命抑或选择死亡。一个人可能是煤炭工人里最卑微的一个，却选择生命；另一个人可能在他的时代，是他的国家里最有名的文学

家，却选择死亡之途，这都无所谓。我记得在我迈入成年的法定年龄三天之后，他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躺在床上和我告别，像个退休时荷包丰厚的生意人般镇定。他告诉我，病魔就如同评论家批判别人的艺术创作般，吞噬着他。

“跟我谈谈你未来的规划吧，我的朋友！”最后他说。

“你正在和死神搏斗，我怎么有心情谈这个？”我流着泪，反倒责备起他。

“那么，你要如何揣测像我这样面临死亡的人的心情？”他假装严肃地问我。

从某些观点来说，那个人对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完全无效。他要求我阅读文本与搭配的练习，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免受世界的粗暴之苦；但那些阅读与练习，只是让拥有过分纤细外表的我又添加了敏感的内在。这不是他的错，因为他，使我不再只是个从布雷克托尔学校出来的年轻人。然而，爱尔兰依旧没有改变，不在他影响所及的范围。

让一个最聪慧的人在黑夜中指出太阳，有何意义？他的教育方式与真正的目的背道而驰，于是我以炽烈的情热拥抱汤姆当初遗留下来的共和军革命事业。

共和军中，多的是拥有武力的人，却缺乏智者。尽管我很年轻，却拥有学历以及奇特的人文素养。领导阶层希望我在投入革命事业之前，先从事运输工作。我总是深信，最戏剧性的命运永远得由讽刺来书写，来记录。布雷克托尔学校的航海运输技术员，以高等水平结业，现在却成为破坏颠覆的运输人才，当然，我是一点也不平庸的运输人才。

我很快就进入了地下组织的世界。往后几年，英国当局提供

奖金，悬赏任何可以逮捕我的线索。他们刚开始开出的价钱是十英镑，之后是十五英镑，后来是整整三十五英镑十五先令——英国人严谨的计算方式可真矫揉造作。最后，价格是四十五英镑。

真是可惜，我从未进入超过五十英镑价码的英国人犯俱乐部。我想我不值这个价钱，我既不是领导者，也不是军事将领，我不过是一个介于领导者及散布全国的战士之间的联络者。那时我经常处于危险的处境，有时我们在英国人抵达的前一分钟才逃离农庄，火速从谷仓的窗户逃脱；还有一个午后，当我们的身影都已消失时，他们还对我们连续射击，整夜持续追捕着我们。

古老爱尔兰的神圣祖先啊！你们在美丽的土地上雕砌了石头城墙，如今我躲藏在城中，错综复杂的道路却使我迷失，这证明了所有的战役都是过去与现在的力量在对抗。

因为我们是优秀的爱尔兰人，所以在每一次的失败之后，依然满腔热血地继续为下一次的失败投入准备工作，而正是这种白蚁般的坚持挫败了敌人的锐气。曾经，我们有过幸福的一天，那天我在都柏林散步，赫然发现我穿的不是伪装的制服，而是一般老百姓的衣服。差异与服装无关，而是不再有恐惧，英国人撤军了。

我说，我们曾经有过幸福的一天，但只有一天而已。一个令人悲痛的世界随即降临，我们的领导者以和英国人一样的专制来治理国家。改革并非在一夕之间爆发，我们虽然拒绝接受，但是改革仍然慢慢地强制推行。结论是：白金汉宫与新政府之间有何差异？新政府行使政权的标准是如此现实、专横、无人性，与任何一个英国将领一模一样。他们唯一做的事情，竟和先前他们自己所唾弃的相同：维持秩序。对他们而言，爱尔兰不是最终目标，

而是他们达到统治目的的依据。

这一切使我们面对了严重的矛盾心情：我的挚友汤姆，他的牺牲以及每一位为爱尔兰牺牲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付出生命。

我们的祖国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未来的信念。我们的爱国情操并不是相信爱尔兰的男女比英国的男女还要优秀出色，或是爱尔兰的马铃薯比英国的马铃薯美味可口，不是这样的。对于大英帝国的邪恶，我们早已用无限宽容的态度来反抗。由全球最邪恶的势力所领导的敌兵，不会变成有人性的子弹。我们的战斗良知超越了自由，因此，将英国人驱逐出爱尔兰应该是与众不同的序幕，是更和善、更公平的序幕。但与此相对地，新爱尔兰的领导者充其量只是将过去占领者的名字，由个人的名字来取代，他们只是更换了压迫的颜色，如此而已。真是令人不齿的荒唐行为——当英国人还在撤离爱尔兰之际，新政府就开始射杀自己的老同志。

怎么会这样？我自问：经历了长达数世代、数世纪与英国人对抗的岁月后，我们却利用得来自由的第一时间相互厮杀？人类那股背叛基本原则的能力躲藏在哪儿？我拒绝了新政府提供的一个小职位。当初对抗大英帝国这个至高无上政府的我，不是为了微不足道的前途而战斗，我也不允许自己加入新叛徒的名单里。内战不是革命，而是灾难；令人无法置信的是，英国撤军后的一年，爱尔兰境内的死亡人数远比英爱两方最后一战的死亡人数还多。

无论是新政府或先前的叛乱者，都没有人想要享受自由的滋味。突然之间，那些曾为他人奉献生命的人，彼此却变成了彻底的陌生人。以前是人们藏匿武器，如今是武器藏匿了人性。最

让我难以承受的是，我曾经认为彼此意气相投的人，现在却有了一段遥远的距离。我无法憎恨他们，糟糕的是，我就是无法理解他们。这种情形就像和月球人沟通，我的祖国从来就不曾属于我，现在，我是祖国的子民，却感觉自己是一个外国人。

在一个辗转失眠的夜里，我忆起汤姆。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和我所想的一样吗？他会继续反抗，还是依附新政府？翌日上午，我的结论是：汤姆已经死了。

我不会抛弃革命事业，应该说是革命事业背弃了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死去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信仰，我希望那个词语蕴含的所有意义消失殆尽。事实上，爱尔兰的历史一直是骚动的历史，卓越的骚动历史。若是爱尔兰如此明确的革命志业依然失败，想必也没有任何革命能蓬勃发展。这一切证明了，人们受制于无形的制度，而这种情形会不断上演。

从那时起，我只有一个疑问：我想留在由大量暴力引导，让所有人置身于不幸的世界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不要再面对相同的情形，也不要再到不断上演暴力的地方，所以我选择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天地。我逃避的不再是政府追捕的法令；我逃避的是某个更大的桎梏，远超过以前的桎梏。

* * *

从爱尔兰到欧洲大陆，我不清楚我要往哪儿去，只知道我从哪儿来。从法国到比利时，从比利时到荷兰，抱着永远漂泊的遥远意念，没有目标，没有目的地。从没想过，我的航海运输技术文凭此时竟会助我一臂之力。

国际航海协会的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他们替各种海外的工作项目招兵买马。我登记的名单上有一长串名字，但凭着航海运输技术员的资格，加上缺乏竞争者，使我缩短了等待的时间。

负责人事项目的是一位皮肤泛红的胖子，身上满布淡紫色的血管。他们急需一名气象员。到哪儿？一开始，那位先生顾左右而言他，极力回避这个问题。面谈进行到一半时，我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表现个人能力，负责人极力想把工作推销给我。最后，他终于以剪得过短的红润指甲指出地点给我看。我以为他指错了，因为我什么也没看到，没有任何绘制的图块，也没有任何的点。即使小到不能再小，也该有点迹象，但那是南大西洋的地图，一张他们有的最大比例的地图。我仔细看，小岛位于一个坐标的交叉点上，因此难以察觉，这座岛渺小到被隐藏在经纬线的印刷油墨交叉处。

“那里驻扎的技术人员多吗？”我问。

“你的社交生活不会太频繁的。”负责人回答。

我唯一的要求是不登记姓名。我话还没说完，他就一口答应。当他看着我在合约上签字押章时，无法掩饰笑容，他认为自己骗到了我。

3

看完信后，我的意愿殆失，一点儿也提不起精神来继续开箱整理。我像一个刚走完漫长路途的人，呆坐在木板凳上。我能做什么呢？在沮丧的心情下，实在不适合什么也不做。悲伤是无法以静止不动来解决的。于是，我选择转移注意力。我想，前往灯塔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就算无法和灯塔员和解，至少我也算做了运动，并能把往事从记忆中驱逐出境。

也许灯塔员只是一时神智失常、惶恐失措，我准备向他道歉。船长像一只傲慢自大的公鸡，未经深思熟虑就擅自闯入他的住宅，我们还把人家从睡梦中惊醒。再说，勤奋的灯塔员当然会在白天睡觉，晚上工作，让灯光得以稳定照射。我们习惯了船上人与人的接触，一种混乱的、近乎猥亵的接触，人家却没有。他身处在一个位于世界尽头的地方，可以想象他看见两个陌生人闯入家门的惊讶表情。

整座岛屿的生命力尽数展现在森林中，但我愈走进植物丛，愈会联想到隐秘、意外、恐惧和贫瘠的生命形态。举例来说，灌木丛里穿插着粗壮的树枝，它们表面上看起来是稳固的，但是一动手摘折，树枝就会像红萝卜一样断裂。冬季来临，雪将宛如锤子

击打般折断树枝。这片森林让人想到不战而降的军队。

走到一半，我被一大块大理石板吸引，石板上方是一根简单的铜管。石板放在坚硬的岩石上，覆盖了一层黑色的苔藓。这是一个好地方，对于缺乏高地的地形而言，这里形成了一个蓄水槽。一注水流在水管内不停地奔流，潺潺流进一个铁桶，水满到溢了出来，还有一个桶在一旁待命。我立刻理解，我到了灯塔储备用水的水源处。

人类视线选择凝视物品的方式是很奇妙的，我第一次和船长经过这里时，并未察觉它的存在，我们根本没发现有蓄水处，当时我们只是寻找醒目的标志。然而，现在我孤单一人，完完全全的孤单一人，一根川流水源的铜制管子便成了吸引我极大兴趣的目标。我靠近管子，看见管子的外层有不工整的字迹写下的文字，内容是：

巴蒂斯·卡福住在这里。

巴蒂斯·卡福做了这个水槽。

巴蒂斯·卡福写下这些文字。

巴蒂斯·卡福懂得保护自己。

巴蒂斯·卡福掌控海洋。

巴蒂斯·卡福拥有他想要的，而且只想要他所拥有的。

巴蒂斯·卡福就是巴蒂斯·卡福。而巴蒂斯·卡福就是巴蒂斯·卡福。

我为他感到可怜，也与两人和睦共处的希望挥手道别。那些文字揭示了一个无法复原的破碎心智。但我无事可做，所以还是

继续往灯塔走去。一抵达灯塔，我就发现门是关着的。喂！喂！我模仿船长大声嚷嚷。

没人响应，唯一进入我耳膜的，是海浪冲击岸边的浪涛声。我想到水槽那儿的文字，突然觉得，这个巴蒂斯应该是一个傲慢自大的人，因为所有的字句都由他的名字开始。也许是脆弱的性格，也许是严重的自我崇拜，反正此类的缺点总是互相交错。问题症结在于，他需要不断确认自己的存在，于是我选择较具策略性的方法，重复呐喊他的名字好几次：

“巴蒂斯！巴蒂斯！”我大声喊叫，双手合拢当作扩音器。“巴蒂斯！巴蒂斯！拜托你开门，我是气象观测员。”

没有回应。露台位于门上方约六七米的高度，我盯着露台，怀抱着他会出现的希望，然而事与愿违。不过持续的观察让我注意到其他事物，例如我看到露台的底部加了木板。上次造访时我以为是某种基本的鹰架，我错了，这些木板钉制的方式和一般鹰架不同。通常鹰架的支柱会架成三角状，抵在墙壁和露台上，但这些木板反而像极尖的木桩，布满整个露台，呈现手工制作的刺猬造型。风呼呼吹袭，我听到像是破铜烂铁互相碰撞的声响。

灯塔接近地面的部分则挂满了以粗大的钉子固定的绳索，绳上挂满了空罐子，而且成双成对。吹来的风使得罐子互相敲击，不时碰撞墙壁，产生了仿佛垂挂在母牛颈上的铃铛的音效。还有更匪夷所思的细节：石头与石头间的接缝处排满了钉子，钉尖朝外；除了钉子，还有碎玻璃，无穷无尽的碎玻璃，在阳光照射之下，闪耀出蓝与红的光芒。

再往高一点，就没有玻璃及钉子了，那样的高度一个人可以攀爬中等高度的梯子到达。墙壁的石头缝隙则由临时替代的泥

灰粘起来，和古印加帝国的城墙一样坚固，连婴儿的指甲也伸不进去。

我绕了灯塔一圈，整栋建筑都受到这种荒谬的细节保护。我回到门那里时，看到露台上的巴蒂斯·卡福，他手持着一把双管猎枪瞄准我。尽管吓了一跳，但我是不会让自己受到恐吓的。

“嗨！巴蒂斯，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我想和你谈谈。不论如何，我们都是邻居。奇妙的邻居关系，你不觉得吗？”

“如果你敢靠近一步，我就开枪。”

我的经验告诉我，当一个人想要杀死另一个人时，是不会放话威胁的。而当他威胁对方时，其实并不想杀人。

“理性一点，巴蒂斯。”我仍然坚持。“用个诚挚客气的说法……”

他没有回答，还是从露台上牢牢地瞄准我。

“你的合约到什么时候？”我试着找些话题。“你很快就会等到接替的人吗？”

“走开，否则我会杀人。”

我也一直深信，当一个人不想说话时，只能以严刑拷打来逼迫他就范，但我又不是施虐者。我耸耸肩，不疾不徐地离开。我一进入森林，立刻转身回头看，他仍在露台上，双脚张开，维持高山射击者的姿势，甚至连左眼也是闭着的。

* * *

之后就没有什么事了。我整理好了房子，奇妙的情绪涌上心头。我咬着下唇，直到流血为止，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半是沉

醉，半是清醒；半是悲伤，半是快乐。我点燃壁炉，抽起烟，把烟蒂丢到火中。

有无数诗人描写对祖国的思念，我从不知道如何欣赏诗歌的美学。我认为痛苦是在语言之前的状态，因此这方面的努力描述都是白费力气。何况我早已没有祖国了。

黑夜降临时，忧伤的愁绪被咀嚼品尝。在世界的尽头，黑夜是不会被宣告的，而是由突如其来的袭击所取代。一个令人惊吓的信息——半昏暗的住所乍现光亮，一道白色的光芒照进，随即消失，原来是灯塔的光芒。巴蒂斯开启了灯塔的灯，聚光点旋转着散布光芒，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光就从我的窗户照了进来。我无法理解为何灯光直接对准了我照射，这表示灯光的角度很低。这样不就对远方航行的船只不具引导作用了？

多么孤僻的人！我心想。我可以换个想法，例如他来这座岛屿是为了寻找孤独。然而以这样的情况来说，他安排孤独的方式着实与众不同。从我的观点来看，真正的孤独是内在的，因此我不会排斥与巧遇的邻居进行友善接触。与此相反，巴蒂斯对待他人的方式就如同对麻风病人一样。不论如何，当时我对巴蒂斯的怪异行径并不太感兴趣。

我记得我点燃了一盏煤油灯，坐到桌旁排定行程表。壁炉设在房子的一头，我和桌子则在另一头。我右手边是房子的门，还有我的床，摆设类似船舱；另一道墙边则放了柜子和皮箱，一切都很简单。一会儿之后，我听到远处传来优雅的声音，仿佛是远处一小群山羊在奔跑。一开始，我误以为是雨滴声，一种饱和且单独的水滴音响。我站起来，从最近的窗户往外看。没有下雨，一轮明月在海面上洒落了一片金色波光。月光照耀钉凿于海滩上

的木桩，木桩静止竖立的模样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男性的阳具。整个画面使我忆起一座有石头的森林。外面没有下雨，我不想看外头的景象，又坐了回去，于是看到了那个东西。

我看到了，那个东西疯狂地吸引我的目光。我如今仍记得，至少当时我是那样认为的。

门的下方有个窟窿，圆形的洞像是一个可以活动的小孔，有一只手臂伸了进来，一整只手臂！赤裸的极长手臂像羊痫风患者般挥动，仿佛在找寻里面的东西。或许是在找门把吧！这手臂感觉不像是人类的，尽管煤油灯和壁炉的火光提供不了足够的亮度，但我仍可判断出它的手肘处有三根骨头，骨头很细小，且比人类的还要尖锐；似乎连一克的脂肪都没有，纯粹是肌肉组织，包覆着鲨鱼般的肌肤；但最糟糕的是那只手掌，手指间全由一道膜连接，几乎一直连到指甲那里。

找不到门把的惊慌让它产生恐惧，同一时间，我也惊慌地大叫，从椅子上跳了下来。一听到我的尖叫，一群生物的声音做出回应。那些东西充斥在各处，它们围绕着屋子，以奇特的音调嘶吼，有点像混合了河马吼叫声和鬣狗的尖叫声。

我恐惧万分，恐惧到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我头脑一片空白，望着另一扇窗户。

虽然看不清楚它们，但我能察觉它们的样子。它们比我高出约一个手掌，也比我瘦。它们在房子四周奔跑，敏捷有如羚羊，满月的亮光显现了它们的轮廓。它们很快便发现我观察的眼神，随即从窗外我的视力范围内逃逸。有一只怪物停了下来，像蜂鸟般灵敏地摇晃脑袋，尖叫、奔跑、返回，来去重复几次，又更改方向。谁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做？一切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

生。我身后传来一声爆裂声响，另一边的窗玻璃都破掉了。

我的天啊！我的圣帕特里克^①啊！它们进到屋里了！幸好它们失控，我才能逃过一劫。窗户虽然是小小的长方形，至少容得下一个灵敏的身躯，但焦虑使得它们仓猝行事，每只怪物都想往屋内跳，形成拥挤争推的情形。灯塔的光线照亮这一幕景象，过程虽然短暂，却彻底惊悚骇人。六七只手臂像触须般挥动，手臂之后，出现的是一张张非人的两栖蛙类动物嚎吼的脸庞。它们的眼睛像鸡蛋一样大，瞳孔则像针一样细；除此之外，眼睛没有眼睑，像个无底洞，没有眉毛，没有嘴唇，只有一张大嘴巴。

我只能凭当下的直觉而非理智去反应。我从壁炉里拿起一根粗大的木柴，朝窗口走去，先大喊一声，然后打向那些在窗边摇摆的手臂，迸裂出些许火花，还有蓝色的鲜血、疼痛的哀鸣，以及一截折断的燃烧过的木柴。

最后一只手臂撤退后，我把剩下的木柴丢出去。窗户内部还有一层可以关闭的窗门，我想把内层窗关上闩紧，却出现一只手臂趁机掐住我的脖子。我被自己当下的勇气所震惊，我的反应是抓住怪物的一根手指，而非与它的手腕搏斗。我扳着它的指头，直到把指骨折断为止。

我往后退了一步，把壁炉的柴火余烬装在一个空袋中，从窗户丢出去。灰烬像一阵雨，随之而来的是怪物在我视线之外发出的一些咒骂声。之后的空当时间，我尽可能迅速关紧窗户内层的木板门。

还有三扇窗户的木板门开着，此时是一场生死攸关的竞赛。

^① 圣帕特里克(San Patricius)，爱尔兰的守护神之一。

我从一扇窗户疾奔至另一扇，关上内层木板门，并用棒棍闩上。怪物们不知为何竟明白屋内的状况，绕着屋外到下一扇窗户。我可以根据它们的声音追踪它们的路线，那是极度兴奋的声音。

我很幸运，都抢在它们之前就先跑到下一扇窗户。当我关上最后一扇木板窗时，它们的落寞形成了一道缓长震惊的叹息。同一时间，有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喉咙同时发出哀鸣。我不是很清楚数目，恐惧影响了我的计数能力。

它们还停留在屋外。我很沮丧，试着决定下一步行动。我去找武器，斧头，斧头，斧头，我指引自己的脑袋寻找斧头，却没有看到。没有时间找，我只好拿一把铁铲将就一下。现在那些怪物蜂拥而上，一起撞击窗户。内层的木板窗被震动得摇晃不已，还好闩在上面的棒子卡得很紧实。况且怪物们没有使用任何战术，既缺乏秩序也不彼此协调，纯粹只是攻击罢了。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根本无法保护自己，我只能枯等，谁知道会怎么样呢？我想起了洞里的那只手臂——还在那里。一个幻觉闪过，把我推至精神紧绷的崩溃边缘。紧绷的情绪一再累积，使我气愤到难以相信自己竟敢这么做——我要攻击那个可怕的东西！

我把铁铲当成大锤敲击怪物，再改以锋刃处攻击，企图切断它的手臂。尽管如此，它还是忍耐下来。最后，我想我切断了它的一条大静脉，因为血液喷了出来，手臂像蜥蜴一样敏捷地消失。

我听见那只怪物因半残而悲泣，它的伙伴也一起哭泣。撞击窗户的行为因而终止，周遭弥漫着一片沉寂，那是我从未听过的、最悲凉的静寂。我非常清楚它们仍在外面，它们突然聚在一块，开始发出共鸣的嚎响，喵喵的叫声，和小猫寻找母猫的叫声

一样。简短、细柔、悲伤且无依无靠的叫声。那叫声好像在对我说：出来吧！出来吧！一切都是一场误会，我们并不想伤害你。

它们才不在乎所作所为是否足以让人采信，它们只想吓唬人，让人更加恐惧。它们的嚎叫声与请求声，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它们喵喵的叫声是郁郁寡欢的，伴随着谎言，加上零星的喧嚣骚乱，不时敲着门或是闷紧的窗户。

我告诉自己，不要听信它们，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听它们！我用皮箱把门挡得更牢固，又把木柴丢进壁炉燃烧，以免它们想从壁炉管道强行侵入。我惶恐不安地盯着天花板看，上面覆盖着一层页岩打造的石板。如果它们试图有所行动，大可攻击屋顶，使天花板塌陷，便能进入屋内，但它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整个夜晚，灯塔的聚光灯连续旋转，灯光单调地从屋子的裂缝透进来，一道道又细又长的光线，以仿佛钟表的准确度来来往往。整个晚上，它们不断地攻击，一会儿是窗户，一会儿又是门，每回新的攻击发动，都让我以为即将被攻破某个通道。直到最后，只剩下一阵漫长的寂静。

灯塔的灯光熄灭了，我以谨慎再谨慎的态度打开一扇窗户。它们已经不在，地平线浮现一道橙紫色的亮光。我像只被扔在地上的袋子般跌坐着，手中还紧握着铁铲。我的心中有两三种刚滋生的陌生情绪在交战。

有那么一会儿，海面上漂浮着一颗微小的太阳，一根在漆黑夜晚的蜡烛都远比那颗在云朵间躲藏的星体更温暖，然而它终究是太阳。在南极的纬度上，夏天的夜晚是非常短暂的，这无疑是我人生中所度过时间最短的一夜，却让我觉得最漫无止境。

4

身为激进分子的岁月里，我学会了一个道理，对抗多愁善感与落寞失意的最佳策略，无疑是从客观的角度审视问题。于是此刻我告诉自己：你已经死了。现在，你人在一座寒冷且孤立的小岛上，与任何能提供援助的地点之间都有着难以想象的距离。你死了，你死了。我高声对自己复述，手中卷着一根香烟。这是你目前的情况：你死了。所以即使无法从当下的情况脱身，你也并没有失去什么。但是，一旦你成功拯救了自己，你将获得一切——你的生命。

我们不能轻视孤独思绪的力量，借着这种神奇的艺术，我抽的烟成了世上最好的烟草，从我肺部呼出来的烟雾，是注定要出征温泉关战役的士兵的宣言。我精疲力竭了吗？是的，但是疲惫已然消失，我不再承受疲惫之苦。在我身心俱疲时，在我的眼睑如铅般垂落时，我还活着。我不在乎那些让我来到这个遥远角落的理由，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我位于世界的尽头，身处于一切皆空的状态，我远离红尘的一切。在抽完那根烟之后，我也完全远离了我自己。

以客观的情况来说，我不抱着任何期盼。首先，之前我不知

道怪物存在一事。如同军中指南所揭示的，你必须以毫无预期的心态预见战争的发生。怪物们会在白昼与黑夜都前来攻击吗？攻击会一直持续吗？它们会成群结队来吗？它们攻击时依旧会骚乱吗？我凭着仅有的少量资源可以独自和这群怪物奋战多久？显而易见，我能坚持的时间势必相当短暂。

然而，巴蒂斯却存活下来了。他有我缺乏的经验，而且还拥有灯塔，天然的防御屏障。我愈打量我的房子，愈感到悲惨，迫使我做出确定的结论：没必要询问前任气象员的下落。

事已如此，我非得建立有组织的防御措施不可。如果巴蒂斯拥有一个耸立的小堡垒，那我就来完成一圈壕沟环绕房子四周，这样一来，可以避免怪物们靠近进入屋内的通道。但我的问题在于时间和精力，对于独居者而言，大面积的挖掘需要具备蛮力。另外，怪物敏捷得就像豹一样——这是我先前目睹的，所以护壕必须又宽又深，但我却疲惫不堪。自从抵达岛上，我甚至睡不到一个小时，而若是我不停工作，不断防御，会连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

我面临极简单的二选一困境：死在怪物的手里，还是死于身心俱疲的狂乱状态。你不需要是天才也能理解，两种命运其实是殊途同归。我决定最多只做两件工作，此刻我只能挖掘窗户和门口下方的壕沟，希望这足够抵挡攻势。我先挖掘了数个半圆形，将削尖的木桩凿进地面，木桩是从海滩拿来的。当我在海边不远处搬运木桩时，脑海闪过一个合乎逻辑的想法。由于它们的外形，还有附有黏膜的手，说明它们来自深海。我告诉自己，火应该是最原始的武器，而且会很有效。事实上，这是相对的原理，连一般野兽接近火炬时，都会出现抗拒的本能反应，那么在这些两栖

动物身上怎么不会有更佳的效果呢？

为了加强防备，我把木材码成一堆，也把书堆在一起。火焰燃烧纸张时，持续的时间比较短，火势却较猛烈集中。我告诉自己，或许我会得到一个爆炸性的惊喜。再见，夏多布里昂、歌德、亚里士多德、里尔克、史蒂文森、马克思、拉福格、圣西门、弥尔顿、伏尔泰、卢梭、贡戈拉、塞万提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即将遭到毒手，但仰慕不能与实际需求混为一谈，你们都将成为火炬的一部分。

自从噩梦开始以来，我第一次露出微笑。我把书本堆起来，浇上汽油，捆扎成束，以便填入火堆。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一条生命——正是我自己的生命——远比人类文明中所有哲学、文学天才的作品更有价值。

最后是门的问题。假使我在入口挖洞，凿上木桩，我势必面临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会封锁了自己出入的通道，因此我决定先做一块木板，当作架在壕沟上的桥梁。但到了这个阶段，我已经撑不下去了，这是我体能的极限。我在地面上钻好了孔，窗户下的地面也是；我也搜集木材，削成长矛似的木桩凿入地层。在第二条防御线上，我把木材和书码成堆，并预先将汽油洒上火线。

太阳西下。你大可批评我对昼夜的标准，但此时我的直觉是：黑夜已来临。出于某种强烈的直觉，我知道黑暗是屠夫的帝国。清醒！清醒！我高声告诉自己，可别睡着啊！因为水不多，我拿冰杜松子酒洒在脸上提神，可惜徒劳无功。无妨，我于是转而处理取炭火时烫伤的水泡，以及脖子上的抓伤，是那些杀人魔的爪子抓的。门口的坑洞尚未完工，但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用行李箱筑成了一道坚固的小墙。

先前我提到，上级的信几乎让我窒息，导致我后来无心开启其他箱子。此时我回头继续开箱行动，因为我担心一旦松懈下来，全身的力气会随即消失。我非常肯定的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会因揭开一块长方形木板而体验类似的喜悦。我抬起箱盖，戳破包覆的纸板，里面有两支以麦草秆掩藏的雷明顿步枪，第二只箱子里则有两千发子弹。

我跪了下来，像孩子似的嚎啕大哭。当然，那是船长送我的礼物。在旅途中，船长和我意见相左，他认为我憎恨军人及军权主义，但他说，两者都是必须存在之恶。我回答，军人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像小孩，战争为军人带来的满足和荣誉感，归纳后只有一个结论：可以让他们日后叙述战争。

黄昏时，我和船长常常聚在一起聊天。他知道若是提供我武器，我一定会拒绝。他低调秘密地行事，在最后一刻把军火箱放进我的行李堆。总之，若给我五十个像船长那样的勇士，我就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开放的国家，我会以“希望”来命名。

黑夜的帷幕降落，灯塔的灯亮起。我诅咒巴蒂斯，诅咒巴蒂斯·卡福，他的名字将与声名狼藉连结，永不分开。我不在乎他是不是疯子，我唯一在意的是，他早就知道怪物的存在，却不告知我真相。我恨他，以鄙视阳痿者的刻薄心态来憎恨他。我还有时间在窗户边挖几个圆形射击孔，让枪管伸到外面；我又在射击孔上端挖几个又长又窄的窥视孔，让我可以从内往外看，而不需打开窗户的内门。但是，什么也没发生，没有任何的异动，也没有任何可疑的嘈杂声。

面海的窗户将海岸线展现在我眼前。海洋静寂安详，海浪并非在处罚沙滩，而是在抚摸它。骤然间，一股莫名的焦躁席卷了

我。如果是该来的，那就来吧。我想看成百上千的怪物冲撞房子，我想要射击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杀掉。在惹人恼火的等待之际，做什么事都可以。我外套的每个口袋都装满了无数子弹，子弹的重量激励着我，让我充满生气。有颜色的子弹装在左边口袋，右边的口袋也有子弹，胸前的口袋也有，甚至连我口中也嚼着子弹。由于太用力抓紧步枪，我双手的静脉紧绷得宛如蓝色小河。我还在外套的腰带上挂着一把刀和一把斧头。它们会来的，肯定会来。

一开始，是几个头颅在海岸出现，就像是小小的浮标在海面漂动，如鲨鱼的鳍般前进。应该有十只、二十只，我不清楚，反正就是一窝蜂。一踏上沙滩，它们立即成为爬行动物，湿润的皮肤仿佛是在铜制艺术品上涂抹了一层油。它们爬行了几米，站了起来，成为完美的双足动物。它们行走时，躯体稍微往前倾斜，仿佛正与一股强风抗衡。我记起前一晚下雨的嘈杂声音，那些与鸭子相似的脚步，使它们只能以这种方式走路。它们的脚踏在沙滩上，分散的卵石被它们的脚压平，形成一个大坑洞，仿佛它们踩踏的是柔软的雪地。它们的喉咙发出一种阴谋的共鸣呢喃。

这些就够了。我打开窗，丢出一根燃烧的树干，在木材和书堆上点燃汽油，随即关上窗户。我从射击孔开枪，没有瞄准特定目标。那些怪物分散开来，像深渊里的蚱蜢般高跳，野蛮地哇哇大叫。火苗一开始蹿得很高，它们稍微往后退，不是跳起，就是扭动身体，发出喧哗。我也跟着喊叫。

它们蹦蹦跳跳、屈身跪地、汇聚集合、分散四处；它们企图靠近窗户，又往后退回。怪物，怪物，还是怪物，这里，那里；那里，这里。我在窗户之间奔波，我把枪管伸出去，盲目地射击，发出一

颗、两颗、三颗、四颗子弹；重新装上子弹，像野蛮人宣誓攻打罗马一样；我开枪，我装子弹，就这样重复好几个小时，或许只是短暂的几分钟，我不知道。

火势减弱了。我明白要解除不安的感受，火远比其他东西来得有效，但是火势已渐退。我根本没注意到自己不断在射击，直到一颗弹壳卡住步枪的枪栓。我疯狂地摇晃枪杆，可惜徒劳无功。另一支雷明顿步枪在哪儿？圆形的弹壳掉了出来，在我的脚边散落一地，我滑了一跤倒在地上，口袋里的子弹也滑了出来。我想捡起子弹，但是子弹和弹壳已经混在一起。我爬到装军火弹药的箱子那里，伸手进去，一把抓了几颗手榴弹，冰冷的手榴弹。投掷手榴弹需要一点时间，我确认了一下，令人惊讶的是，已经听不见怪物的叫喊声了。我像一只遭到棍棒捶打的狗，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我从窥视孔往外观看，视力所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敌人的身影。

火苗好不容易才燃烧至一个巴掌大的面积，蓝色的部分多于红色，噼啪作响着。灯塔间歇地在夜景里掠过光线，是在策划什么背信弃义的行径吗？所有的一切都不值得信任，黑夜仍在外面游荡。

远处一声爆破贯穿了层层空气。怎么了？巴蒂斯开了枪？它们转而攻击灯塔吗？我竖起耳朵倾听。风为我捎来阵阵战斗的轰然巨响，怪物们像火山爆发一般激烈咆哮，在小岛另一端嘶吼。巴蒂斯开枪射击，仿佛只对确定的目标射击，每发射一枪，那些非人类的嚎叫声量便不断上扬。

从巴蒂斯使用枪支的节制状态来看，他是一个平和的人。与其说他是处于危险深渊边缘的人，不如说他是一个经验老道的

驯兽师。他在暗地里窃笑吧？或许如此，但是我无法断言。

一阵冷风的飕飕声取代了战斗的嘈杂声。空气吹动着靠近屋子的树木的树冠，摇摆的树枝和叶子沙沙作响，没有其他的声音。我陷入困惑，战斗好像结束了，但仍不能松懈戒备，谁能保证怪物们不会回头来攻击我的屋子？但是之后没有再发生攻击。

* * *

清晨的第一道曙光仿佛撒下薄面粉般透进屋内。尽管包扎了绷带，抹了药膏，我双手的水泡还是发炎肿痛，我想应该是因为我整晚都扣着扳机。我的口中呼出烟味，胆汁涌上喉咙，唾液中带着糖烧焦的味道。我的身体状况很差，双膝软弱无力，颈部肌肉紧绷，视线失焦出现黄点。我可以为自己感到悲哀，但那些怪物才不会怜悯我。空气中仍残留着树干和书堆燃烧过的灰烬味，我决定挖掘门口底下的壕沟。这时，午前时光，一位意料之外的访客出现。

巴蒂斯一身十足西伯利亚猎人的装扮，既粗野又魁梧。他头戴一顶毛毡无舌帽，帽子连有护耳罩；身穿一件以粗线缝制的外套，还有许多搭扣。一条武装的皮带横过他的胸膛，支撑着一把猎枪及挂在背部的连串鱼叉。他虽然缓慢地前进，却十足自信，如大象般懒散地踏着沉重的步伐。

我不能说很高兴看到他，我半个身子正在壕坑内，于是搁下手中的挖掘工作。

“很讨人喜欢吧！不是吗？我指的是那些蛙脸怪。”他说话的样子几乎可以算得上亲切了，但之后的音调却骤然变得平淡，他

补充道：“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我压抑住挑衅的反应，我需要这个人，冲动只会使外交手段徒劳。

“拿去！”他递给我一只装有一包包豆子的桶子。“可以用在前线。”

他说话的方式，仿佛我是濒临死亡的人：什么都能给我，除了事实。

“我更需要这些豆子以外的东西，巴蒂斯。”我仍在挖掘壕沟。“我需要灯塔啊！巴蒂斯，灯塔啊！只要我人在灯塔外，就是死路一条。”

“今晚会下雨，”他一边说一边看着天空，“雨会扰乱那些蛙脸怪。”

“理智一点吧！”我抗议道，流露出心灵的脆弱。“我们俩各自孤军奋战有何意义？被掠夺者团团包围时，人们战斗的动机只有一个。”

“你要多少水就拿多少，水是你的，我说真的，豆子也是。我也有咖啡，咖啡？你要咖啡吗？当然，你会想要咖啡的。你需要咖啡，很多咖啡。”

“你为何排斥我？你应该评判我的目的，而不是直接否定我的存在。”

“但你之所以会出现，正是有目的不是吗？你是不会理解这里的情况的，永远不会。”

“问题是，”我说，“如果我们可以彼此理解。”

“问题是，”他说，“我比你强。”

我无法置信，大喊了一声：“杀人跟置人于死地是一样的！你

是杀人犯！”我对他做出判决。“一个杀人犯！世界各地的法庭将对你判刑，不管因有意或是过失，你迫使我置身于猛狮的围困，而你却安心地躲在灯塔里，像是古代罗马贵族观看竞技场表演。你满意了吗，巴蒂斯？”我愈来愈愤怒了。

他蹲下身子，我们因此高度接近。他十指交叉，清清嗓子，我的抗议没起任何作用。

“灯塔无法容下其他人，这是实情，我不期待你能理解，接受我说的就好。”他停顿了好一会儿，不敢以他蒙古人模样的眼睛看我。“昨天我听到枪声，我想知道我们的武装配备是否可以兼容……”

他没有把话说完，让我自己揣测他句子未完成的部分。他长时间独自一人在小岛上，子弹存量肯定有些吃紧。那无疑是卑鄙丑陋的极致，一方面，他对我的安危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却向我讨弹药来保护他自己的性命，而交换的东西仅仅是一桶豆子。

我往他脸上丢掷一铲泥土：“拿去吧！你觉得够相容吧？罪犯！”我从土坑爬上来，一脚踢翻桶子，桶子及豆子在空气中打滚飞散，这个动作比其他论证更让巴蒂斯惊愕。

“我不想和你争执！虽然你不相信，但我真不希望有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我不是杀人犯。”他做出声明，然而同一时间，他却拿取挂在背后的鱼叉。他没有明显地威胁我，但双手紧握着鱼叉，把它横在我和他之间。

滚开！滚开！我对他尖叫，我伸展双臂，和高级餐厅的侍者驱赶穷人一样。

他依然杵在原地不动，维持防御的姿势几秒钟，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滚蛋！龟儿子！滚蛋！我一边辱骂，一边向他靠近。他

徐徐后退，却没有转身。对他而言，我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介于他和取得子弹之间的障碍物。他明白无法得逞，转身带着不在乎的神情离开。

“有一天你会付出代价的！为这一切付出代价，巴蒂斯！”我诅咒他，在他尚未消失在树林中前大喊。只是，他毫不理会。

现在我确定怪物们只在晚上出来攻击，巴蒂斯随身携带武器，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得被我攻击，而不是为了防御怪物的袭击。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如此悠闲地在岛上漫步。

可惜这个推论来得太迟了。我忧心这次休息会成为自己的最后一个梦，谁可以保证我能在黄昏时刻醒来？谁可以保证我一旦屈服，不会跌入永不苏醒的沉睡之中？

我对于怪物的恐惧，一如恐惧自己身上毫无防御能力，然而一整天下来，许多虚弱的时刻征服了我。我不能说我睡着了，那只是昏沉的打瞌睡，是一种宛如遭到麻醉的困倦，而不是休息梦呓。在我眼前，在意识游走的边境，浮现了一连串交织着视觉、记忆、幻影和错觉的无意义画面。我看到阿姆斯特丹港口的一隅，也或者是都柏林的，我不知道。焦油的污渍在水面上漂浮，水流撞击在木制的闸门上，发出阵阵嘈杂声。

我看见我此刻居住的屋子，一个人神同体的魔鬼睡在我的行军床上，我伸出一只手，指尖几乎碰触到它。

我醒了过来，意识朦胧。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它们会对我怎样？它们会对我怎样？

* * *

登岛后，第三个失眠的夜。一个人可以多久不睡觉呢？一如巴蒂斯所预测的，这晚下了倾盆大雨。雷电交加，云层极低，云端有一团如爆炸物的白色云层，如湖泊般辽阔，却像未点燃的火柴般瞬息闪过光亮，雷声仿佛千百个盘子被捶打崩裂。从窥视孔可以看到海洋表面宛如沸水般翻腾搅动，黑夜的海平面上闪耀着粼粼波光，像是要进行一场海上军舰战役。闪电打穿天空，纤细、迷离的光线垂直落下。

之后，雨拉下一帘阴郁迷蒙的帷幕，外面的能见度下降至几米、几厘米。雨滴在页岩的屋顶上跳跃，檐沟汇集了雨水，如乱箭般噼啪落下。我无法看见怪物们是否到来，但突然之间，房门成了数十双愤怒的拳头敲打的鼓，声响轰隆震耳。用来加固门的衣箱倒了，我也一样跌倒了。一道邪恶的咒语让我沉沦，我臣服于它。轰隆的震动减弱了门的防御，同时也减弱了我的斗志。

全世界的恐惧都集中在那道被撼动的门上。我可以投降，也可以接受疯狂的一切，但我无法就此放弃，也无法坐以待毙，因此我无法安静地接受我的命运。我没有听到怪物的声音，只听到雨声和敲门声，一下接一下地撞击捶打着门。

我呜咽啜泣，落下泪滴；我在流泪的同时咬着拳头。我非常清楚，不可能出现能把我带离小岛的好运。门板的撞击停止，我像是正在热锅上被煮沸的月桂叶般翻腾颤抖，慢慢裂成碎片，整个人瘫痪并陷入一片迷惘，无法将眼神从门口撤离。最终奇迹出现了，却和我的期望相反。

我不需要被拯救，那是没有意义的，只需要一段很短暂的时间，我就可能是一堆腐烂的肉身了。所谓的奇迹是，我不在乎死亡。事实上，我已经死了，一旦认清这个事实，我像胚胎般蜷缩

在角落。我死了，我得停止发抖；我死了，在死前我及时认识了苦难深渊的本质。那道摇晃的门究竟是什么？难道只代表惊悚战栗的单纯想法？我仅剩一丝力气，在地上匍匐爬行，我最后的一个希望就是以指尖触摸那道门，仿佛会为我揭示某个宇宙智慧的泉源、一种普遍性的知识，只有那些在光的殿堂被接见的人才能接触到它们。

我离门只剩几厘米的距离，在门前张开手掌，宛如面对的是道透明的墙。就在这个珍贵的刹那，房门被拳头击破了，一只怪物把窥视孔撑成裂缝，它的手臂从裂缝伸进来，像一只蝎子的尾巴般潜入，抓住我的脚踝。

“不！”

转瞬之间，我从最崇高的精神跌落至最原始的兽性。不！我不想死！我用每颗牙齿咬它的手，在它手上留下齿痕，咬断它较细的骨头，撕裂连接拇指与食指的薄膜。手的主人发传出一声凄厉痛苦的叫喊，声音拉得很长，漫无止境地叫喊。然而，它还是没有把抓住我的手松开。

我使尽力气往后退，利用脚踝的力气站牢，直到出现某种反应才停止，原来由于冲力之故，我的头撞在地板上，脸庞和头发都沾满了蓝色的血迹，血液滑过下巴，也从手肘流过。我像一只酒醉的猴子难以站立，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明白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其实是我自己咬牙切齿所发出的。我的手恰好摸到一支步枪，于是像盲人一样射击，不看任何地方。子弹穿过门，开了好几个孔，奶油色的木屑四处飞溅。

怪物们发出失败猎狗群的嚎叫。门成了筛子，遍布孔洞。

它们已经走了，我还是继续射击。暴风雨亦已离去，黎明划

破天际，雨势变成徐缓的蒙蒙细雨，没有丝毫分量。尽管光线照进屋里了，我仍没察觉自己的嘴巴紧绷僵硬，还衔满东西。

我吐出一节手指头，和比巴西蝴蝶还大的一片薄膜。

那晚的最后一道闪电照亮了我的智慧。我有千百只怪物要对抗，事实上，它们不是我的敌人，就像地震不是建筑物的克星；它们只是存在于这里。

我唯一的敌人有个名字，叫做巴蒂斯，巴蒂斯·卡福。灯塔，灯塔，灯塔。

5

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射击手，甚至连过去共和军的经历都无所帮助，因为我从未使用过任何武器。此刻，从前的经历让我觉得是一种讽刺，我曾经接收、藏匿和分配数以百计的步枪，对枪支的了解却仅限于最基本的范畴。

不管如何，我决定训练自己，诚如大家所知，在有需求时，学习会变得更快速。我将雷明顿步枪的瞄准器设定在五十、七十五和一百米，再拿空的菠菜罐头瓶当靶子练习。于是，我的第一个障碍出现了，一整个上午，我练习的成绩是中上。身体的疲惫凌驾于我心志的疲倦之上，体能的耗损侵蚀了感觉能力，我试着瞄准目标，闭起一只眼睛，却看到双重影像。我的神经系统节奏加速崩溃，生命持续受到威胁，再加上失眠，各方面都受到煎熬。

与其说是加速崩溃，不如说我的生理节奏消失殆尽。我对自己的身体下命令，像是上校命令军团。吃饭、喝水、活动、不准睡觉！是的，那是对睡眠的需求和对熟睡的恐惧，我活在失眠与梦游混淆的精神地带。有时候，我叫自己做这做那：给枪装子弹吧！点根香烟吧！但子弹装不进去，因为枪膛已经满了，我却不记得自己曾经装过子弹；而把烟塞到嘴巴，才惊觉自己口中早已叼着

一根。

然而，现在我有一项任务。到目前为止，我为了坚持而坚持，完全不带希望。而此刻，我将首度主动出击。一旦下了决心，我便怀抱着些微的游击队员精神，往森林走去。

我穿着低调，选择和植物相近的颜色作为保护色，皮手套较能御寒和保护水泡。我站在距离灯塔约八十米处，任何一位射击手都会选择那个有优势的地方。在我身后的植物相当浓密，免得稀疏的枝叶暴露我的身影；眼前是一排树木，既掩护了我，又不会阻碍观望门口及阳台的最佳视野。我攀爬到一棵高大稳固的树上，有一处凹陷可让我架设步枪。我瞄准门口，如果巴蒂斯从那儿出来，将会是死路一条。

只是，一点人迹也没有，一整天下来，他都没有现身。黄昏宣告来临，因为畏惧怪物出现，我别无选择，只好先行撤退。

那天是个宁静的夜晚，真要说的话，这样算是幸运的了。怪物们没有攻击我的住家，我想有几只怪物在灯塔附近徘徊，因为我听到它们的声音，也听到巴蒂斯开了枪，仅此而已。我没有能力得到结论，也许他漂亮地惩罚了它们，子弹穿过大门，必然会伤到几只怪物，也可能只是因为今晚它们不太饿。谁知道呢？它们不具备任何思考逻辑，更别提作战策略。夜晚的最后一刻，我还能很奢侈地闭上眼睛休憩，即使只是假寐，听起来却很诱人。而当天空一照下第一道拂晓的光芒，我立刻返回白天盘踞的那棵树上。

这一次，我不需要浪费大量时间等待巴蒂斯。我暗中窥伺半小时后，他走出屋子来到露台，半裸着对世界展示他那宛如老练拳击手的躯体。他张开双手，倚在生锈的栏杆上动也不动，双眼

紧闭，下巴扬起，脸庞吸收着忧郁太阳的养分。我联想到蜡像馆里的雕像，一个完美的目标。我将枪托撑在肩上，闭起左眼，枪管的那头是他的胸膛。但我犹豫了一下，假使我失手了呢？万一只是射伤了他，会造成重伤，还是轻伤？若是他成功躲到屋内，等于功败垂成。他会关紧露台的铁板门，虽然他可能奄奄一息，撑了很长时间后才死去。我可以靠绳索和钩子攀爬上去，却无法撬开铁板门，还有露台窗户上极牢固的木板门。我告诉自己所有想象的这一切，同时告诉自己，你知道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无法杀死他。尽管情势所逼，但我不是杀人凶手。开枪射击一个人，远比瞄准一个躯体更进一步，是将一个人存活的时间全数扼杀掉。巴蒂斯在枪口瞄准点上，我可以看见他的人生经历，我想象他来到灯塔前的岁月。我违背个人意愿，正在阻止自己。我的思绪回忆年幼的巴蒂斯惊愕的模样，在他来小岛之前的遥远岁月，他年轻时代屈指可数的成功，在无法接纳他的世界里所引起的失望与挫折。他从意图培养他的人那儿得到多少打击？此刻，他被归类为不具防御能力的射击目标，他的脆弱一览无遗。为什么他会来到岛上的灯塔？他是一个残酷的人，还是残酷的枪炮手？巴蒂斯不过是一个正在晒太阳，身体半裸的人，他没有穿任何衣物来抵挡子弹。如果抢夺一个人的生命是痛苦的任务，那么杀死一个正在做日光浴的人，我觉得更令人可憎。

我从树上爬下来，对自己非常气愤，我在返家途中不断捶打脑袋自我惩罚。白痴，白痴，我对自己说，你是一个白痴！对于怪物来说，吞噬一个圣人与一个道德沦丧的人有何区别？都是肉。你人在岛上，在一座蕴藏所有卑鄙行为的岛屿上。在这里，对别人的爱是不存在的，哲学家、诗人还是慷慨的人也不存在于此

地，只有一个巴蒂斯·卡福幸存于此。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在水源处停下，自上岸以来我只喝过杜松子酒。我低头看巴蒂斯的水桶，还在那儿。在我喝水之前，我注意到了水中的倒影。

我好不容易才相信水中的倒影是我。四天的失眠及战斗让我面无人色，胡子浓密，脸色苍白，有一种死人般的苍白色调；眼神，特别是眼神，简直是无可救药的疯子才有。蓝色的瞳孔布满了深红的血丝，眼睑及眼睛周围出现几层深紫色的肤色。寒冷及恐惧导致我的双唇干裂，脖子上缠绕的绷带像围巾一样粗厚，上面出现血液凝固的痂，凝血半湿润半带脓水，我的身体已经失去了痊愈的功能。

再看我的指甲也断裂了，头发则被一层像是沥青一样的东西覆盖住。我抓起耳际的一撮头发，大惊失色地发现头发变成了泛白的灰色。我把头泡到水桶中，像一只轻率的苍蝇漂浮在桶内。但这样是不够的，我全身肮脏透顶。我将步枪、弹药还有刀械扔在一旁，把外套、毛衣、衬衫、靴子、袜子和长裤都脱掉，全身赤裸，仿佛流行疾病感染了保护我身体的每一件衣服。然后我爬上墙壁，水源就从那里流出来。

爬到墙上，夜里下的雨已聚集成水塘，水只淹到我的膝盖。我卧倒。寒冷有一种祥和美好的影响力，令我珍惜，因为它唤醒我的感觉，使我思绪清晰，重新获得活力。很自然地，我想着巴蒂斯。水源这儿可以成为一个好陷阱，早晚他都得来取水，在此埋伏即可。他没有防卫，没有准备，我只要用枪指着他，就可以活捉他，不需要行凶杀人。我可能征服他，把他当成罪犯，用铁链绑住他，关在灯塔里。当海平面出现第一艘经过的船只，我就一开一

关灯塔的灯，以摩斯电码的形式通知船只。他们会用刑法将巴蒂斯判罪？还是把他终身监禁在疯人院？这都是次要的了。

云层里渗透出一道道微弱但真实的光芒，天空献给我歌剧般流泻的灯光，水塘的边缘沾着一层苔藓，触感柔和，令人愉快。我并不急着从水塘起身，我的身体习惯了水的温度，我的身体漂浮着，凝视着穹苍。这是我上岸以来首次把时间留给自己。

我还沉浸在这种状况里，却听到了逐渐靠近的脚步声。为了不被发现，我将全身浸泡于水中，只露出头。从我所处的角度根本看不到来者，但不需太多想象，就可知对方是巴蒂斯。他选择了如此美好的时光前来水源，破铜烂铁相互碰撞的声音表示他带着空水桶。

我真倒霉。该怎么办呢？他发现我脱下的衣服只是早晚的问题，更惨的是，步枪也在一旁。我无法预料他的反应，说不定他只是查看水源，不采取任何举动，然而疯子的感觉都是很灵敏的，我相信他可凭直觉嗅到我的存在。此刻的我毫无防备，这个念头在瞬间闪过脑海。事实上，我没有太多选择，如果奇迹出现，巴蒂斯没注意到我脱下的衣服而直接离开，几天后才会再来，但在这段期间，怪物们又将有无数吞噬我的机会。

我侧耳倾听，他在喷水管那儿，我听到一桶又一桶接水的声音。接水声停止，他看到丢在地上的衣服，发现有人在这里。我像豹一样跳跃起来，两人的身体扭打成一团，他被我压在下侧，我用双腿压制住他，举起拳头，却没有挥拳，因为那竟然不是巴蒂斯，而是一只怪物。

我又跳了起来，极力躲开怪物。但我心中纳闷，因为怪物都是杀人的机器，但我与之搏斗的那只怪物身躯却轻盈且脆弱。相

互碰撞的水桶散落在地面上，破铜烂铁声此起彼落。我像猫一样谨慎地保持距离观察，出于好奇心试着阻止怪物逃走。

怪物动也不动地待在跌落处，发出几声类似小鸟受伤的可怜声音，还有一股扑鼻的鱼类腐臭味。

我在地上爬行，为了更仔细观察它，把它蒙住脸的双手扳开，那是一种试图保护自己的手势。毋庸置疑，它是怪物的一员，但它的五官比较温柔，让人难以描述。圆形的脸庞，没有头发，眉毛的线条仿佛是书法家精心描绘的，还有蓝色的眼睛。

我的天啊，多么美丽的眼睛！多么迷人的蓝色！有如非洲天空般湛蓝；不，比那更清澄、更纯洁、更强烈、更灿烂。细致挺拔的小巧鼻子，配上朝天的鼻孔。耳朵比我们的还要小，呈鱼尾的形状；每一只耳朵由四根椎骨构成。颧骨一点也不突出，脖子细长，它的整个身体由一层灰绿色调的皮肤所覆盖。

我以指尖触摸它，仍然不可置信。它的皮肤像死人一样冰冷，触感和蛇相同。我抓起它的手。它的手和其他怪物不同，薄膜比较短，没有连结到指关节。它恐慌地尖叫，此举成了我无情揍它的导火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它尖叫、呻吟。

它穿着一件简单的毛衣，还直接充当成裙子。我抓起它的左脚踝，把它像一个新生儿般往上提，以便更清楚地观察。

她是雌的，没错。她的性器官没有任何毛发遮蔽，她绝望地踢腿。我拿起雷明顿步枪，用枪托揍她，直到特别残酷的一次重击落在她的鼠蹊处，使她痛得像毛虫般蜷起身子。她双手抱头，脸颊贴在地上呻吟。

她所穿的毛衣及所提的水桶显示巴蒂斯与这只雌性怪物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他从哪儿找到她？她对他有何价值？我很

难判断，结论是他教导她一些技能，就像人对待圣伯纳犬的方式，这可从使用水桶的举动来证明。他还不怕麻烦地帮她穿上毛衣蔽体，一件连土耳其乞丐也不愿意披上的毛衣。毛衣的接缝处满是破洞，肮脏不堪，加上她源于海中的身体，在在让人无法忍受，比英国太太替小狗穿上可笑的高级毛衣更荒谬。

然而，若是巴蒂斯在意她，意味着他看重她。解决我疑问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她当作人质，如果巴蒂斯对她有兴趣，一定会前来找她。我把她拉起来，拖着她的手肘走，把一只水桶戴在她的头上，遮蔽她的视线。她颤抖着，我拿水桶上围的一圈绳子将她的手绑在背后。我刻意留下她挣扎的痕迹，让巴蒂斯发现，然后跟随我们的脚步前来。我用枪托打了她一下，往回家的路走。

我把她安置在一把凳子上，把盖在她头上的水桶取下，坐在她面前好一会儿。她的嘴角上有蓝色的血迹，心脏跳动的频率和兔子一样，呼吸极浅。她的眼神失落，我用催眠者的手法在她面前晃动手指。她迷惘地跟随我的动作，在凳子上面小了便。我往窗外通往森林的道路看去。

巴蒂斯没有来。我很愤怒，于是给了她一巴掌，非常暴力的一巴掌。她跌倒在地。这一次她没有发出尖叫声，待在角落，缩成一团线团的模样，把头躲在捆绑的双手里。

过了中午，光线的色调改变，仍然没有巴蒂斯的消息，他一点也没有拯救这只雌性怪物的意思。

在一般状况下，怪物是令人害怕的，假使它们嗅到她，会做出什么举动？她有细致如海豚、紧实如小提琴弦的肌肤，看起来很年轻，处于可以生育的阶段。谈到繁殖，大自然自有无数手段，或许她能以人类感觉不到的方式跟伙伴联系？我准备用一颗子

弹结束她的性命。

当阳光渐渐微弱时，一发旧式大口径的火枪子弹穿破窗户。

“你这胆小鬼！”外头传来咆哮的声音。“为什么要跟我宣战？难道你应付那些蛙脸怪还不够吗？”

“那你呢？巴蒂斯？”我对着看不到的人影大声喊话。“你想要消耗掉仅剩不多的弹药在我身上？”

“小偷！无耻的混蛋！”

出现新的弹痕，子弹镶嵌在窗户外框上，飞屑像一阵雨般溅洒到我身上。我把母怪物拉到窗边：

“开枪啊，巴蒂斯！或许你会击中！”

“放了她！”

我扭了下她的手臂作为响应。她尖叫，从森林的某个角落传来几声回复，愤怒的回复。

这正是我所要的。

我讥笑地喊话：“你怎么了，巴蒂斯？你不喜欢吗？那就听听这个吧！”

我用穿着靴子的脚踢着赤脚的她，她痛苦的叫声传到森林里。

“住手！不要杀她！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我想和你谈一谈，面对面谈一谈！”

“先出来！再来谈！”

他没有斟酌就回答，答复得太快速，显得欠缺诚意。

“你失去理智了吗？还是把我当白痴耍？该行动的人是你，现在就给我出来！”

他没有回应。我最担忧的是巴蒂斯会就此离开，就这么直接

离开。为什么他不离开呢？我无法理解他为何重视这只野兽。爱尔兰的农夫会为了一只母牛杀了邻居，但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为了一只母狼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在我的手中，握有某种我无法定义的价值。

我觉得有几根树枝在动。

“巴蒂斯，出来！”我大声喊。“马上！”

为了说这些话，我早将这只宠物抓到窗边。我看到巴蒂斯的枪管从藏匿的地方出现，几道黄澄的光线在枪管上闪耀。巴蒂斯的子弹是真正的爆炸物，准头却差了一点。窗户的上缘裂开，一块木屑刺到我的眉毛。

这是肉体的疼痛，却燃起我恍若隐藏在岩底深层的怒火。我把母怪物当成地毯，以靴子踏住躺在地板上的她，如此一来，我才有手空出来操控步枪，往植物丛发射子弹。我朝胸部的高度开枪，所有的角度都不放过，巴蒂斯可能在任何地方，这么做可以逼他屈服。

我说了些话，但是他没有回答我。“你想要什么？攻击或包围这里？你要延长攻击的时间吗？”我别无选择，疯狂暴怒地从一扇窗前跑到另一扇，不知道他会从哪儿发动攻击。若是巴蒂斯成功靠近外墙，我将不再安全。我从后面的窗子看到他，他从海滩偷偷潜近房子，好出其不备偷袭我。

我开枪射击他，但是海岸的堤防保护了他。

“我会杀了你！”他边威胁我边弯下腰。“为了圣克里斯托弗^①，我会杀了你！”

① 圣克里斯托弗(St. Christopher Maityr)，公元三世纪的殉道者，被奉为旅行者的保护神。人们也求他保佑免于水灾、疫疠、暴风等灾难。

但当下的战势与他昭告的言语并不吻合。巴蒂斯死定了！当他在海滩奔跑时，行踪势必会暴露，不管是从左侧还是右侧，早晚他都得从海滩现身。到了那时候，他将是一个容易击中的目标。若他不离开海滩，对他更是不利。我确定黑夜来临时，那些怪物会很高兴发现在海滩上的他。

“你必须投降！”我说。“投降吧！否则我就杀了你们两个！”

巴蒂斯以出乎我意料的决心与速度，从右侧冒险出现。他弯腰跑出来，拉长女高音般的尖叫。我的时间只够我开枪两次，子弹落在海上，他往丛林躲去。

交战停止。他返回灯塔了？或许他想让我这么认为，不管怎样，我不认为这人具有耐心的优点。我在人质的脖子上绑了一条绳子，将绳子另一端系在床脚，然后开门，把她推到门外。我确定巴蒂斯会因这个画面感到痛苦，或许还会做出不智之举。

母怪物迟疑了一下。她跑了几米，以为自由了，直到绳子拉紧，她因自己的冲力而绊倒。笨蛋！

几分钟内都没有任何回音。我从窗户暗中窥视，看见被拴住的母怪物倒在地上惊惶失措，时而做出与被绑住的狗想回到主人身边时一模一样的动作，放弃，休息，然后又重新尝试。

突然，一颗子弹打穿了绳索。随后发生的事，只能以疯狂来解释，我们没有对彼此开枪，反而追着人质，展开狂乱的竞跑。我从家中跑出来，巴蒂斯则从森林某处出来，但是他离人质较远。我用一只手勒住了人质的脖子，另一只手则托着枪，而人质毫无反应。我的手臂无力，无法单手拿步枪当成手枪使用，射击失败。巴蒂斯飞快移动，背上始终背着鱼叉，他无法射我，因为担心会伤到了想要拯救的人质。

“投降吧！”我威胁他。“你死定了！”

他唾弃我，以之字形的方式灵巧地跑到森林里，从这里我可以验证一则古训：杀死一个懂得如何行动的人并非易事。雷明顿步枪的子弹已经用完，我因自己像个斜视的民兵无法瞄准目标而感到沮丧，返回庇护所的路上，我就以枪托惩罚人质。

* * *

黄昏像把伞笼罩大地，我带着鬼祟的心态观看森林，看着自己手中带着一支步枪，置身于一座充斥着怪物的岛屿，身边还带着一只海洋野生动物，一切都奇妙得令人无法置信。才四天前，我还在跟一位商船船长讨论爱尔兰政治，如今我只能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然而，这一切也都是真实的。

在我和世界讨论我这处境是否合理之际，黄昏已经降临，我开始担心怪物更甚于巴蒂斯，突然却出现一个强而有力的声音，将我从幻梦中猛然打醒。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对我开枪？”

“因为我曾有机会铲除你，却没有这么做。”我立即回答。“你喜欢做日光浴吗，巴蒂斯？你喜欢在清晨的时候半裸着到露台吗？我曾经瞄准你，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扣下扳机，把你的脑袋轰掉。”我以中士的气魄下令。“快现身！他妈的，出来！”

他疑惑了一下，然后走出森林。终于啊！

“把枪丢下！”我命令他。“跪下！”

他很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他跪了下来，不动声色，张开双臂，仿佛在说：我人在这里。

“现在换你出来！”他把手放在后颈要求。“跟她一起出来！跟她一起出来！”

我把母怪物当作盾牌，挡在我面前。我们接近的时候，我把她用力一推，推到巴蒂斯身上，立刻用枪指着他们。巴蒂斯检查她的态度就像是兽医面对一只受伤的母山羊。“你不知道这蓝色的液体是她的血吗？”他抗议，用肮脏的手帕擦拭她的唇和鼻子。“她受伤了！”

“你能对一个爱尔兰共和军有何期待？”我以残酷的嘲讽口气说话。

巴蒂斯左右来回看了看，然后看着我说：“很好，天色暗下来了，你想要什么？”

“你知道的。”

我坐下，把步枪斜放在膝盖上，气氛骤然变得平和。不久前，我们都想宰了对方，而现在我们交换意见。我们就像两个腓尼基人，将所有精力浪费在一场充满戏剧性却不真诚的讨价还价上。小岛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此时此刻，我应该杀了你，但是我不想那样做。”我以和解的语气展开话题。“事实上，我一点也不在意这个活见鬼的岛屿上发生的一切。我不清楚你为什么不放弃这座小岛，当我上岸的时候，你曾有机会离开，但你没有开口。如果这是你所希望的，很好，那你就留下来吧！但是我想要平安离开这里。”

我指着灯塔的方向继续说：“不管与你同行或分道扬镳，我都想进入灯塔，我想进去里面活下来。很快就会有船只经过，我们拿灯塔的灯光发布摩斯电码的信息通知他们，我就能离开这里，到比较安宁的地方。这就是我的要求。你当然可以接收我的

粮食，还有步枪。我有两支雷明顿和上千发子弹，我肯定它们会对你很有帮助。”

我看到他半张开嘴，露出难以理解的笑容，还露出蛀牙。他拿起铝制的军用小水壶喝了一口，没有顺便问我要不要喝。

“你不了解。这座小岛不在商业航海线上，不会有任何船只经过，要到气象员换班才有。得等一年的时光。”

“为什么要骗我？”我跳了起来。“明明有一座灯塔啊！灯塔就应设置在船只经过的地方。”

巴蒂斯摇头否定，丢掉香烟，开始说道：“我认为他们已经放弃这条航线好几年了，他们想把这座小岛变成布尔人^①领袖的监狱，差不多像是这样，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航海图都相当古老，他们错估了小岛的面积，这里连他们监狱的驻军都无法容纳，他们想象的面积比实际上大。”他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手势。“当测量人员来这里时，察觉这个方案不可行，在某个将军取消计划之前，当然会牵涉到预算调整的问题。灯塔原先就在营建监狱的平面图上，因此他们决定依照计划兴建灯塔，以免有人控诉他们贪污军队的资金。但等到盖好灯塔之后，他们人就走了。”他叹了一口气，嘲讽地说：“他们大可省下盖这座鸟灯塔的钱，这里从不会有公共建设的监察员前来，特别是英国人放弃灯塔管辖权，转让主权给国际之后。这意味着什么？以前这里属于军队，现在则是无人管理。”

我又重新坐下。

这一切显然都不合理。“我不相信，如果一切属实，那你在这

^① 荷兰裔南非白人，又称阿非利坎人。

里做什么呢?看守一座任何航线都不会经过的灯塔?”

巴蒂斯的情绪改变了,他曾经担心母怪物到极点,一旦重新得到她,对他是一大慰藉。他微笑起来,把军用水壶递给我,是的,现在他愿意与我分享了。那是一种又冷又酸的烈酒,但此举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饮料本身。

“我不是被派来灯塔的看守员,我是前一任的气象员。嗯,虽然我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但是协会的人通常不会对派遣到这里工作的人有太严格的要求。”他停顿了一下。“关于灯塔的故事,是带我到这里的船员解释给我听的,他是南非人,知道来龙去脉。”

他作势跟我要回军用水壶,喝了一口补充说:“嗨,伙伴,你为何来这里呢?得志者从来不会在这种地方靠岸,从来不会,诚实人与正直的人也不会。那你呢?你的妻子和铁路局的某个工程师私奔了吗?没有足够的勇气加入外国军团?被工作的船只拐骗而来?还是在赌场倾家荡产?我看我还是闭嘴吧!对我来说都一样。欢迎来到失败者的地狱,欢迎来到失落者的天堂。”他换了语气。“另外一支雷明顿步枪呢?”

我已经筋疲力尽,于是让他自己来。巴蒂斯的母怪物以迟钝的目光盯着地面看,用两根手指翻动淤泥,她连嚼都不嚼就吞下一只毛虫。巴蒂斯进入屋内,蹲在子弹箱前,就像一个海盗正在享受他的宝藏,眼前出现的第二支雷明顿步枪及子弹使他欣喜不已。“真是好枪,没错,真是好枪。”他摸着步枪的枪托说着;当他翻搅子弹时,神情就像是一个高利贷者在翻搅金币。

“帮我个忙!”他突然说。“天色渐渐暗了,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是吧?”

巴蒂斯把他的猎枪及另一支雷明顿步枪背在肩上，我们一人抬起子弹箱的一边把手。没错，小岛已经入夜，他推着他的宠物，我们三个展开疯狂的路途。

赶快！赶快！他在森林中催促我。往灯塔去！往灯塔去！并以德文重复说：“往灯塔去！往灯塔去！往灯塔去！”但是，抬着箱子的我们很难协调好步伐。有一次我还踏到树根而绊倒，子弹四散在地上。

“见鬼！你怎么了？”他一边批评我，一边大把抓起子弹。“你喝醉了吗？”子弹箱内混杂着苔藓和淤泥。我们跑得更快，夜晚即将降临。喔！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巴蒂斯呢喃地说，之后又说：“往灯塔去！”

到了距离灯塔大约二十米的地方，我们走上了一段延伸到门前的可恶碎石，准备进灯塔。

突然之间，巴蒂斯喊了一声：“开枪！开枪！”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笨蛋！在灯塔后面！”

我看见几个分散的身影，一个从左边，两个、三个、四个从右边。我漫无目标地射击。那些怪物知道枪的厉害，同时跳开撤退。巴蒂斯负责箱子，一推门，门竟然没锁，他放声大叫。

我们才刚关上门，问好，怪物们旋即以令人恐怖的愤怒敲着门。巴蒂斯往子弹箱扑去，但是我挡在他和子弹箱之间。

“怎么了？”他抗议道。“它们攻击灯塔，我需要子弹啊！”

“看我的眼睛。”

“为什么？”

“看我的眼睛。”

“你有什么企图？”

“请看着我的眼睛。”

他照办了。

我拿起他的枪，把枪口搁在胸前。“你想杀我吗？现在下手吧！我无法忍受在睡梦中死去。若是你想，就现在杀了我，你会成为杀人凶手，但至少替你省下了叛徒的罪名。”

他怒气冲天，吸了一口气，又呼了一大口，像是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回答这样不具体的侮辱。他粗鲁地把我手中的枪夺去，顶在我颅骨侧边。枪是冷的。

“你是那种想要永远活下去的人。难道那些神父没有为你念上帝的旨意？他们没有告诉你，我们必须死好几次吗？”他丢下武器。一颗子弹在眼前掉落。“我们都必须死。今天，明天，或是当上帝授意时。我们各有一把步枪，你若想死，就自己动手吧！”

我没想到他僵硬的五官竟露出笑容，尽管当下的气氛很紧急，还是容得下暂停及沉默。我们听着外头的咆哮怒吼，同时他不知以何种标准评估着我。

最后他说：“你不是想躲进灯塔吗？你现在就在这儿。要我恭喜你吗？你什么也不明了。你是那种得抓着监狱铁条才能感受自由的人。”他贪婪地说：“把子弹给我，怪物在门外叫喊。”

我让到一旁，同意他的要求。尽管身上背着他的猎枪、一支雷明顿步枪和一盒子弹，巴蒂斯仍像闪电般迅速爬上楼梯。

我看到几个空布袋，可以当作临时睡垫。怪物嘶吼着，巴蒂斯从较高处开枪。我唯一的思绪是睡吧，现在就睡吧！

睡吧！

睡吧！

睡吧！

6

当我醒来时，一股神奇的宁静席卷了世界。那一晚的某些时刻，生命攸关的身体功能又重新回到我身上，就像拉撒路^①的灵魂返回躯体，死而复生。外面的浪涛温柔地拍打着邻近的暗礁，海洋的呢喃起了治疗的效果。我平躺着，灯塔内部空间给人坚固、温馨的印象。沿着蜗壳螺旋梯上的标志小孔，流泻下不同层次的光线，在最接近我身边的光影微尘处，我看到一粒灰尘在空中轻盈飘浮，以一种既荒谬又忧郁的方式缓慢地飘浮着。

我口干舌燥，坐起身，抓起一只长颈大肚水壶，里面是冰冷的醋。无所谓，就算是滚烫的沥青，我也会照样喝下去。我一移动，就感觉到一阵阵刺痛，有如千百个针孔在全身流窜，仿佛血液已经好几年没有奔流。我继续维持坐姿，观察周遭的状况：灯塔的楼下充当仓库，装满了盒子、袋子和衣箱；我更仔细观察，到处都是我的东西。

巴蒂斯走进灯塔的大门。

“天啊！你怎么有办法在一个上午把所有东西搬完？”我以宛

^① 拉撒路 (Lazarus)，《圣经》人物，受尽穷困病苦的乞丐，死后四天因耶稣的神迹而复活。

如被麻醉后苏醒的声音说。

“你已睡了五十个小时。”他一面回答，一面把扛在肩上的面粉袋卸下。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愚蠢地说：“我肚子饿。”

“我相信。”巴蒂斯没再多说什么，我跟在他后面爬上楼梯。他既没有回头，也没有停止脚步，就开口说：“你没听见怪物吗？连一点儿声音也没听到？昨晚有几只怪物让我不高兴，最近它们远比从前急躁鲁莽许多。”接着他压低声音说话：“海洋废物，废物……”

他抬起地板上的窥视孔活板门，我们走进房间。

“坐下！”他命令我，指了一张桌子和椅子，我服从指令。他在装满酒壶的时候，目光停驻在露台上。我将双肘放在桌上托着脸，我的面前端来了一个盘子。放下盘子的那双手属于怪物，细瘦的指头之间由一层膜连接。

我的反应是从椅子上跳起来，吓得发出半声尖叫。我可以感觉心脏如雷般跳动。怪物再度回到小岛。

“你不需要尖叫。”巴蒂斯说。“只是一碗豆子汤而已……”

巴蒂斯以舌头发出一声啵响，像一个农夫吆喝着他的母骡。于是那只小动物像幽灵一样，从地板的活板门离开。直到我用完汤以前，我跟他连一句话都没有交谈。

“谢谢你这碗汤。”

“汤包是你的。”

“还是要感谢你为我准备汤。”

“是她端来的。”

既没有铁链，也没有绳索束缚住她。我问：“她不会想逃离灯

塔吗？”

“狗会离开牧人吗？”

这句话引起了沉默的气氛。

我无法克制敌意：“除了端盘子外，她还有其他才能吗？你也教她拉丁文吗？”

他严厉地看我一眼，他不想争辩，但是准备反击。

“没有。”他回答。“既没教拉丁文也没教希腊文，我就只有教她这个。”他拿雷明顿的枪托给我看。“这个远比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课程还要有价值。”

“是啊，当然。”我摸着头。一阵可怕的偏头痛阻断了我继续开口。

“如果我必须回答你的问题，她的确还会其他的技能，让她变得非常宝贵。蛙脸怪靠近的时候，她还会唱歌。”

“唱歌？”

“是的，像金丝雀一样唱歌。”他无法压抑一阵深沉、惊悚、丑恶的笑声。“我想，拥有她，成为她的主人会带来幸运。据我所知，她是这附近能找到的最佳宠物。”

我们没有继续谈话。我无法从椅子上移动。我的头脑缓慢地运作，把影像与用来定义影像的言语结合在一起，让我感到很吃力。感觉就像从山崩中幸存，一切都不协调；我望着房间、床、露台、一动也不动的巴蒂斯、小气窗，没有一样东西有精确的意义。

“或许你想知道其他东西放在哪里？”相对于我的被动状态，巴蒂斯主动说：“跟我来吧。”

我们爬上铁制的楼梯，楼梯连接着居住的房间和楼上。圆形屋顶的正下方，放置了发射灯光的大机器，一个复杂的时钟式大

齿轮，有钢铁冶铸的厚实零件。在机房大厅的中央，有一台提供两个聚光灯能源的发电机。活动式的装置安放在一个小型金属轨道上，从外面绕过机房。

巴蒂斯操作三个控制杆，整座机器开始运作，类似象鸣的呜呜声取代了静止的死沉气氛。

“如你所见到的，我调整了聚光灯的角度，这样一来，可以掠过灯塔的周围，当那些怪物接近时，我可以侦测到它们。每旋转一次，聚光灯就会往下切换角度，轮流照亮灯塔的底部和一定距离内的范围。聚光灯的光线可以覆盖整个森林，如果需要的话，光线还可以照到岛屿另一端的气象员居所。”

“我知道。”

我不清楚我的话是一种指责还是仅止于单纯的回答，但无论是哪一种，巴蒂斯都并不理会。

“我可以把光线集中在门口，一直固定不动，但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它们会闪避聚光灯，持续变换照射地点，能迫使它们移动，以避免一束束的光源。就如同所有阴暗处的野兽，它们憎恨光亮，不论是神的还是人类的光亮。”

灯塔机房所在的位置是岛屿的最高点，提供我们美妙的景致。陆地像一只袜子般伸展开来，在袜子脚跟处，是气象员小屋明显的石板屋顶。在灯塔及海岸旁，各种不同大小的暗礁沿着海岸线散布海中，像是一粒粒斑点，北边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暗礁，距离岛屿大约有一百或一百五十米。我仔细地看，看到暗礁的岸边突出一只小船的船头。

“葡萄牙人。”在我开口询问巴蒂斯之前，他已经先向我说明。“不久前有船只失事。他们来自莫桑比克属地，要前往智利南

部的一个港口。他们非法走私，才会走这条远离商船行驶的航道。那是一艘吨位很轻的船只，船员有些问题，想在布韦岛靠岸，但是船只触礁了。”他以回忆童年往事般的冷淡口吻做了结论。

“我猜，以你惯有的好意和勤奋，应该是立即飞奔前去救援，提供他们避难住所及粮食。”我带着恶毒的语气说。

“总之，我无法做些什么。”他稍做辩护。“他们的船只在夜晚失事，那时的暗礁更危险，船碰到岩石，撞到船头。你没看到吗？那块小面积的海面，那儿就是了。在日出之前船只自然会被海浪吞噬。”

“那你怎么会知道国籍、航线、是由葡萄牙人驾驶和目的地等细节呢？”

“那天上午还有一个生还者。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但他就是想办法躲在船头的机舱室，一个浮在水面上的极小隔间。可以由舷窗看到他的脸，我从岸边对他大声呼喊。一开始，我们无法相互理解，因为玻璃窗太厚了，什么都听不见，只能看到口形，于是他从机舱室出来，爬到舱面，我们谈了几分钟的话。可怜他已经疯了，彻底疯了。最后，他甚至还对我掏出左轮手枪。”巴蒂斯露出一个下流的微笑。“他把我和蛙脸怪混淆。没关系，他的枪法很差劲。之后他又回到机舱室，留在那儿等待黑夜。我可以看见他的脸，简直像是直接镶嵌在舷窗上面。可怜的白痴，若是他还保留一点常识，就会替自己保留最后一颗子弹。”

我可以对巴蒂斯提出许多指责，最糟糕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说话的语气。他以令人惊恐的冷漠谈论那些葡萄牙人的悲惨命运，话语中毫无反应，完全不带一丝情感。

我们又回到灯塔的房间，巴蒂斯告诉我灯塔的布局及防御

的策略。基本上，我们得把防守力气集中在露台上。中古风格的小窗眼被拿来当作观测点和射击的位置，灯塔三百六十度的光线可以照到这些小窗眼。他不担心怪物们从这些小窗眼爬进屋里，因为那些蛙脸怪的身躯塞不进那么狭窄的小窗眼，加上石头非常坚固，根本也无法钻孔。若要挑选某个地方强行进入，正好就是露台，这终于解释了露台上为何布满了尖锐的木桩，还有墙壁上的防御工程。

因此，灯塔只需一个灵巧的枪手就可以阻挡涌来的攻击，不论是多密集强烈或大规模蜂拥而至的攻击。

“结果，露台上的防御措施反而造成了危险。”我做了反应。“为什么我们不用你增加的铁条板窗把大窗户封起来？”

“长时间就没有用。”他说。“那些蛙脸怪拥有超乎人类的能力，它们会破坏障碍物，而小岛上没有材料可取代。关在里面，会让我成为自己防卫的俘虏，即使挖了一个射击孔，我也缺乏角度射击。唯一的策略是让它们远离。”

巴蒂斯说了这番话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他蕴含的谨慎。然后我们走到灯塔内部的最下层，有一道很结实的门，还加上了三根厚实的木棍，水平横放。要把木棍挪开的话，只需把它们移到石壁上，有几个侧边的洞口，洞口挖得很深。巴蒂斯对灯塔外部的防卫概念，是我之前就知道的。

“它们会像猴子一样攀爬，令人无法置信。”他以掩饰不住的崇拜口吻说。

“唯一能做的就是制造一张网，上面挂空罐头，可以听到它们来的声音。以米浆糊混合石头和砂石，在里面插入钉子和碎玻璃。

“绝对不要丢弃任何一根生锈的钉子或是一个空罐头。”他以商人般贪婪的口吻警告我。“在蛙脸怪的国度里，正式外币叫做玻璃，而钉子则是价值最昂贵的调味料。”

我没什么好说的。下午我回到气象员小屋。和灯塔一比，我觉得这屋子像是一个火柴盒，脆弱无助又悲惨。除了我的床垫，巴蒂斯搬走了所有东西。为了谨慎起见，我请他的宠物陪我回家——因为我不确定当我返回灯塔时，门会开着等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在意，日耳曼民族就是这个样子，方头脑，直线前进，一直要等到碰到激烈的事件才会强迫直线做九十度的转弯。至少藉由一些既成事实的力量，我的出现已经被接受了。

回到灯塔后，我把床垫放在楼下的一个角落，就睡在那儿。我把双脚贴在最接近海的墙壁。雨季的夜里，海浪跃过暗礁，拍打着建筑物，我和波涛汹涌的海只有一墙之隔。然而，灯塔是一座坚固的工程，我知道我是如此接近海浪，同时又如此被墙壁保护着，这将我带回童年被窝里的愉悦感觉，一个隔离外界惊悚恐惧的庇护处所。

我刚布置好一面墙壁，巴蒂斯就叫唤我。我从开着的地板活门探出半个身体，上面传来：“伙伴！你把门关好了吗？上来吧，蛙脸怪物来造访了。”

屋内弥漫着一股作战的气氛，巴蒂斯从一头穿梭到另一头，透过射击孔观看。一会儿的工夫，他拿了弹药、军械和照明弹。“这是我的装备，是我的。你等什么？去拿你的步枪啊！”他连看我一眼都没看就说。

这样的举动使一位敌手瞬间成为一位并肩作战的盟友。

“你确定它们今天会来攻击吗？”

“教宗住在罗马吗？”

我们盘踞在露台上，他在右，我在左，两个人都蹲着，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半。门口和栏杆之间的空间非常狭窄，甚至连三个巴掌的宽度也没有。从上方的天花板、墙壁两侧，到下面的地板，有数十根大小不一的木桩，如同独角兽的角散布各处，有几根木桩上还残留着干涸的蓝色血迹。

巴蒂斯把枪紧靠在胸前，在他身旁的地板上，有一支雷明顿步枪和三发照明弹。他也启动了灯塔的照明灯。照明灯在我们上方有如钟摆般规律转动，光线照向远方。一旦灯转回我们上方，发出的噪音便震耳欲聋，只有在转至别处时，轰隆声才会减弱。灯光横扫沙地覆盖的面积，在远一点森林的交界处晃动，但怪物们并没有出现。一阵冷风摇曳起细小的枝干，一阵风呼啸着吹袭而过，不在意它所唤醒的各种情绪。当灯光的焦点转到灯塔后面时，近乎全然的黑暗主宰起眼前的风景。

“你怎么知道它们会从这里来？海在我们背后，若它们从海中来，一定会从灯塔的背面攀爬。”我说。

“这是一座小岛，四面都环绕着海。虽然是野兽，但不代表它们蔑视门的存在，因为在门后面有新鲜的肉。”巴蒂斯察觉我的疲惫，我仍未完全恢复体力，还加上紧张。他补充说：“如果你想离开，就先离开吧。把军火给我，喝杯朗姆酒，一切随你。我独自经历过足够多的攻击，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不，我不走。”我说，随即补充：“我太害怕了。”

悬挂在墙上的罐头响起声音；是风，是风，只是风而已，他的手缓慢地抚慰我。我需要开枪来对付它们，却没有任何怪物出现。巴蒂斯像变色龙般摇头晃脑，点起一发照明弹。红色的烟火

在上空飞扬，放射出一道彩虹，然后缓慢地落下，一大片的面积被辉映成石榴红色。但还是没有看见它们。然后是第二发照明弹，这一次是绿色的。什么也没有，磷光消逝，只映照到石头和被风吹袭摇动的树木。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巴蒂斯突然用德文喃喃自语。“蛙脸怪物的数目远比从前多。”

“在哪儿？我什么也没看到。”

巴蒂斯没有回应。尽管他就在咫尺之外、我的身旁而已，但他离我好遥远。他张开潮湿的双唇，就像个白痴，仿佛在观看内在的心神，而不是守望灯塔的外部。

“我什么都没看到，巴蒂斯，我没有看到。为什么你确定它们的数量很多？”

“因为她一直在唱歌。”他以机械性的语调回答。

那只宠物哼着一首追溯遥远巴厘岛^①的歌谣，一段难以形容的旋律，一曲没有五线谱的音乐。多少人类曾经听过这首歌谣？从起初的浑沌时代，从人类是人类的时代，多少人曾经享此特权聆听过这曲音乐？而倾听这曲音乐的人是否在某些时刻都面临最后一战？那是恐惧的赞美歌谣，那是野蛮的赞美歌谣，优美的天籁，因为它是天真无瑕的邪恶，所以是非常优美的天籁。它以外科手术刀的精准度，触动了我们所有领域的情感，混合情感，更动情感，然后否定情感，情感因而做了三次巡礼。音乐摆脱了诠释者，声乐的音域自行歌咏，大自然创造了音乐来诠释最深邃的深处。

① 印度尼西亚的一座岛屿，有“神仙岛”之称。

那只宠物双脚交叉坐着，她因为出神而在这一幕场景中缺席，一如出神的巴蒂斯，也一如缺席的怪物，只有刚出生或已逝之人，才可能体会那一夜灯塔里我的孤独。

“它们在那儿。”巴蒂斯通知说。

它们改由不同地点入侵小岛，从森林现身，道路两侧走着整群的怪物。我不是用视觉发现它们，而是用直觉。我听到它们的声音，由一百个、两百个，或许是五百个喉咙汇聚成的嘈杂声音，这支没有纪律的军队慢慢靠近。我看见了阴影，听见喉咙的声音愈来愈接近。

我的天啊！那种喉咙的噪音，让人想到呕吐的声音。我们身后的那只宠物停止了吟唱赞美诗歌。一瞬间，野兽们甚至像是准备放弃灯塔，正好在灯光所及的界线停住；然而，又一瞬间，它们散发出一致的精力，奔跑跳跃，头颅的高度各自不同，它们蜂拥前进，许多怪物无可避免地被聚光灯照到。

我朝四面八方狂乱地射击，有些怪物应声倒地，有些则往后退，但是它们数量太多了，大部分还是继续往前进。或许我需要一把机关枪。我发疯似的开枪射击，直到巴蒂斯夺走我的步枪。

枪管发烫，然而他粗糙难看的皮肤却不因发烫的枪管而感到疼痛。“真是见鬼了！你在搞什么？你失去理智了吗？如果你继续如此快乐地消耗弹药，我们还剩下多少个夜晚可以坚持？我不喜欢照明弹，我开枪，你才可以开枪。”

接下来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课，怪物群聚在门口，它们无法撬开门，也无法攀爬墙壁，但是它们来的数量够多，足以临时造就一座座由身躯叠起来的塔。那是赤裸的手臂、腿和躯干所架构的一团稀糊。

它们失序、混乱地互相推挤，一个个爬到其他同伴身上，形成一座几米高的山。

巴蒂斯还克制着不动声色，冷血到令人畏惧。当爬到最高的一只怪物几乎以爪靠近前几根木桩时，巴蒂斯才拿出双管猎枪从栏杆射击。

枪击使那只怪物的脑袋开花，碎裂的头颅像弹片一样在空中飞舞，怪物掉落到地面，导致叠罗汉形成的塔摇晃颤动起来。

“就是这样做！就是这样！”巴蒂斯咆哮说。“注意你的左边！”

一座相似的塔从我这边升起，我必须推倒它们其中的一两只，使塔倒塌。它们如受伤的鬣狗一般嘶吼，往下坠落滚动着，一小群怪物带走同伴的尸体。

“不要射击逃跑的怪物，要省下子弹。”巴蒂斯告诉我。“如果给它们足够的腐肉，它们会相互吞噬的。”

事实上，他说得有道理。当一座怪物塔遭到破坏瓦解后，那些怪物只让人觉得是一个被人践踏的蚂蚁窝。它们中的五只、六只、七只或是八只占有尸体，然后离去。它们不具稳定性，很快就四处驱散，像是一群野生的鸭子发出刺耳的声音，重回它们的黑暗之处。

呱！呱！呱！巴蒂斯以轻蔑的态度模仿它们。呱！呱！呱……

“每次都一样。”他比较像在说给自己而不是给我听。“它们想把巴蒂斯·卡福的美好一切狼吞虎咽，结果却吞食自己的尸骸。废物！海洋废物……它们知道正在跟谁打交道吗？呱！呱！呱！呱！呱！呱！”

此时，巴蒂斯让我觉得他非常神通广大。对我而言，小岛上皆是骇人景象，而他却可以将双手插在腋下舞动，甚至还有能力

找到嘲讽的空间。

那晚的胜利为怪物们的攻击画下一个转折点。隔天晚上，我们只隐约看见两三只怪物，它们甚至没有往前靠近。再隔天晚上，有嘈杂的声音，数量却不多。我在灯塔的第三个夜晚，是登岛之后第一个连只怪物都没有现身的晚上，然而奇妙的是，这晚却不是最宁静的一夜，因为我们一直等到天亮才去休憩。巴蒂斯根据经验得知，怪物毫无规则可循，随时都可能前来攻击我们。这不是普鲁士的火车时刻表，他这么说。

* * *

我终于把住所安置于灯塔楼下，而黄昏一到，我就爬上楼梯，窝在露台上属于我的那块战斗位置。日夜推移，岁月流逝，生活变成一种共存的模式。这个人究竟是谁？从他身上找不到前任气象员的任何线索，就像很难在失事现场找到蛛丝马迹。

巴蒂斯像一只自私且孤僻的野猫，与其说他的离群索居是适应环境的方式，不如说是他将原有的天性发展到极致。但尽管他行事野蛮，有无法否认的粗俗缺点，却也常常流露出像是被剥夺财富的旧贵族的性格。他是粗暴的，同时也以他的方式表现忠实。他拥有灵活的智慧，虽然这样的描述听起来很奇怪，但他最精明的时刻是装填烟斗时，眼神粗蛮，却密切留意着外头的动态。

在那种时刻，他让我联想起伏尔泰笔下的人物，用想象力的纯粹力量建立障碍。巴蒂斯是一种男人的典型，总将知识局限于某种真理，就算这个真理非常基本也一样。他有将问题缩小至核

心的优点，他能简化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能直探本质。当他谈论到技术性的问题时，他的思绪平静清晰，拜他在该领域拥有别人难以超越的技巧所赐，他才能幸存下来。

而其他时候的他，又恰好相反，堕落得像个哥萨克^①逃兵，秉持一种混乱的美学。他是肌肉的哲学家，把卫生习惯抛在脑后，吃饭时像不折不扣的反刍动物。他的呼吸急促且刺耳，好几米外都听得见。然而他也有陷入幻想的时刻，沉浸在专属的神秘空间。他的每个姿势、每个蔑视都宣告着，不是他迎合世界，而是整个世界迎合他。他像是一个疯狂的古罗马大帝，一个倾听看不见的马匹疾飞、将士兵斩首的人物。

但是，面对他，我并不感到害怕，也不缺乏信任感。我很快就明白，不能从他身上期望怜悯心。不管是源于他内在的高贵本质还是小岛所留下的原始表征印记，我都注意到，他是个不会受到背叛诱惑的人。巴蒂斯面对着未来——虽然以他的情况，“未来”这个词只代表明天——他从未回顾过去的生活。

只要我人在灯塔内，就得接受彼此的共存，我的出现彻底中止了两人之间充满吝啬、敌意与威胁的状态。

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在侥幸存活的号召下，我可以为此接受所有缺点。巴蒂斯人格上的极大差异并不会对我造成困扰，我可以承受这些人格差异。但是就和婚姻一样，那些无法忍受的部分都是生活细节所引起的，例如，他完全没有幽默感。巴蒂斯只有独自一人的时候才会笑，从不和人一起笑。当我开玩笑的时候，当我为他解释易懂的笑话时，他总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

^① 哥萨克人，突厥语意为“自由的人”，历史上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地居民的总称，以英勇善战著称。

子看着我，好像他清楚自己内在的弱点，而这个弱点阻止他领会风趣的诙谐。

我想到某一天的上午，天下着蒙蒙细雨，却同时有灿烂迷人的阳光。我正在阅读弗雷泽的书，根据巴蒂斯给我的说法，那本书不是他的，而是本来就在灯塔里的，意思是说，某个建造灯塔的人忘了把书带走。

我没有很认真地阅读，昏昏沉沉地打着瞌睡，这时巴蒂斯从我前面经过。我永远不会知道，他那样做是想暗示我什么，或者只是单纯从那儿走过。他一直笑，笑个不停，说着某类笑话的结尾：“……不是鸡奸者，而是意大利人。”

一阵空洞的笑声，笑声之间自行延展。他重复说着：“不是鸡奸者，而是意大利人。”他爬上楼梯，自己笑着，一再重复那个未知故事的结尾。

第二次听到他的笑声也是有原委的。在某一次抵御攻击之后，我上床休息。天色破晓，危险也解除，我准备就寝时，一些噪音却把我从床上唤醒。

刚开始是那只宠物的呻吟声。她遭到鞭打吗？紧随着那只宠物声音的，是巴蒂斯发出的私密声音。

我无法相信耳朵所听到的，甚至觉得是自己的幻听。不，不，不是幻觉。是呻吟声，没错，但却是欢愉的呻吟声。楼上的床让房间有节奏地摇晃着。一些小木屑从天花板上脱离，掉落到我身上，仿佛灯塔内飘落雪花。很快地，我看到我的肩膀和头发布满了屑末。灯塔的环形结构建筑传散了声响，回音缭绕。令人无法置信，我的想象传递着画面，性交持续了一小时，或是两小时，在一段渐强的声响和动作之后，才猛然停止。

怎么可以和每晚包围我们的怪物同类通奸呢？巴蒂斯依循了哪一条心灵之途，才跨越文明及天性的障碍？他这样的行径远比同类相食严重，至少在绝望的情况下，同类相食还能理解，巴蒂斯的性放纵，则需要临床研究。

当然，我的谨慎与教养不允许我谈论他的性生活，然而很显然，他不说是因为懒得提，而不是因为难为情。有一天，巴蒂斯自己提起，他轻描淡写地把事情带过去，让我不太有兴趣讨论。

我的评论与临床有关：“她的骨盆不会疼痛吗？”

“什么？”

“骨盆疼痛，就是性交疼痛。”

我们一起在楼上他房间的餐桌旁用餐。他的汤匙停在嘴边，而嘴巴是张开的。他没有吃完那道食物，他笑得非常厉害，让我以为他的下颚会脱臼。他笑得肚子、胸口和脖子都很用力，笑得捶打着大腿，像是要失去平衡，笑得流出眼泪，然后停顿了一下，把眼泪擦干净，又继续笑。他一再地笑，一再地笑。他决定去擦亮一支步枪，但还是无法停止笑声，他一直笑到天色昏暗为止，因为晚上需要我们专心戒备。

后来有一天，我们两人走在路上，很偶然地聊到那只宠物，我趁机问为什么要让她穿上那件像稻草人的衣服，那件肮脏又脱线的毛衣。

答案是如此斩钉截铁：

“为了体面一点。”

这就是他。

7

一月十一日

一位日本哲学家说，只有少数人重视作战艺术，那我想巴蒂斯·卡福就是其中之一。晚上作战；白天做爱。我很难知道哪一种活动他更热衷。我在行李里发现了几个捕兽器，像极了鲨鱼下颚的残酷铁器。他很兴奋地把那几个陷阱放在远处的一个位置。

夜间出现温和的袭击，几只怪物被捕兽器夹住，他开枪打死它们——那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假如按照他的规则，我们该好好节省资源。

隔日上午，他走到捕兽器那儿。一个不愿说出的欲望，获取战利品的欲望，引导着他过去。然而那些怪物基于食肉的冲动，早已把尸体带走，甚至连捕兽器也一起拿走。

这样的结果令他很失望。

一月十三日

宫本武藏的理论在小岛上继续延展：要定义好的战士，不是以他捍卫的动机来定义，而取决于他从战斗中萃取了什么意义。

但很不幸，这句格言对灯塔没有任何效用。

一月十四日

夜晚刚开始的几个小时，天空清澄，没有一片云朵，满天星辰和流星的美妙景观使我动容落泪。纬度和星星的位置让我沉思，我离欧洲已如此遥远，星辰在天空的位置不同，我因此无法辨识。但是这里的一切都失了秩序，而我们必须接受，失序不过是我们无法辨认新规则与秩序时所出现的状况。宇宙不会受到失序影响，但我们会。

一月十六日

没事，没有任何突袭。

一月十七日

没事。

一月十八日

没事。它们在哪儿？

一月十九日到一月二十五日

南半球的夏季羞怯地缓缓消失，但过程相当壮观。今天我看到了蝴蝶，就在这里，灯塔这里。蝴蝶以飘浮的方式翩翩起舞，不在乎我们的痛苦。巴蒂斯虽然没太大兴趣，还是企图用巴掌压扁蝴蝶，这可是种罪恶，因为寒冷逐渐递增，我们可能不会再看到另一只蝴蝶，但想跟这种人谈论这些事，实在是不可能。

我们变得忧心忡忡，很难做到理性思考。夏天的夜晚很短，

现在则毫不留情地往冬季跨步前行，这也代表着我们更往黑暗迈进。袭击都是在晚上进行的；而黑暗将使每一次的防御工作渐趋延长，当夜晚持续二十小时或更久时，结果会怎么样呢？

一月二十六日

在我们的凝视下，小岛上的每样事物有缩小的倾向。巴蒂斯已经千百次走遍每片土地。我们谈论灯塔时，就好像在谈论一个省分，每个角落都有专属的名字，每棵树、每块石头也是。一根形状特别的树干，马上会被我们命名。距离的本质意义于是改变。若是有人听到我们的谈话，肯定会以为我们在聊遥远的地方，所有存在的距离都变得只有一步之遥。

时间也变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一颗垂挂的水滴，可以停留在蜘蛛网上好几世纪而不会掉落；相反地，眨眼间，一个星期已狂奔飞逝。

一月二十七日

我很难不听到灯塔特殊的听觉效果所传递的性爱呢喃。通常巴蒂斯选择黑夜的最后一个小时展开生理活动，那时候我已经从露台撤退，而且也离开了他的房间。他的活动可以持续两三个甚至四个小时。他的呻吟声规律如计速器，又像是一个穿越沙漠的口渴者，发出单调的垂死的气息，有时候我觉得他有能力维持一个切割音节的韵律好几天。

那只宠物的性高潮引人好奇，我可以用她加速的抽搐和完事的高潮想象出她的兴奋过程，每次最多持续一分半，性高潮随着如火山爆发的几声尖叫而来，好长好长的尖叫，欢愉持续了整

整二十秒，之后并没有因此停止，而是再度响起。不同的是，巴蒂斯一次又一次地侵略她，直到欢愉隐没于一阵辱骂声中。

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的饮食包括了螃蟹。在欧洲，没有人想吃螃蟹，它们的外壳很厚，壳下有很多蟹黄，却只有一点肉。然而，我们很满足，而且很高兴。有什么办法呢？刚开始——我多么天真啊——我在海岸的礁石上滑稽地跳跃，螃蟹很容易就可以躲过我，藏匿在岩缝之间。海浪冲击岩石的凹处，发出隐隐约约的声音，白色的泡沫溅湿了我。这样一来，变得比较危险，而不是好玩了。我的本意是想对灯塔的储藏室做出一点贡献，但是冰冷的海水使我的手指麻木僵硬。我已经很久没有口出恶言了。

幸运的是，巴蒂斯在这时经过，对我说：“你像一只跛脚的山羊，伙伴。”

他肩上扛着斧头，要往森林去。跟在他后面的是那只宠物，他从嘴唇发出声响来命令她。她如一条蛇般滑行过岩石，轻而易举地钓取螃蟹，并同样轻易地抓下粘在岩石上的一颗淡菜。我没想过要采集淡菜，因为我很肯定那需要凿子和槌子。但她可以只用了指甲，因此我只要打开篮子就够了。有时候在把螃蟹丢入篮子之前，她会折断螃蟹的脚，整根吞下去。

我对灯塔饮食的贡献是在森林里发现了一种可食用的菌菇，它们攀附在树皮上，就像淡菜依附在岩石上。我需要一把刀来割下菌菇，它们可能没有太多营养价值，但我还是把它们摘下。我也把一些森林植物的根部捣碎，做成富含维他命的糊状物。

因为巴蒂斯是一个缄默和沉静的人，所以下面的对话值得记录。

“你怎么知道它们不是有害的草？”他用不信任的眼神看着植物根部捣烂的糊状物与杜松子酒混合成的浆汁。

“草和人一样，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只是各有不同罢了。”我回答他，然后喝了一口。“我们是熟人，或是陌生人，只是这样而已。”

“这个世界上充满坏人，非常恶劣的坏人，只有幼稚的人才会相信人的善良。”

“人可以因为天性之故好一点或坏一点，这根本不重要，问题是一旦聚在一起，所组成的团体会是好的还是坏的？不能用性格来判断人类团体的价值。你想象一下，两个遭遇海难的人，特别是两个坏透的人，分开可能都是令人憎恨的个体，但是一旦两人选择唯一可行的解决方式，也就是合作找出最佳的生存环境，谁会在意他们各自的缺点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听我说话，他喝下混合的浆汁，然后说：“我们在奥地利也有蒸馏酒，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杜松子酒。”

我们也钓鱼。在我出现之前，巴蒂斯早已在小岛的南边海岸建立他的钓竿陈列廊。地点位于几块岩石上面，岩石的三面被海水环绕，形成一个突出的小型半岛。

与想象的恰好相反，我们的问题不是缺乏渔获，而是过剩。这个纬度的鱼笨得无可救药，也许是因为它们对鱼钩毫无经验。这些鱼又大又有力气，可以把整支钓竿拉走，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巴蒂斯在石块间坚固地插入木桩。他自行设计和制造一种强化的钓鱼线，还有类似鸡爪模样的鱼钩，上头有三个钩子。尽

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定期损失一支钓鱼竿。拉取鱼竿的隔日，我们通常能看见被潮流冲走的鱼竿，损失了这项器材，让我们有一股难以宣泄的怨气，不知道可以对谁发泄。

不管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小岛是食物的主要来源。我带来的食粮可以补充不足，让我们的饮食生活更愉悦，但是我们不能只依赖拥有的这些食粮。

一月二十九日

每日行程。黎明的曙光破晓，我就停止露台上的看守工作，卸下武装配备，衣服还穿着就直接躺在睡垫上。我的知觉像煤油灯般，只要吹一口气即可熄灭。我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自从我搬到灯塔，我不记得做过任何梦。

我通常在中午醒来，或是更晚一点，我用一个铝盘吃饭，就像囚犯所用的餐具。若是天气特别好，我就拿着盘子到外头用餐，之后回到灯塔里的浴室。对我来说，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从我定期的检查中推断，我的发色已经永远改变，至少后颈的发色已经不同。初登小岛那几天经历的恐惧，让我的头发骤然转灰，现在仍保持着灰色。接下来我穿上衣服。我最常穿的长裤虽然布料粗糙，在做笨重的工作时却十分理想。罩在T恤外面的，是一件天蓝色高领毛衣。刚到的几天，我也穿着一件及腰的卡其色外套，胸前有两个很深的口袋，我把弹药放在那里，仿佛带的是糖果。讽刺的是，一直到巴蒂斯告诉我，我才发现这件外套竟然是英军的旧上衣，有人把它丢弃在灯塔的某个角落，或许是军用仓库的东西，或许是从没有出现的驻军的寄存物。虽然外套很实用，我还是把它扔到海里，巴蒂斯认为我是疯子。

虽然经常下雨，但我一周做两次运动。因为这里没有理发师，我自己将头发剪成了中古时代的侍从模样。但是谈到刮胡子，我是毫不怠慢的。为何我如此在意双颊的胡子得剃得完美？因为卫生？就因为这个理由，我得强迫自己执行每日的纪律？我认为不是。答案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野蛮与文明之间的界线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细节，例如刮好一脸的胡子。巴蒂斯浓密的胡子让我觉得惊恐，他几乎不整理胡子，我对他说，他的胡子像是用斧头砍的。

最糟糕的是，当他到外面做日光浴时，人坐在地上，背倚着灯塔的墙壁，静止不动的模样像极了一只鳄鱼。同一时间，那只宠物敏捷地拨弄他的胡子，有一天，我才惊觉她在帮他抓虱子，还吃了下去。

整理梳洗之后，我去做分工的分内事：捡取木材。木材需要时间干燥，在烧掉之前，我们必须把木材长期放置在灯塔内。也许这是一项没用的工作，却给未来带来盼望。我的生活是：去拿钓鱼竿，躲匿在灯塔内，修补和加强木桩上的罐头，寻找生锈的钉子，打破瓶子——分配玻璃分量——让石头之间的裂缝更具防敌功能。那些未曾住过灯塔的人，永远不会理解我们对于钉子与钉子之间，或是玻璃与玻璃之间，仅仅一厘米之差的狂热。

我也制作新的木桩，数算我们所剩的弹药，分配粮食。一般来说，巴蒂斯不会争论我所提出的建议，例如：在子弹的弹壳上雕刻星星图案，使它们成为爆裂的发射物；或是在灯塔周围的沙地上钻孔，在孔中放置木桩，虽然只有一巴掌长，但是很尖锐，如此一来，会刺伤怪物的脚掌。这是古罗马扎营的方式，虽然无法阻止怪物们靠近灯塔，却让它们较难靠近，的确，这项新创举让

我们周围的怪物陷入更加忧郁悲伤的气氛。

在黄昏来临之前，我的时间都是自由的，假如自由这概念在此地有任何意义的话。

二月一日

美丽的黄昏。白昼退居后面，地平面宛如更换了一幕广阔的场景，光线被吸收、被熔铸、被搁置在黑暗里，仿佛一支巨大的画笔在黝黑的天空彩绘，突显出挥洒过的微小火花——闪亮的繁星。我在守夜时，发现一只早起的怪物暗中窥视我们，那只怪物小得很不寻常，我理应不会看见它，因为它躲得很灵巧。但刚巧它爬上的正是我当初想杀巴蒂斯时躲的那棵树。它发现了树，像一个叉着腰、爱管闲事的人一般观察着我。我坐在凳子上抽烟，把烟放在栏杆上，小心翼翼地瞄准它。

怪物没有把我的姿势和它迫在眉梢的死亡联想在一起。它仍待在树上，不解地盯着我看。它的心脏在我的准星内。我一枪射了出去，它的身体仿佛枯叶般立即掉落，一下子就消失在我的视线外。然而，在完全落地之前，它的膝盖别在树枝上，双臂左右摇晃，它已经死了，子弹穿过它的胸膛。

巴蒂斯责骂我，说平白浪费了一颗子弹。我记起捕兽器的那一段插曲。不需要对静止不动的怪物开枪吗？我们必须节省，巴蒂斯说，弹药就是性命。

是我带弹药来的，我这么回答，我爱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我们两个像小孩一样，每天晚上都在吵架。

二月二日

今天，怪物们整晚都待在黑暗处尖叫，却没有袭击我们，让人觉得很奇怪。我尝试和巴蒂斯谈论之前在欧洲的岁月，却徒劳无功。

很难跟这个男人有什么共鸣，不是因为他拒绝讲话，不是因为他隐藏什么，只是平庸和松散的对话他没有兴趣，就是这么简单。当我对他讲述个人的私事时，他就点头示意；当我问他个人的私事时，他就以单音节回答，然而他总是全神贯注于灯塔周遭黑暗里的变化。于是，我放弃跟他对话。

请想象两个睡在同一个房间的人在睡梦中交谈，这最适合描述我们两人之间对话的状况。

二月五日至二月二十日

什么事也没发生，这也意味着那只宠物也没有再唱歌——这是好事。我跟她的接触极少，她不是在和巴蒂斯交媾，就是在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也可能是她在逃避我，因为她或许还记得第一次碰面时，她被我打得像只遭棒棍狠打的狗。外出灯塔时，要是不可避免地与我碰头，她就像一只小麻雀，加快脚步与我保持距离。

有时我看着她，总有一股战栗席卷上身。从简单的观察推断，她像猿猴一样，是具有手部功能的四足动物，恒温、色盲、个性急躁、缺乏意志。然而，她的外形与人类极为相近，我得努力才能克制自己与她交谈的诱惑，除非发现她至少拥有蚊子般的智能。

她不会注视我们，不会理我们，不会瞧我们，不会听我们。

她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却在小岛这里与巴蒂斯有所接触。

二月二十二日

巴蒂斯喝醉了，这是很罕见的事。我看着他喝酒，一手握着杜松子酒瓶，另一手则握着手枪，在灯塔高起的花岗岩上，像个土著般跳起舞来。然后，他的人影消失在森林里，直到天黑前最后一刻才回来。我趁着他不在的时候，抓起那只宠物。虽然她反抗，我还是把她抓到一个角落去。她害怕极了，不知道我只是想摸摸她的头。

她的头颅形状完美。我所谓的完美，是指平坦光滑的球状体。一个美丽的圆形拱顶，没有坑坑洞洞，没有突起疙瘩。因此她可以忍受来自海洋深渊的压力吗？她头上没有意味着犯罪天性的伤口凹痕，也没有早熟天才的突起处。解剖学专家一定会非常惊讶：她的颅骨或枕骨并无特殊构造。

她的身体比斯拉夫女人小一点，比布列塔尼地区的山羊大了约百分之六。我抓住她的脸，强迫她张开嘴。她没有扁桃腺，取代的是第二个会咽，应该是用来避免水进入。她也没有嗅觉，所以无法辨识气味。相反地，她的耳朵可以接收到我听不见的声音，就像犬科动物的耳朵一样。她经常陷入陶然状态，注意力受到不知名的声音、旋律与祷告吸引。她听到什么？实在难以揣测。她的双手双足皆有薄膜，宽度和长度都比雄性怪物均匀适中。她的大拇指与食指可以用人类所不能的角度分开。我想这是怪物为了在水中得到推动力所必须做的动作。

想要她脱光衣服，我必须打她耳光，因为她会反抗。她的身躯真可说是一件令人赞叹的建筑作品。欧洲的年轻女子若是看到她的体态，一定会瘫软无力。若要站在巴黎的沙龙，她只需要

一双丝质手套。

身为气象观测员，我清楚这座小岛位于特殊的海洋区域，周遭环绕着暖流。这足以解释许多事，像是茂密的优质植物和冬季初雪的缺席——现在理应下雪——以及周围出现的怪物。

若是它们的足迹遍及所有海洋，人类文化将出现许多关于它们的历史引述，远远在传说之外的引述。我也听说过，极圈的鱼类血液中具有防冻成分。以她的情形来看，我想蓝色的血液确实证实了这个说法，不然如何解释复杂的器官在冰冷的海水里，却不需要充满油脂的表皮呢？

她象牙般坚硬的肌肉组织，受到泛着蝶螈般美丽绿色的紧实肌肤保护。让我们想象森林里的一位仙女，却有着蛇一样的皮。她的乳头是黑色的，像纽扣一样小。我在她的胸部放了一支铅笔，但是笔掉了下去。她的乳房势必会让牛顿推论地心引力时遇到反例。在此，我们不免得采用法国人的一个引述，完美的乳房必须有一只香槟酒杯能容纳的大小。

她全身的肌肉呈现出健康及活力。再见！塑身衣。如舞者般的臀围，还有平坦的小腹，非常平坦的小腹。臀部肌肉比小岛的花岗岩还要结实。脸上肌肤与其他部位的皮肤一致；可是以人类而言，双颊的肌肤质地与身体不同是很常见的。

那只宠物身上有一层细致的薄皮，毛孔少之又少，不管是腋下、颅骨还是阴部都没有毛囊的痕迹。大腿不可思议地匀称，与臀部连结的部位，更是没有雕刻家能完美重现的杰作。

谈到脸，她的脸像埃及人的轮廓。鼻子如一个孔，与球状的头颅和双眼形成对照。额头像走势温和的峭壁缓慢上升，没有任何罗马半身雕像可与之相提并论。她的脖子则让人联想到文艺

复兴时期绘画中别具风格的仕女颈项。

我把她带到一个幽暗的角落，她害怕得颤抖。白痴！这或许就像一只母牛无法理解兽医摆布它的原因。我点燃一根蜡烛，朝她的眼睛贴近，然后又挪开蜡烛。过亮的光线使她的瞳孔缩小，变成一条缝隙，就像猫科动物一样。一看到这样的现象，我无法抑制心中的震撼；她的双眸如镜子般惊奇地辉映出湛蓝，整个眼睛的形状比较偏向圆形，而不是椭圆。她的眼中闪动琥珀般的光彩，有着水银密度的眼液。

我看见自己正映在她的眼底深处，看着她，我在她眼中看着我自己。我几乎要停止动作。当一个人在怪物的眼底看见自己时，会感受到可笑，却也是强大的晕眩，让我谴责自己参与这样的经历。

很难在观察她时保持距离，而一碰她，我整个人便陷入混乱。我的手心停在她的脸颊；随即惊恐地缩手，仿佛触电一般。

我们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之一，就是把身体与温热联想在一起。我被她的体温吓了一跳，那让我想到生命已然抛弃的冰冷尸体。

二月二十五日

怪物出现了。而且数量很多。我们每日弹药的配额是六颗子弹，而今天我们已经射击了八颗。

二月二十六日

巴蒂斯和我一共使用了十九颗子弹。

二月二十七日

三十三颗。

二月二十八日

三十七颗。

三月一日至十六日

我太忙于为生存战斗，以至无暇书写日记。而可以被书写下来的，却不值得被记忆。

三月十八日

袭击稍微减少。我从森林的角度凝视着灯塔和阳台已经好一会儿了。巴蒂斯为我的举动所吸引，他一句话也没说，径自加入我的观察活动。他在我身旁，彼此的肩膀紧邻着。

某个角度唤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从怪物的观点来看灯塔，进入它们残忍脑袋的幽暗角落，知道它们是怎么看我的。

过了一会儿，巴蒂斯说：“我没有看到任何防御死角。”

然后他就离开了。

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

它们观看着我们，却没有采取攻击。一开始，这让人感到焦躁不安，然后是好奇。它们通常都是四处流窜，我们偶尔可以看见它们在树丛或是海水中走动。当灯塔的聚光灯照在身上时，它们则四处逃散。

夜晚扩展了它们的邪恶力量。现在我们只有三个小时的白昼，其余的时间都是黑夜的财产。太阳在黎明之前即与我们告别。该如何在纸张上描述这种环境所蕴含的恐惧？在一般的情况下，在这里，在这座岛屿上，或许是一个又可怕又痛苦的经验。加上怪物包围着我们，一切都超越了理解的极限。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在攻击与攻击之间的空当经常远比攻击更糟糕。身处于灯塔内，在油灯昏暗的光影之间，风、雨和海合并交错的嘈杂声音充斥身旁。我们等待新的一天到来，我们等待着；我们继续等待着。

我们无从得知，究竟是曙光先来临，还是死亡？我从未想过，竟然可以像发现时钟少了指针一般轻易地看到地狱的景象。

三月底

我发现巴蒂斯会下棋。表面上，这个发现是稀松平常之事，但这就好像他突然自许多疯狂行径之中化身成为一座拥有文明的岛屿。三局比赛。两局平手，一局胜利。我需要点明谁是胜利者吗？

四月四日

中午，我们下棋。夜幕低垂时，它们攻击我们六次，前仆后继。我发射太多子弹，步枪枪管变得发烫。因为攻击是必要之举，所以巴蒂斯并未对我的挥霍子弹有任何说辞。

四月八日

我以浪漫的方式开启棋局，好对付巴蒂斯的防卫，但是却失

手落空。下棋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使王车易位，我的攻势因此渐渐失去优势。从巴蒂斯的下棋习惯就能看出他的个性，清楚得如同加上批注，要称做巴蒂斯主义或卡福主义，都随他高兴。

怪物们在聚光灯的范围外尖声高喊，就在黑暗之处。大概就像吃腐肉的动物在争吵。之后，它们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攻击我们；但在我们射击之前，它们就四处分散。真神秘。最糟糕的是，怪物毫无逻辑，使它们变得难以预料。

四月十日至二十二日

我一直思索自己前来这座小岛的目的。我寻找虚无的宁静，却反而到了充满怪物的炼狱，什么样的新意义是我的眼睛该发现的？根据我的监护人标准，什么会是正确的诠释呢？我常常想起他。我愈是询问自己，愈是质疑自己。我只能证实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一切都被侵略：怪物，怪物，还是怪物。没有什么可看，没有什么可玩，没有什么可想。

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

肉体对抗肉体的恐怖战斗。近距离的射击使得内脏、灰色的物质和蓝色的血液洒落在露台上。它们连续两晚爬到这么高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撵走，并用斧头砍杀。

在此情况下，巴蒂斯表露出最原始野蛮的面目。当它们太靠近我们，手脚攻击到木桩的最后一道城垛时，巴蒂斯离开了他的岗位，像开战一样地嘶吼。我则在他身后一步之处发射子弹，掩护着他。

他一手拿鱼叉，一手拿斧头，以一根鱼叉戳扎怪物，再以斧

头砍断它们的肢体。他以混乱的精力伤害它们，砍断它们的手脚，杀死它们。他的肢体变成杀人的螺旋桨，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鬼，一个失意落寞的北欧海盗，一个强行登上敌船的海盗。除此之外，还能有更多的形容，真的让人惊悚。

我不喜欢把他当成敌人看待，但这些画面都相当真实。此时此刻，我正活在影像的当下，但我却自觉好像活在一个幻觉里。当阳光再度洒落于尘世之际，我严重地质疑起自己的精神状况。我们在灯塔的岁月并非难以置信，在灯塔里的岁月是最荒谬怪诞的史诗，缺乏真义。

我重新阅读我写的日记，它们已经无法再度制造席卷我的落寞沮丧了。任何叙述的艺术模式，对于我尝试以组织言语来传递灾难的过程，也会是无力空虚的回应。我们不会活着离开这里的，肯定如此。我甚至不认为我们会活到第一场雪翩翩造访的那一天。

五月二日

我直觉巴蒂斯对我有隐约感激在心头。他没有表达，也没有从嘴里冒出礼貌的只言片语，但是，他能理解我的存在对他的生存是有所贡献的。他坦言我们近来饱受攻击，已经超越了他在灯塔所经历过的。光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这群来自深海疯人院的怪物相抗衡的，甚至连他都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总有一天，它们的数量会凌驾我们的防御能力之上。

五月三、四、五日

我无法理解巴蒂斯。在威胁我们生存的危机和他的心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矛盾：愈是处于绝望困境的黑夜，翌日的白昼就愈让他快乐。一种对战斗的欢愉欣快，一种对地狱的欲望渴求。他拒绝理解灯塔之战不是王车易位的棋子游戏。输掉夜里的任何一场战役都会是我们的末日。

五月六日

今晚巴蒂斯的一颗子弹擦过我的手臂，撕裂了我的袖子。我受了轻微的擦伤。但他是为了射击一只扑向我的怪物才开枪的，我只好认命地将他的举动视为合情合理，甚至为此喝彩。

五月七、八、九、十、十一日

发生史无前例的致命攻击。有些怪物成功地爬上灯塔露台另一面的墙壁，那里的木桩不算密集，怪物便盘踞其上发动密集攻击。它们从上方攻击，但我们得轮流拿着枪管朝上和朝下射击，因为它们是从下方而来。现在，我们每晚平均得耗损五十颗子弹，怪物的数目远比任何噩梦都可怕。

之后，我与巴蒂斯发生激烈冲突。他指责我不够努力投入准备钉子和碎玻璃的防御工程，才会让它们爬上来，我狂怒地否认。尽管我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无聊，但是我工作的时间是他的两倍。我们互相辱骂叫嚣，我说他是一个既原始又粗暴的交媾者。于是，巴蒂斯减少了我使用生活用品的权利，还说我是可恶的侵入者。他从未使用过这个字眼。

我们从未在愤怒之井中如此沉沦。

五月十二日

一只怪物抓住了巴蒂斯的右脚。我赶紧开枪，却弄坏了他的靴子，也弄伤了他的一根脚趾。在治疗伤口的时候，他连一声都不哼。

只是，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8

攻击事件在我们身上产生了缓慢却有系统的腐蚀作用。我们像两位攀爬险峻高峰的登山者，缺乏呼吸的氧气，有如机械般行动。当我们交谈，就像两个平庸的演员毫无活力地背诵一篇无趣的文章。这种精疲力竭与我刚到小岛的前几日的疲惫是截然不同的，不至于让人不耐烦，却更残忍。我们两人几乎不说话。没什么话可说，仿佛两个被判罪的人正在等待死刑执行。连续好几天，从巴蒂斯嘴里唯一说出的字眼是伙伴，在他紧急需要什么的时候，或是在他通知我：“往灯塔去！夜幕低垂了。”

这是这段时期最常出现的画面。此刻我起床了，也做了一些维护灯塔安全的必要工作。当我做完工作后，因为无事可做，便往操纵聚光灯的房间去，因为这里是制高点，所以可以眺望地平线最遥远处。我怀抱着俯视海洋这一个非常辽阔的希望，期待一艘迷途的船出现。当然，船没有现身。

灯塔的天花板是个圆锥形的尖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铁制风向标。从我所处的位置无法看见风向标，却可以听到它。它以滑稽荒谬的垂死挣扎模样嘎吱嘎吱响着，根本不在乎往哪儿指示风向。

午后，我们的小岛沐浴在一片粉红且浓密的光芒里。光线区分开岛屿和海洋，勾勒出小岛微妙的大自然景致；岛屿就在这里，位于最忧伤的海洋中心。树木的树冠闪耀出微弱的光辉。我们思念炎热；但是这类的炎热应该伴随着欢乐的活动来临，而不是跟随着酷热的温度。连一只鸟都没有——我指的是在空中盘旋飞舞的鸟，它的踪影能为我捎来些许欢乐。

在南方海岸，有一丛树木亲吻着海水；树枝和落叶漂浮在海面上，形成柔和的窗帘，就像是热带区域河流的景象。这是不相称的视觉画面。若是我往那儿瞧，可以看见我在岛上第一个居所，只在不到一千米外。距离虽近，却让我觉得仿佛是一个纪元前发生的事。如今我以士兵的想法观察那栋房子。我想着它，就像想着一个被遗弃的阵地，一块无人固守的土地，就连亚历山大大帝^①的命令也无法收复它。

我人在露台上。巴蒂斯则在下面走着，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活动。虽然他能在这里找到这么多事做，但我实在很难予以称赞。这里，是指这座灯塔。尽管他消耗体力，尽管他的灵魂冻结，他还是有事可做。睡觉、做爱和战斗，其余的时间，他知道怎么以繁杂的琐碎小事来打发，例如他可以花好几个小时削尖钉子末端，像一个亚洲人般勤奋，或是在阳光下袒胸合眼晒着太阳。如果他张开嘴巴，十足像一只鳄鱼。他什么都不在乎。我们会死的，有一天我这么对他说。人都会死的，他以贝都因人^②的宿命口气

①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即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他领导马其顿统一希腊诸城邦，并征服了波斯及其他王国，势力直达印度边界，被认为是历史上重要的军事家。

② 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

回答。

有时，他坐在花岗岩上，漫无目的地观看。仅此而已。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行为显示不出任何重要的信息，他像个梦游者一样观看，试图从时间的掌握中逃脱。当他凝视前方，仿佛遗忘了一切的存在；即使我开始在各处安插木桩，显示危险即将到来时也一样。他坐在岩石上，姿态看起来像异教徒的图腾。巴蒂斯活在某种死亡里。夜幕低垂时，便响起他千篇一律的战斗号令声：

往灯塔去！

* * *

我们的死气沉沉在某一天结束了。那天很巧地，巴蒂斯爬到聚光灯所在的房间，想检查灯光的运作状态。我往葡萄牙船只的方向望过去，巴蒂斯则在检视机械设备。我为了说话而说话，问他船上载有什么。

“爆炸物。”他说。他人跪着，一边操作着聚光灯。

“你确定？”我问他，却没有很大的兴趣，完全是为了说话而发问。

“硝化甘油。走私的硝化甘油。”他以一贯的惜字如金的方式回话。

对话到此结束。晚一点之后，我再度回到爆炸物的话题。根据那位在海难存活下来的水手对他说的，船载送非法的硝化甘油——南非矿工剩下的爆炸物，几乎像礼物般半赠送给他们。他们想在智利或是阿根廷以天文数字转卖。谁知道那儿正在发生

什么革命。

在灯塔的仓库中，我看过一套装备齐全的潜水装。经过了几天，我才茅塞顿开。然而，只不过是倾听内心的疯狂念头，就让我开始窃笑。那是一个恐怖的夜晚，怪物们聚集在门口。巴蒂斯在微暗中不断射击，他无法独自应付，于是请我到下面增强门口的防御。我听命行事，从楼梯走下去，灯塔内部像一架巨大的管风琴，回荡着咆哮的巨响。我几乎要掉头就走，但还是走到门口。即使门坚固结实，门上面的铁条却已朝中间弯曲，木棒则已半裂，门每被推一下，木棒就发出嘎吱响。事实上，我无法做出什么有帮助的事，若是它们闯入，我们将会被吞噬啃食，死路一条。巴蒂斯可能会杀掉大部分的怪物；也可能它们会因懈怠而放弃。

翌日，巴蒂斯要求谈一谈，他想对我说重要的事情。我非常好奇地同意了请求，因为积极提议与此人的行事风格实不吻合。

“吃过饭后再说。”他说。

“吃过饭后再说。”我也重申一次。之后，他就销声匿迹。我猜他应该躲到了森林的某个角落。这样的巴蒂斯·卡福情绪应该很混乱，得去释放他孤僻的反应。

我开始加强灯塔周围的绳索及空罐子的结构。这时候，那只宠物走出灯塔。和巴蒂斯交欢后，她没有穿上那件恶心的毛衣，裸露着身体。她没有看见我，而径自往一道狭长的沙滩走去，那儿有海岸沿线最高且最尖的礁岩。我厌烦了做那种死气沉沉的工作，于是尾随其后。

我跳到露出海面的礁岩上，以便跟随她。沉睡于地底的巨人，张开嘴以海床的牙龈和石头牙齿召唤我。在礁岩与礁岩之间，浪和风受到保护，于是沙滩吐着小舌头伸展开来。我寻找着

她。她就在某个凹陷的坑洞中，像一只蜥蜴般躺着，动也不动。我差一点就把她与石头混淆。这些岩石还保护她免受波涛汹涌之苦。有时候，海浪在岩石之间渗透，淹没她的身体。但是，她就像甲壳动物般，和水保持一种关系。

她可以无视浪涛的存在，就如同无视我的存在。我坐在一块岩石上，离她只有两巴掌远的上方，她不可能没察觉到我。

凝视着她让我明白巴蒂斯本能的脆弱。这一次，我的好奇已经不具有任何科学探究的意义了。在某种程度上，她感受到信息，因为她没有逃避我，也不怕我。我以一只手抚摸起她的背部，是湿润的，光滑的肌肤恍若涂抹上了一层油。那只宠物并没有移动，我触摸她的行为没有引起她的任何反抗。

奇怪的是，一股奇妙的不安产生了。一朵浪涛扑来，白色的泡沫席卷她，与我争夺她的躯体；这白色的床单诱惑着我，但同时也让我羞愧。我停止行动，生起自己的气来。我仿佛听到一个无名的声音辱骂着我，却无法反驳。

吃过饭以后，巴蒂斯和我商谈。我们走出灯塔，借机散步。不像会议，反而比较像交代遗言。我们在森林里漫步，没有提到战败的挫折，他也没有改变粗鲁与宁可自处的态度：“你想的话，就离开这儿吧。或许你不知道，我们有一艘小船，把我带到小岛的人留下来的。船停靠在一个小海湾，靠近气象观测员的房子北方，有植物掩盖住。我已经很久没有到那儿了，但我不认为野兽会破坏船。它们只对人类的肉有兴趣。你可以尽量携带能够载运的粮食和饮水。”

他停顿了一下，点燃一根烟。紧接着，他做出一些手势，烟叼在唇间，好像这么做可以传达他对未来的蔑视。

“但很明显，这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你不可能到达任何地方，也遇不到任何船只。就算不碰到暴风雨遇难或蛙脸怪登上小船攻击，你也会因为饥饿和口渴而死于海上。”

我没有回答，点了一根烟，呆若木鸡地停在他面前。天气比平常冷。从我们口中呼出的气和香烟的烟雾混在一起。巴蒂斯察觉我将说出重要的话，但我要说的事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

“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克服风险，”我终于做出声明，“事实上，我们一切都位居下风。怪物一再攻击大门，没有东西可阻止它们。我看见一套潜水服装备，而且也有氧气筒。你认为我们能否把配备装在小船上，划到葡萄牙船遇难的地点？”

巴蒂斯不明白我的意思，蹙起眉头。

“硝化甘油，硝化甘油。”我一边说，一边以拿着烟的手指着船的方向。

巴蒂斯全身动了一下，仿佛要执行军事立正。他说：“你想到停泊小船的礁石那儿穿上潜水配备，潜到水底，到船上拿炸药。你想要寻求我的协助，潜到蛙脸怪的深海中，在它们面前潜到水底取得炸药。是这样吗？”

“你归纳得很好。”

巴蒂斯盯着我看，抓抓后颈。他的眉毛勾勒出一个倒V字形。他以混杂着同情却又兴味索然的神情看着我。

“听着，巴蒂斯，或许这个尝试并不像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危险。那些怪物和一般掠夺者不同，只在晚上才出来攻击。这表示它们白天休息。若是我们挑选的时间恰当，我们大有可能拿到炸药。谁知道它们在哪儿栖身？谁知道它们在岛的另一侧，与海岸距离十公里处的地方，是不是有巢穴？船上没有它们感兴趣的

东西，如同你所说的，所以它们没有理由靠近那里。”

他摇头拒绝，仿佛听了一堆废话。

我不放弃：“我们有什么可失去的？事实上，我们只是两具还在讲话的尸体，如此而已。你自己也承认，我们处在穷途末路，巴蒂斯。”我仍坚持。我告诉他，我要叙述一个爱尔兰的故事。“以前有一个英国警察想要抓一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是几位匿名的指挥官之一，他一直被追捕。有一晚，英国警察在经过整天审讯和逼供的辛苦工作后返家。他很高兴，心想隔天就会抓到那个男孩。”

“然后呢？”巴蒂斯不经意地问。

“结局是男孩的朋友们在他家的餐桌旁等他。”

“现在轮到我对你说一个德国的故事。”巴蒂斯开玩笑地说。“以前有一个贫穷的男孩，一个来自贫穷农家的贫穷小孩。他总是躲在树上或是家具底下；当他从上面或是下面出来，老是遭到一顿毒打。故事结束。”

“我需要你，需要有人启动氧气筒以及搬运爆炸物的箱子，我一个人无法独力完成。”

直到此刻，他仔细凝听我说话的耐心，就像是对着身心障碍的孩子或是年迈的老人。但是，我如此坚持观点，他掉头就走。

等一下！我大叫，拉住他的袖子。

但他以想象不到的粗暴动作挣脱，还吐出几句连歌德都不曾写过的德文脏话，然后喃喃自语地离去。我远远地跟着他。一抵达灯塔，他就投入门口的工程，修理有缺陷的部分，完全藐视我的存在。但是，这只能延缓事情的发展，无法闪避。想想下棋时候的王车易位！巴蒂斯，我对他说，没有城墙的防御保护，国王一

点价值也没有。

我贴在他耳边，以恍若在忏悔室的轻声细语说：“一百只、两百只、三百只怪物被一枚炸弹炸死，巴蒂斯。这样的教训，它们不会忘记，如此一来，我们便能保住性命。一切都看你。”

他对苍蝇的嗡嗡声投入比对我更多的注意力。总之，我已经表达意见。我觉得，他希望我给他一点时间来思考这些想法。我认为他一定会提出荒唐的见解。但是，其他选择更糟糕。叫我搭小船离开？往哪儿航行？我可以坚持吗？坚持到什么时候？巴蒂斯以盲从和迟钝的战斗者的态度来观察情况。相反地，我是一个饱受失落的玩家，把最后一块钱下注于赌场。对玩家来说，保留那一块钱不具任何意义。

我拿着一些工具、受寒而干硬的破抹布、装沥青的瓶子还有空袋子。我想前往巴蒂斯提及的小船处，去检视船的状况；如果有必要，顺便修补一下小船。之后，我去气象观测员的小屋，从那儿拿钉子，特别是拿铰链。我确定它会对灯塔有很大的用途。我携带的东西蛮重的，要离开那儿时，我碰到了那只宠物，于是分配了一些东西给她，毫不友善地推着她，往新的路途前进。

没错，小船就在巴蒂斯说的地方。那是一处不引人注目的小海湾。小船由树木和一团团的苔藓掩饰着，苔藓紧紧依附在小船的木板上，仿佛皮肤病一样。小船的内部积了一汪水。但是，我稍微检查了一下，就发现囤积的水是雨水，而非船身渗水。苔藓的根生长得很浅，却防止了船身木板的腐烂，就像一块防水布保护着小船。我花了一点时间就把积水清理掉，把船拖到植物生长的海岸旁。

于是，我得到了冒险所需的一切。只希望巴蒂斯陪我，希望

他接纳我勇敢有如自杀的决定，这是最后一道障碍。我已经做了决定，此时，一股罕有的心灵宁静前来造访。

小海湾的外形像个马蹄，大小不超过一个马厩，仿佛把海平面锁起来，几乎无法看到敞开的海洋。我确定自己必死无疑，但那是经过选择的死亡，在那几天中，我认为是一种特权。有好一会儿，我站着忙洗指甲，心中是平和的。清理指甲的工程让我对过去的岁月做了回顾。

生命本无足轻重。只不过人们总习惯于咀嚼他们在人世间的短暂旅程。我想到童年的最初记忆，以及我在文明社会的最后一个记忆。我的最初记忆是一个港口的印象，我大概三岁左右，甚至更小。那时是在布雷克托尔学校，我坐在一把婴儿椅上，和数十个小孩在一起。我的位子最靠近窗户，可以隐约看到世界上最灰暗的港口。我最后的记忆也是港口的影像：我在自欧洲启程，运送我到这座小岛的船尾处，看着港口。总之，生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只宠物坐在布满苔藓的位子上，双腿交叉，双手放在脚踝上，肩膀倚在栎树树干上，眼睛望着一片不存在的广阔无垠。她呈现出一个自然的组合，和谐、完美，以至于身上所穿的乞丐般的破毛衣显得很不顺眼。

我们都不是天真无邪的人，把毛衣脱下之前，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想要什么。我很快就会死，临死之前，道德仅仅是路上扬起的灰尘罢了。我非常肯定自己会死，而那只宠物是眼前长得最像女人的玩偶。我将会死去。那个躯体的呻吟声音，日复一日，连续几个月，在耳际缭绕，让我模糊了道德的疆界。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为我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我只

是期待短暂的交媾，肮脏的、粗鲁的，然而，取而代之的，却是欢愉的慰藉。

一开始，她冰冷的肌肤让我哆嗦发抖。但是一经接触，我们的温度便互相调节成一个陌生的温度点，在那个情境下，冷与热的概念不具任何意义。她的身体像是一块柔软的海绵，散发出鸦片的气味，让我放弃人类的身份。喔！那个情境啊！所有的女人，无论是诚实正直还是酒吧的女人，不过都是未曾踏进过宫廷的侍女；她们都是学徒，学习一种从未被创造过的呻吟声。

与她接触将开启一道神秘的门吗？不。恰好相反。我在那种情境下，与那只没有姓名的宠物交媾，为我揭示了一个有影响力同时却又幼稚荒唐的事实：欧洲忽视了自己活在永久去势的状况中。她的性爱不受任何事物拖累，甚至不能说她有任何技巧。她只是交媾，以整副肉体交媾。交欢的时候，温柔、甜蜜、怨恨、痛苦、如妓院的荒淫与情人般的缱绻，都完全不存在了，两个躯体合而为一，成为专属于我们的独特肉身。在练习中，我们愈是狂野，愈是获得更多欢愉，不折不扣的肉体享受，我不曾认识过的。

在各地，像我这个年纪且有生活经验的男人，都品尝过爱情的美好，也咀嚼过憎恨的味道。我活过悲伤的日子，也活过美丽的片段岁月；认识了苦难、友爱和仇视，也认识了某种类型的成功和许多挫败。

在灯塔里，我认识了最可怕的深渊和濒死的影像。但是，并非每个男人都能体验到最极端的激情。虽然他们渴望欲望，虽然他们猜想欲望存在于某个地方，邻近抑或遥远之地。千百万的男人活过，然后死去；还有其他男人继续出生、死亡，却没有发掘身

为人类所隐藏的这份能力。而在她身上，这份能力是如此自然、如此简单的存在。

此时，我的身体拥有的欢愉就如同一个大资本家存入的庞大资金。她让我意识到身体的存在，欢愉仿佛是有生命的活物，而她摧毁了我个人和欢愉之间的任何连结。享受高潮时，我的感觉超越狂喜，到达人类体验的极限。但是，即使如此，还是得面临结束。

我的人性慢慢返回身上。我眨着眼睛，仿佛这样能便于回到原来的状况。我花了几分钟才适应包围着我的温度、味道和颜色。她没有离开苔藓睡垫，看着天空，慵懒地伸展手臂。

哪儿错了？我问我自己，却不明白问题所在，也不知道如何归纳问题。我重新回到自己，回到身为某人的状态，一股空虚的荒谬情感支配起我，我感觉自己被愚蠢地羞辱了，经历了一场不知该如何分类的经验。而她，像猫一样伸展着她的肢体。我拿起所有东西，踏上返回灯塔的路途。她看到我要走，在一段距离外跟随着我。我想恨她。

当我们回到灯塔时，巴蒂斯已经改变了态度。他一如往常沉默寡言，不敢对我陈述他想法的转变。从某些观点来说，他是很骄傲的，不允许人家说服他先前表示不赞同的意见。但是他主动接近我，尝试交谈，这只能代表一件事——他想回到硝化甘油的话题，以及想获得它们的期望。我仍有点心神不宁，好一会儿，我无视他的存在。

最后，我说：“有一个古老的爱尔兰故事，与你先前叙述的德国故事有一点相似。一个爱尔兰人独自在一间黑暗的房间，他摸索着寻找煤油灯。找到了，于是以一根火柴点燃油灯。他看到对

面的墙壁上有一道门，便迅速地穿过，然后关上门。他忘了带油灯，因为想再度进入一间漆黑的房间。故事可以一直漫无止境地重复；一位固执的爱尔兰人在寻找油灯，点燃油灯；他穿过门，关上门，忘了带油灯；总是一直往前进，总是面临一次又一次的黑暗。最后，固执的爱尔兰人来到一间没有门的房间，像只被关在笼里的老鼠。你知道他说什么？‘感谢主，这是我的最后一根火柴。’”我提高音调。“我不是这号人物，巴蒂斯，我不是。一次杀掉五百只怪物，或许是六百只，或许是七百只，或者不止一千只呢？”我喘了一口气说：“你有什么看法？”

他有所保留地继续佯装下去，然而，还是显露出狩猎者的贪婪。

“你不必担心。”我开玩笑地说，连看他一眼都没有。“假使结局不好，它们吃了我们，我负全责。”

那只宠物坐在角落，搔着私处。

9

我们推测与其他时间相比，早晨应该是怪物最不活跃的时候。我们将彼此的作息互做映照，是我们适应它们的节奏，而不是它们来适应我们。因此，必须等待时机。

在历经了和前几晚相同的动荡之后，我们朝小船的方向前去。侥幸的生存再次系于一线。午后我们动手做类似防卫的措施，在花岗岩上钻孔，孔洞的模样像个滤器；也把木桩插满在门口前面，好似铺了一块木桩地毯似的。我们没办法再多做些什么了。事实上，我们不晓得木桩的功能会是阻挡还是吸引注意？晚上，它们重复推挤门的动作，恍若由最后攻势所引导的一个直觉，它们藐视自己的损失，以团结的力量来进攻木桩的领地，形成黏稠的一群乌合之众，咆哮嘶吼，并以拳腿踢打大门。

我们别无选择，牺牲掉仅存的少数瓶子。瓶内装满了准备好的朗姆酒、沥青、石油和所有仅存的易燃物。我们在瓶颈的周围塞了浸泡过酒精的棉花。巴蒂斯点燃瓶子，把瓶子传给我，我则负责往怪物身上投掷。当瓶子在它们的背脊上破裂时，引爆出小火灾。它们的身体是潮湿的，所以燃烧得不尽理想，但至少，那个晚上让它们非常吃惊而撤退。

虽然我们都没睡觉，但头脑却从未如此清醒。我们必须分成两趟到小船那儿，才能扛回全部的东西，包括氧气筒、橡胶服、青铜制的潜水服、有铅底的特制鞋子、绳子、携带式的滑轮、武器和弹药。我们朝着像是糕饼形状的暗礁岩石划桨。有时候我回头看，在这种情况下给人一种感觉，愈是接近目标，反而愈觉得它遥远，虽然距离只有一百米，却是遥若天涯。

每个形成波浪的起伏，都宛如一个躲藏点；每个如高山的波浪，都是陷阱。每一瞬间，我都仿佛看见球形的头颅在水面上浮现，在这儿又在那儿浮现，许多躯干漂浮着，时沉时浮地在水面摆动。我想起那些怪物的肢体。“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一切都好。”我不太肯定地哼着一句意大利的俏皮话，只因为语言搭配的音乐让我平静。

闭上臭嘴，巴蒂斯如此命令我；他就在我身旁，像一个奴隶般划着桨。海面浮现出一块阴森的灰色石头。一股风浪从船侧席卷过来，打湿了我们，我的双唇因此充满海水的咸味。恐惧与紧急导致我们无法控制力道，但我们以无比的胆识在礁岩靠岸，幸好有一块倾斜出来的平台，才让我们幸免遇难，小船还得以停泊在上面。我们随即在一块饱受海水侵蚀的粗糙岩石处登岸。

这片岩岸出奇的小，但却很曲折，表面充满凹陷，凹处堆积了半冰冻状态的海水。我们不时滑倒，必须以手臂互相扶持。

这是我们的计划：简单观望后，发现礁岩的地形往下降至一片平坦处，而且还有许多有用的屏障。我像潜水员般，从最靠近船只的岩壁潜下海。巴蒂斯从岩石平台供应我所需的氧气，还必须一边拉起我从海底捆绑的箱子。

我们一同分享危险和工作，我是手无寸铁、造访地狱的灵

魂；而巴蒂斯有他的任务，一个不能轻视的任务——维持氧气的运作和接收硝化甘油。氧气筒必须用手操作，并保持稳定和规则的韵律。若是氧气不足，我将窒息而死；但若是注入太多，过量的压力则会使我的肺爆裂。这一切都仰赖巴蒂斯以单手执行任务，他的另一只手则用来操纵滑轮，以便升起绑在绳索上的硝化甘油。我们先前就将氧气筒和滑轮设备摆在一起，以便他进行工作。我必须信任巴蒂斯的良好同步动作，唉。

船只由船头沉入暗礁中，以三十度角朝右倾斜，只剩下船尾一点尖端朝向天际。船身紧密镶嵌在一些岩石上，岩石仿佛是铅制的铆钉一样。货物无疑会放在船只后方，完全沉在海里。当那场海难发生时，巴蒂斯在现场，他确定有一道巨大的裂缝把船从船尾像罐头一样打开。我们相信洞口够大，足以让我们进入。

当然，我们曾经想过直接一点，潜水者从甲板下去，穿过浸泡在海水里的走道，一直走到船舱底。但那是不可行的，因为船的内部很可能已经堵塞，而且因为海水浸泡之故，船舱一定生锈到无法通行，此外，通道的大小也影响氧气管的移动。这样一来，会阻碍我通过整艘船走到存放硝化甘油的船尾。

我穿上潜水服装和铅制的靴子，坐在小船的一侧。巴蒂斯先帮我穿上青铜制的潜水服，覆盖住大部分胸部及背部。然后是头盔，然而，就在我要戴上头盔的那一刻，我喊停：“看！”

下雪了。一开始只是几个小小的凝块。一分钟之后，就形成一片片又圆又大的雪花。雪飘落下来，一与水接触随即融化。海面上飘着雪花，这个景象是如此平凡，如此单纯，却让我有一股奇妙的感觉。雪强迫周遭沉寂下来。直到此刻之前，海洋还是轻微的骚动不安，却骤然安静下来，受到看不见的命令掌控。或许，

这将是我在世间所见的最后景象，道尽了悲凉与平庸的美。

我伸开掌心。雪花飘落在手套上，一刹那便消失无踪。我想起爱尔兰。事实上，爱尔兰是什么呢？或许是种音乐吧！我想起我的监护人，还有一个陌生人，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家。他非常和善，好几年前英国人追捕我时，他把我藏在阁楼上，一句话也没问，径自承担所有的危险。世界会怎么对待这个人呢？我的双颊一阵紧绷，眼泪流了下来。

巴蒂斯手中拿着头盔，仰望天空做了个挖苦的鬼脸。

“只是下雪而已！”他表示。

“是啊，只是下雪而已！”我开口说话，好掩饰情绪。“只是下雪而已。帮我戴上头盔，我们没有时间了。”

他帮我戴上头盔，把氧气管接在后颈的管闸上。我身上背着两条绳索，一条用来与巴蒂斯沟通，另一条则用来把硝化甘油捆拉上去。

“记着，”我提醒他，“若是我拉指令的绳子一次，表示一切顺利。若拉两次，表示我已经把盒子绑在运输的绳子上。若拉三次，你就用斧头砍断氧气管，自个儿逃命去吧。”

我把头盔上的三片玻璃镜调整好，它们是完美的圆形，一个在前面，两个在旁侧。我们测试氧气管运作是否良好，之后我便潜入海底。海水以战栗的寒冷吞噬我。当我感受到时，人已经在海面下。礁岩有一些缝隙，可当作台阶使用，让我轻易地爬下好几米。有时我回头，然而两侧的玻璃镜阻碍我观察情况。我身后是一片无垠的浩瀚海洋；而我眼前，离我鼻子几厘米之处，是一块死寂的、毫无植物生长迹象的岩石。

此时，我的脚已经找不到垫脚石当靠山了，无所谓，我和巴

蒂斯准备了一条氧气管线，管线没有打结，若是发生需要跳开的情况，我可以自行脱离。我拉了随身的指令绳子一下，让巴蒂斯安心，就让自己沉落下去。铅制的靴子慢慢地拖我下水，我受到估计中的重力拉引，直到双腿屈膝着地为止。

一阵缓缓扬起的灰尘高至我的腰际，是海底地面的一层薄沙。海底的地面可以行走，在建筑学中算是水平面，在上面漫步的感觉就像在草地上走路一样。我注意到，自然环境的密度让我的每个动作都变得缓慢。

我身处宁静的气氛中。在头盔里，仅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吞咽声，还有自内心逃逸出来的不安喘息声。我努力克制，却发现自己发出的声音更刺激了恐惧。我的左手握着两条绳索，右手则拿着一把刀子，眼睛往四面八方搜索。能见度只有三十米，或是少于四十米，或许还更少。我的右边是船的舱腹，使我联想起一只鲸鱼的尸体。我的眼前是一片浩瀚海水，一些不明确的微小粒子，如同黑色的雪花，漫无目的地漂浮，细丝状的海带像是蛇的模样，几乎静止般停在海水中。

没有门可开启这个广阔的开放空间，黑暗之间的疆域没有具体的界线。这与天主教的教育相矛盾，此刻地狱不再遥不可及，只需跨出几小步，你就会落入其中，而难以察觉。

我在视野模糊的范围内活动，蓝色与黑色的海水互相混淆，从这块区域开始，海里的垃圾不见踪影。景色壮观，如此的美景随时随地呈现在眼前。不要想，我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些怪物的存在，就是去工作，如此而已。这个理由虽然在所有计策中最不实际，却是最合理的。

我往船尾去。沉船的冲击让钢板出现一道人造的裂口，船身

轻微地往右舷倾斜。船难使得装载的硝化甘油改变位置，四散于裂口附近。真是突如其来的好运，节省我进入船底内部的时间。小型的金属长方形货柜箱分散四处，我伸出戴手套的手，往最靠近我的箱子上摸。水中能见度提高时，几个大字历历在眼前：“小心！非常危险。”我唯一能做的是，把箱子绑在运输的绳索上面，打一个结，拉了两下指令的绳索通知巴蒂斯，让他以日耳曼民族的聪明头脑，把捆绑的货物拉上去。

箱子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巴蒂斯把它们都拉上去了，然后又把运输绳索还给我。我们在绳索的末端加了一块铅，让绳子有些重量，便于垂落。绳子落在我附近某处。我继续执行任务。

我像矿工一样热情地工作着，直到巴蒂斯拉扯绳索才提醒了我，让我再度把两个世界结合起来。起初，我不理解他的行为。我们遇到危险了吗？我并未察觉有怪物的踪迹。不，不是因为这样，我很肯定拿到的小货箱数量已经过多。然而，我正受到寻找金矿的热情主宰。再一箱吧！巴蒂斯，再一箱就好，我心里央求着他，无视于透过绳索震动的暗示，又拿了一箱。巴蒂斯还是接收了，是的。但是这一次，回来的运输绳索在铅块的边缘打了结；他阻止我捆绑箱子，也指示我停止行动。我仅剩的理智让我遵从他的话。

听起来很矛盾，但这是我在海底最糟糕的时刻。据说，没有士兵想成为最后一位死在战场的人，这个反应隐藏了一个不是很精彩却很有人性的事实。在潜水到深海后，在迎接全然的成功行动后，若我就此死去，不是太可惜了吗？突然之间，我感到潜水衣难以忍受的重量。直到此刻，我完全没有察觉到，我的脖子因为与钢铁摩擦而受伤。我往礁岩的岩壁前进，而我的动作一如童

年噩梦，缓慢得令人沮丧。我的呼吸急促，有如被发电机推动着。

我想离开那儿，却没有办法。两个经过协调的、有智慧的人，却丝毫没想到一个明显的愚蠢可能——万一我在宛如无底洞的深海中跳离了原处，之后很可能无法依循原路返回。

岩石在我眼前展开，像是一颗巨大却腐蚀的臼齿。我无法攀爬上岩石，而巴蒂斯太忙于氧气筒的工作，无法以单手的力量拉我上去。我需要多久才能返回？恐惧与想象紧紧相扣，这片无边无际的液体是最杰出的隐形敌人。巴蒂斯人在上面，不能理解氧气管的奇幻之旅。我从一头到另一头，寻找可通行之处。

最后，我发现唯一的通道靠近船身，但是这条路径需要职业攀爬者的能耐，有些石头一碰就会剥落。我的身体滑落，掉了五米、十米，在但丁笔下的炼狱中坠落。

于是我又处于更下方的位置了。右边的岩壁上有一处凹陷，我好像看见有什么在那附近移动，有一个形体。不，不，不是它们，我安慰自己，除了乐观以待，又能怎样呢？我继续痛苦地集中心志努力。每一次出手攀爬，都不准回头张望，不准思及可能会使手臂或腿受伤的袭击。我表现得和水手一样，在绳索上攀爬，并在每次的行动前，都先稳定好手脚的动作。我终于看见海面在上方不远处，巴蒂斯模糊的身影伸出一只空出来的手对我打招呼。我赫然发现自己在潜水衣里撒了尿。

巴蒂斯跳了一下，从我的腋下把我抓起来。他想帮我脱下头盔，但是我挥手示意他别理我。

“把硝化甘油装在小船上，快点！”

我脱下装备后，也加入把箱子装上小船的工作。我们的货物如此沉重，以至于船下沉了一个手掌的宽度。令人惊讶的是，几

分钟后我们回到小岛，安然无恙，而且大获全胜。我们把小船留在靠近灯塔的一处小海滩，海滩上遍布着有棱有角的岩石。

巴蒂斯用斧头劈开几个小货箱，每个箱子里有七十颗炸药，看起来是干燥的，而且还可以用。

然而，我们突然陷入难以理解的痴傻状态。我们互相望着对方。雪下得比先前厉害了，我们的头发覆盖着一层白雪，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看着那些炸药，在对方身上阅读着自己的思绪。我无法置信，我们竟然不需要言语交谈就能沟通。

我们拥有了五十箱硝化甘油炸药。有了这些物资，我们将引起大浩劫。但是，假使我们有六十箱，情况又会如何？为什么不拿八十箱或一百箱？就算憎恨我们的敌人，它们依旧不为所动。它们只不过属于大自然，就像台风或是龙卷风。尽管如此，在这个当下，我们手边拥有力量；在这个当下，我们可以把血淋淋的失败加诸它们身上；在这个当下，一股真正残忍的浪潮入侵我们的心灵。

我猜我们都疯了，疯狂得连我们自己也知道自已疯了。

我开口说话，难以相信我会说这种话：“把它们干掉！把它们结果掉！我们来干掉它们！”

“是的，把它们干掉！把它们全都干掉！”巴蒂斯附和说。

我们回到小船那儿，仿佛第二次的旅途是一开始就安排好的计划；仿佛我们不是自己前往，而是派其他人出发。

我们又来到礁岩那里，我穿上装备，再次潜入海底执行工作，此刻我有了经验，因此驾轻就熟。我在葡萄牙沉船上，毫无防备地走在怪物的国度里。我立刻找到小货柜箱，看起来简直就是沉于水中的珍珠。我们把箱子搬上去，三箱、四箱、五箱、十箱、

二十箱。

之后，我移动船板，察看是否还有藏起来的箱子。好像没有炸药了。我拉了指示的绳索一下，一切顺利。

甲板裂开得就像被一个巨人撕咬过，因此不怎么费力我就能进入船舱。唯一担心的是背后的氧气管，我得在狭窄的船舱通道中通行，不过，应该不会有锐利的边缘刺破管线。到了装满小货箱的船舱，我拿起一箱绑在运输绳索上，然后推到船只外头。我拉了两次指示绳索，通知巴蒂斯把东西拉上去，然后继续做我的工作。

我应该抢救了十五或二十箱，或许更多也说不定。当我停止活动的时候，全身精疲力竭。船舱辉映着一缕微弱的光线。过多的金属营造出一种幽闭恐怖的气氛。我人在船里面，身体在潜水服里面，情绪在我的恐惧里面，这一切让我自觉像个卑微的英雄。若要把海水的密度加进英勇事迹，这是我走过的最黑暗的地方。冶金打造的舱壁因海水的侵蚀而半耗损，并随着起锈而黯然失色、密度耗损。我想它被设计的时候，目的其实是为了取悦人类。我的脚穿着铅制的鞋，一踏在钢铁上，便产生新的嘈杂声和变调的回音。

那间舱房有蛋形的闸门，它们在门的另一侧。

它们探出头来，不动声色地渐渐向我逼近，或许从我开始潜下海的那一刻，它们就掌握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在头盔里面尖叫。我没有办法逃跑，这是它们的世界，它们灵活地来去自如，从四处扑到我身上。我用刀子在水中乱划，悲哀的奋斗，力图与它们保持距离。

然而，当我自以为死了的时候，我又复活了。头盔的玻璃镜

有放大的作用。事实上，它们甚至不到半米高，身躯瘦小，脊背上有一条仿佛电镀上去的灰色带子，非常光彩耀眼。需要好几年的光景，它们背上的带子才能拥有和祖先一样的黑暗色泽。和人类的情形一样，头颅也是怪物身体构造中成长较慢的部位。这使得它们的外形像极了蝌蚪。它们如鸟群般，以惊人的速度活动，闪躲我笨拙的防卫，摸我的衣服和头盔的外壳，然后迅速逃开。说不定我的潜水服让它们忆起一位遥远的同类。

喔！我的天啊！我终于明白了，它们只是在玩耍而已！是啊！它们在玩耍！它们把废旧的钢铁变成一座花园，而我是莫名的侵入者。

若要对它们兴奋的声音做某种定义，那我会说它们如小鸟一样啾啾鸣叫。我的出现对它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独特的。我以为它们会像肉贩一样屠宰我，然而却出现了一场海底舞蹈。

我不晓得它们陪伴我的这段时间有多久。与所有预测相反，它们的出现让那个墓园充满了行善的光芒。这是来到小岛后我首次活在远离恐惧的感觉中。恐惧仿佛一个痛苦的累赘，如影相随，而此刻我如释重负。我并没有意识到，持续和彻底恐惧的重量已经加诸身上，连续好几个月。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我一直感受着恐惧，各形各色的恐惧，恐惧总是伴随在我身边。我问自己，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处于地狱的内部，而恐惧却远离了你？

我无从得知答复，直到我手中抱着一只瘦小的怪物才明白，它也不害怕。它是一只怪物，说不定是一只有爆发威力的怪物，让人想把它扭到脊椎断了为止。然而，它没有恐惧，只觉得胳膊窝痒。它笑着，发出水底的笑声，是的，它用嘴和眉毛笑着，用眼睛和手笑着。水底下，它的笑声像旅馆的小铃铛般叮铃作响。我

有多久没笑过？我放开它，它就待在那里，没有逃离，在我面前，像蝴蝶般不规则地飞舞。它用像胚胎的手指摸我头盔上的玻璃；那几根手指的记忆，将在往后的日子里紧紧扣着我。

我离开那艘船。在我往海面上浮的时间，它们陪着我，在我身边翻滚，以温柔的无礼戏谑捏拧我，和玩耍的猫咪轻轻咬人差不多。随着我愈往海面靠近，它们的数量愈来愈少。当我的头浮出海面时，巴蒂斯跳了一下。

“我以为你会永远住在海底了！我的天啊！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双腿发软。他帮我取下头盔，看见我脸上迷蒙的神情；我成了一个虚弱的传信者，叹了一口气，便将信息抛诸脑后。

“蛙脸怪？”他紧张地问我。

“不是，”我尖叫道，“是海豚！”

巴蒂斯往后退了一步，打量着我，好像在试图衡量我的心智状况。

“这是从深海上来导致的昏眩。”他发表意见。“你很快就会恢复的。”

但是，一阵假设的心智丧失猛然淹没了他。他压抑住尖叫，拿下搁在肩膀上的步枪。靠近我们的地方浮出一颗头颅，我躺在岩石上，举起一只手臂说：

“不要开枪！看在上帝之爱的分上，巴蒂斯，不要开枪！”

有一刻，巴蒂斯看着我，又看着那只静止的怪物，然后再度看着我。

“不要开枪！”我躺着从地上坚持意见。“它只是一只生物。”

巴蒂斯太慢了。当他准备好武器时，海面已恢复空旷。

10

当我们踏上小岛时，景色完全改观。树的身上穿戴着雪花，枝干上面托着一层白雪，横亘森林的小径已被雪地湮灭。我们的双脚是践踏那片未经触摸的地毯的罪魁祸首。眼前不再是一如往常的忧郁景致，不再是不安全的土壤；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白色象牙的色彩，赋予我们的住所一抹想象的甜蜜滋味。雪花淹没了战役的痕迹，把灯塔的花岗岩和圆锥形屋顶都覆盖起来。就在五十米外，我们在外面累积的废弃物小山丘也覆盖了一条白色砂糖的披巾，废弃物消失在视野之外。甚至连较邻近的暗礁都被一堆白雪覆盖，海浪奋力舔着暗礁。

这一切让我心醉神迷。尽管我仍未从怪物的世界里回过神，但当下的白雪提供了一份耀眼的温柔。

我们卸下爆炸物，我的身体完成了工作，心神却云游他方。

巴蒂斯不知道什么叫做休息，他雄赳赳的气概让他随即展开工作。我们整理并计算弹药筒的数量，拥有了足以炸飞半个伦敦的硝化甘油炸药。储备的武器中有了数百米的防水火药线、三个引爆器和几个带有T形杆的方形盒子，这些都是属于工程规章内的部分材料。条款规定，万一发生战争，这些储备武器将用来

摧毁灯塔。不知道是因为疏忽还是没有权利，建筑灯塔的人忘了火药线和引爆器，把它们弃于角落。

我们完成了巴蒂斯起头的整理火药工作，而我以过去激进分子的思维思考。就像手榴弹一样，我们有逐一使用弹药的办法，但是，我渴望更多。火药线和引爆器提供我们附加的优势，我的想法是，建立三处摧毁性的前线。

我们把第一批炸药排列在花岗岩的基座前方，这会是离我们最近的防御战线。为了安全起见，这里也是火力最弱的战线，因为我们并非技术人员，不熟悉硝化甘油炸药爆炸的威力，如果我们超越界线，整座灯塔将遭波及，碎片会在空中爆炸纷飞。

第二道防御前线设在距离我们二十米处，也就是森林开始的地方。一系列的弹药筒会被埋在雪地下方，彼此间由火药线联系着。我们在这个点设下主要的爆炸线。这是合乎逻辑的预防措施，因为那里介于花岗岩与森林之间，也是我们预期会碰到大部分怪物的地方。我们沿着海岸线，将弹药埋在小坑洞里，再逐一覆盖起来。

第三道前线的位置离灯塔较远：在森林中，放在树木间作为掩饰。这道防线是有作用的，可依需要引爆防线。可以先引爆，让怪物群聚到第二道防线，或在之后利用第三道防线杀死幸存的怪物。每一道爆炸的前线，都个别连接着一个引爆器；我们安排轮班，在适当时机引爆。

我们一整天都在工作，以十捆弹药筒为一单位，把弹药绑起来，和一条火药线连接后埋进土里，再在几米外重复相同的活动。每结束一条防御前线的作业，埋好火药线后，再把所有线路都连结至灯塔。我们把线路镶嵌在墙壁里，沿着墙壁攀缘至露

台，引爆器被放置在露台上。

那只宠物也参与帮忙，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把从海滩取来的沙子装满在沙包里，扎实紧密地装好。之后我们把沙包捆绑在露台的栏杆上作为屏障，可预期到时会有如雨般飞落的弹片，沙包能给我们以庇护。我们像奴隶一样工作，在夜幕降临之前，我们完成了有如工兵的辉煌事迹。

“今天会产生许多的孤儿。”我高声说。

“正是如此。”巴蒂斯说。

马上进入了黑夜。然而，怪物们没有现身。它们连日来坚持与门对抗，那晚却没有出现，令人难以理解。随着时间流逝，我的不耐烦转变成了激怒。它们在哪儿？它们在哪儿？天杀的！它们究竟在哪儿？我问起这一片冷清。巴蒂斯是最迟钝的哨兵，只拿着雷明顿步枪追随灯塔聚光灯的踪迹。聚光灯在黑夜里射出圆孔，而光线只发现慵懒的雪花。除了我们所留下的靴子印在雪地里的涂鸦以外，没有任何踪影，也没有任何痕迹。我的手出汗了。我把手擦干，戴上手套，拭去胡子上的雪花。难道下雪改变了它们的习惯？

隔天晚上出现了新变化，但不是很重要。我们看到几只怪物，确切说来，应该是听到它们。它们以恍若蛙类的呱呱叫声在黑暗的另一头鸣叫，没有任何具体的目的。天一破晓，第一道阳光让我们可以看清楚：两只、三只、四只，顶多五只怪物在森林的边界活动，毫无方向地漫游，根本没有靠近我们的意思。它们不舍得浪费任何一颗子弹，更别说浪费炸药。往后几个夜晚的情况相同。它们在那儿，却仿佛不在。

情况持续下去，导致那些最荒唐的想法变得如粪堆上的苍

蝇般不断在我的脑海盘旋打转。我时常到埋有炸药的三条前线，到被绑成捆的炸药那儿，它们被埋在雪堆里面。我以探险家的态度检视怪物们留下来的足迹，我还跪下来，试图理解它们吃腐肉的逻辑。

或许它们闻到了火药味？那些群居的野兽嗅到了新的危险吗？这远比它们熟悉的步枪还让它们害怕吗？有时，我为自己的行径惊讶不已，我从嘴里呵出气的同时，也在寻找那些怪物足迹里的复杂意义。要是它们比狐狸还狡猾呢？但是，那些炸药都原封不动。在埋下火药线之前，我们尽可能将火药线装在多出来的水管或管子内，若没有这些措施，那些前线早就被摧毁了。

在这段时间，我和那只宠物再度交媾。我把她带在身边，常用的借口是叫她帮忙搬运子弹。白天的时候，由于无事可做，我拿破铜烂铁、钉子、石头和手边的小东西来加强弹药筒；这些小东西虽然零碎，但拥有尖锐表面。气象侦测员的屋子非常适合我的需求。正确来说，我们是用斧头破坏房子，寻找可当防御的材料。在我们把材料装满沙包之后或之前，我把她带到床上，然后占有她。

哲学和爱情在看不见的范畴中持续辩论。而战争和性，都是一个身体与另一个身体的对峙。和那只宠物交媾，是某种经过两方同意的暴力行为。我的肢体不足以抱住她的全身，那层冰冷肌肤的所有表面。我对待她的方式，和杀死一只无用的野兽无异。每一回性交结束，我心中便油然升起对她的真正憎恨。她是个携来厌恶的使者。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享受放肆的欢愉，却没有因此减低欢愉的程度。我做了两次、三次，或许是四次。事后，我陷在一种独一

无二的悲伤，一种童年时无依无靠的感伤。我是一个没有情人的情人；一个沿着沙漠绕圈的迷途者。令人心痛的住所状况增强了面临死亡的感受。屋子像某种小规模罗马城，因野蛮人千年来的入侵而耗损。我和那只宠物躺在床上，裹在又脏又冷的毯子下，比厚纸板还要硬的毯子。而屋子，它审视着我，如同以一把放大镜端详着蚂蚁。从天花板渗透下来的水滴，凝结成一条条的冰柱。湿气使墙壁上的木板弯曲变形，犹如一朵朵的向日葵。屋内的时间停滞，那些岁月，囚禁在屋内，游走于生命和死亡之间。一切浓缩成了两项冲动——厮杀与爱，但两者都否定我，两者都不会来临。而她就是这两者。

“今天它们会来。”有时候巴蒂斯会以农夫预测天气的口吻说。但是，他总是预测错误。它们消失了，就这么简单。

与其说是谨慎，不如说现在它们蔑视我们。我们看到它们的时候，仅是巧合罢了。我们会听到一小群怪物的声音，它们在聚光灯照射的范围之外活动。它们在黑夜的雪地鸣叫；或是在静寂中窥伺我们，却从未把灯塔当作目标。或许可以说，它们依随着一条路径，穿越小岛沉浸于黑夜的土地，前往一个具体的地点，也就是那条穿过森林的笔直道路。如此而已。有一天，我们发射各色照明弹来遏止它们的声音，期待可以引诱它们过来。然而，我们没有成功。

* * *

我不敢相信，我竟然会有盼望一群混乱的怪物前来攻击自己的一天。它们的缺席使我濒临冲动的危险边缘。有一天，我看

到巴蒂斯在外面，坐在一把椅子上。我拿了另一把椅子来模仿他。我的椅脚有点短，也不太平衡，所以我摔倒了，真是可笑。我们的椅子已经很少，我可以轻易地把这把修好，但我却对着灯塔的墙壁摔了它。我把椅脚和椅背都摔断了，接着我冲向椅子，直到它完全没有家具的样子为止。巴蒂斯看着我，一口接一口地喝着朗姆酒，不发一语。

有一天，我差一点就杀了那只宠物。我不记得过程，事实上也不重要。我记得当时她好像在搬运木材当作柴火，她带着三根木材，而一根掉了下来。当她试着捡起掉下来的那根时，却笨拙地让另一根也掉了下去，弯腰要捡第二根时，第三根也掉了下去。真是笨得可以，永无止境地重复这个过程。

我靠近她，命令她把木材捡起来！我的施压使她感到恐惧。把木材捡起来！

她尖叫了一声，寻求救援。我因此被激怒了。要是巴蒂斯没有现身，她早就被我杀了。

“伙伴，她只是一只蛙脸怪而已。”

他的说法与其说表示怜悯，不如说是在宣示拥有她。我的挫折感随着思考展开，我不确定我是否想要承认。首先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将生命挹注在海底冒险上，我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葡萄牙沉船内。在无法想象的偶然之下，我的危险只换来怪物们的冷漠。这令我沮丧。在我们侵入船只后，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素行良好的中产阶级，期待获得努力后的奖赏。此外，我相信，或是想要相信，会有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将一切了结，解除围绕在我身边的危险，同时也把地狱一并永远消除。我感受到一股焦虑不安、无法言喻之苦，一切皆源于怪物这个字眼。

无法言喻的，还有那只在我潜水头盔玻璃前的小手；此外，还有那只宠物的性感魅力。一整天，我的心神慌乱无比，就好像是抽了鸦片。巴蒂斯在我面前，结结巴巴说着一个音又一个音；而我，也一唱一搭地随便回答，完全心不在焉。我们之间的空间弥漫着烟雾般的影像。

我看见了海底的那只小手。那几根触摸着头盔玻璃的小手指头没有一丝不安，同时却又那么脆弱。我还看见了那只宠物的躯体，看到她挪摆的模样，她的影像如记忆般袭击我，空气仿佛是一片屏幕。贪婪色欲的每个角度都历历在目。一切都十分恐怖，却又唾手可得。

矛盾的是，我愈从那只宠物身上得到欢愉，就愈憎恨她。她属于它们；它们引起了我们这么多的恐惧，而她却带来这么大的欢愉，这或许可以解释席卷我的精神紧张的根源。想啊！想啊！我对自己说，用拳头捶打额头，想啊！想啊！但是，对我而言，这几天以来，“想”不过是推理的同义字，只是空想策划罢了。行为后退为反省，当我想要斟酌事情时，我的头脑反抗着，吱嘎吱嘎响，和生锈的铰链一模一样。

我们身处防御的范畴，我不想放弃这块领域。“巴蒂斯，”有一天我对他说，“我们不能放弃勇气。我们提供它们什么诱饵吧！引诱它们吧！我们必须让门开着……”

在他可能表示反对之前，我赶紧补充：

“事情不会如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危险。实际上，它们只能从螺旋梯一个接一个爬上来，一颗放在地板活门的炸弹就能轻易炸落它们。但是，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我们希望它们聚集在灯塔附近。我们掌握了所有怪物的行踪后，它们将一起被炸

开，飞散到空中。”

巴蒂斯看着我的眼神，就好像见到一个处女即将被强暴。很久以来，他独自一人，或是有人相陪，他守护了灯塔，让怪物无法踏进他的神圣殿堂。而现在，我却建议让大门敞开，属于他的灯塔的大门。

“会有一千只怪物死亡，巴蒂斯。”我说了个数目，好唤醒这个人有限的想象力。

“谁去启动引爆器？”

这个问句显露了巴蒂斯最幼稚的一面。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战士。一种是策划战术的人；另一种是从未脱离童年习惯，喜欢破坏东西的人。若我属于第一类型，巴蒂斯则是后者。

“是你。”我让他安心。“若你喜欢，那我就掩护楼梯的地板活门，同一时间，你按下引爆器把它们送到地狱。”

我们就这样安排。天色一暗，我随即打开门。每二十阶楼梯就留下一盏点燃的煤油灯，如果怪物们闯入，我可以轻易看到并阻止它们，从窥视孔伸出雷明顿步枪的时间绰绰有余，世上最差劲的射击手，也不会在打靶上失误。巴蒂斯在露台，而我掩护他，楼梯在我的掌控之中。

“一切都好吗？你看到它们了吗？”我问他。

“没有看到。”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那现在呢？现在呢？巴蒂斯。”

“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失去耐性，想亲自察看，遂往阳台靠近。

“回到地板活门！”巴蒂斯怒吼。“回去！真该死！你想让它们杀死我们？”

他说得没错。怪物们避开聚光灯区域的敏捷，还真让我们大吃一惊。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散布在螺旋梯上的煤油灯微弱的光线。所有火苗随着阵阵微风吹拂，闪耀着光芒，也摇曳着光芒。

“出现两只。”巴蒂斯说。

“在哪儿？在哪儿？”我从所处之地尖叫，要求更多的信息。

“在西边。现在往我们这边来。四只、五只……我无法计算。”

“不要开枪。让它们靠近，一定要让它们知道门是开着的。”

类似电报传递的对话使我的神经紧张。巴蒂斯在露台上来回移动，探索黑夜中的动静。我拿着雷明顿步枪瞄准洞孔，眼睛却看着巴蒂斯，询问他每一分每一秒外面景象的变化，而忘了我身上的职责。这也许会是一个致命的失误。玻璃破碎的声音引起我的注意，最前面的煤油灯熄灭了。

“巴蒂斯，它们进来这里了！”我通知他。

我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就在下面。我好不容易才可以看到一只爪子在攻击第三盏煤油灯，让我无法观察楼梯区段的状况。楼下那一层像是一口黑色的井、一个深洞，从那儿传来青蛙的音乐会。但是，突然之间，一只怪物如闪电一样，迅雷不及掩耳地爬上了楼梯。

煤油灯熄灭并不会对它造成困扰，我也可以清楚分辨匍匐爬行的躯体。尚未熄灭的煤油灯照亮了它的肚腹，残存的微弱光线突显了它魔鬼般的模样。它朝我这儿过来，往步枪扑去。我应该开枪吗？若是我这么做，它在外头的同伴或许会聚集过来，我们就可以展开屠杀计划。

伙伴！伙伴！我听到巴蒂斯叫唤我。我没有时间向他解释，这

只怪物以小蜥蜴的速度啃食楼梯。但是，只要再等它上来十阶楼梯、九阶、八阶，我就要猛然射击。最后一盏煤油灯映在它的脸上。我们互相对看。我从地板活门的洞口看它，而它在距离枪管八阶楼梯处看我。在我们之间只有一盏灯。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是的，数以吨计的仇恨满溢在我们之间。它的样子好像自己是圣安东尼^①。

我们彼此憎恨，衡量对方的力气和机会。它的双臂张开，支撑在下一阶楼梯上，让我有机会看到一个细节：它的手掌薄膜少了一块，指头断了半根。黑色的脓水和伤口疤痕混合成一片令人作呕的溃疡。就是它。所有的一切完全改观，我不再是毫无防卫的猎物，现在我们互相怨恨，就好像是两个互相憎恨的人。我的直觉督促我，在那儿把它解决掉吧！然而我的理智请求我不要杀它，把它作为诱饵，引导它的同伴知道门敞开着。

门是敞开着，全部都来吧！我的理智和情感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若是它再往阶梯上一层，我就拿枪把它脑袋炸空。

“动一下！畜生。”我喃喃自语，同时把枪口对准它。“动一下吧！”

它嘶叫了一声。但是在它决定往上爬时，巴蒂斯的一颗子弹阻断了我们。他对它的同类开枪。我的这只怪物张开嘴，伸出舌头又缩回，一张鬼脸中混合了侮辱与无力。它缓慢地离开，但并未转过身背向我，在每阶楼梯上，都留下仿佛国王割让省分的不舍痛苦。

当它消失在视野内，我请巴蒂斯解释。“炸药呢？见鬼了！可

^① 圣安东尼(1195—1231)，天主教圣人，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富裕家庭。天主教徒在遗失物品时常向其祷告求助。他也是动物和海难者的守护者。

以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没有启动炸药吗？”

我激动的语调并未使他失去冷静。他以精确的评估口吻反驳我：“它们数量太多，门的大小无法让它们一起进来；数量太少的话，又无法充分利用炸药。”

巴蒂斯以这些话给出问题的结论，但是，他的确是对的。从潜入船只开始，我们所希望的，所期待的，日复一日，夜复一夜，都将在明天来到。

* * *

一整天，外头都有如北欧寒地般不断飘落雪花。小岛被半米深的积雪覆盖。午后的太阳隐没于地平线，仿佛急着和世界告别。阳光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匆促地消失，并拖着黄昏一起离开，拒绝给予我们证词，仓皇逃离。自从天色昏暗下来，那只宠物就闭着双眼，一刻不停地歌唱。

我们不曾听过这首零碎的旋律。我想起自己，想起巴蒂斯，我们处在一片全然的缄默里，以铁盘吃着饭。我们偶尔会互相对视，或是瞧她一眼。屋内的气氛让我们远比以前还要焦躁不安，但我们都不打算去让她闭嘴。另外，还有其他征兆预示着将发生决定性的事件。

吃过晚饭后，我们抽起烟来。巴蒂斯摸着胡子，看着地板。刹那间，我们两人就像是在一个火车站里相遇的陌生人。

“巴蒂斯，”我问。“你曾经参加过战役吗？”

“谁？我吗？”巴蒂斯意兴阑珊地反问。“没有。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在森林里工作，参加一些狩猎活动，来的客人主要是

些有钱的意大利人。我们猎杀鹿、野猪，偶尔还有熊……就这样。那你呢？你有从军的经验吗？”

“以某种角度来说，算有。”

“真的吗？你从未提过。你参加过大战役吗？你曾身处于前线战壕吗？”

“没有。”

经过一段漫长的暂停后，巴蒂斯探问：“你参加了哪场战争？”

“爱国战争。”我自行回答。“为国家而战，我想可以这么说。以我的情形来说，我的国家也是一座岛屿。”

巴蒂斯抓抓后颈。“喔！是吗？”

“你知道在拉丁文里，国家的意义就是父母的土地？”我自我解嘲地说。“最可笑的是，我是一个孤儿。”

“我不会为我的父亲而参加战争，也不会为他的农场而战。”他说完后喃喃自语：“肥料，肥料，肥料……”

我不介意跟他争辩。我们老是发生相同的情形。表面上我们维持一段对话，事实上则是交错的独白。我们陷入片晌的沉寂里。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起身，凝视着天空。飘落的雪花减弱成微不足道的分量，天边高挂一轮明月。在月亮出来之前，流星清晰可见，它们闯入紫色的苍穹，如火柴亮焰转瞬即逝，如此的短暂流闪，使我们来不及许愿。

而巴蒂斯以童稚的不安询问：“谁打赢了战争？”

我迷失在自己的思绪里，一时间还不懂他指的是什么。“什么战争？”

“你的战争啊！”他以令人吃惊的亲切态度，把我拉回对话。

“谁打赢？岛上的爱国居民还是其他人？”

“战争还没结束。”我朝地板活门的雷明顿步枪望去。“记得在启动引爆器之前，要旋转把手三次。要是没有累积足够的能量，引爆器会无法运作。”

我把剩下的煤油灯分配在楼梯间，然后就守候在地板活门旁边。我平躺在地板上，开着半扇门，双手握着步枪，每隔一段时间就询问巴蒂斯情况。

“不蛙脸怪，不蛙脸怪。”他说。真是折磨人的句法。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阵雪飘进了下面敞开的门内。然而，仅仅是一阵雪花。

“看到了吗？巴蒂斯，看到什么了吗？”

他没有回话。我从昨晚的经验得到教训，因此没有回头看他，我不想把视线从楼下门打开的地方移开。

“巴蒂斯？”

我迅速地瞄了一眼。他背对着我，弯腰蹲在我们装的沙包上，整个人仿佛静止，宛如一尊岩盐雕像。

“巴蒂斯！”我尖叫，借机想把他从昏厥中唤醒。“它们来了吗？巴蒂斯？”

他动也不动。我被迫离开守备位置，抓起他的手肘。

“天气太冷了？你要我来换班吗？”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我听到一阵密集的嘈杂声，听起来像是水管堵塞的声音，特别是大型下水道。我往露台外面瞧。

它们的数目远远超过最乖戾邪恶的童话故事。一轮明月在高处提供我们有如伟大歌剧的镁光灯。它们的数量如此众多，遮

蔽了整个景色；它们在森林里挤成一堆，树木因此受到推挤，覆盖其上的积雪纷纷散落。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众多，不断攀爬到树上，身体左右晃动，爬上又爬下，一个又一个爬到别人身上。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众多，有些只能扮演观众的角色，聚集在北岸和南岸的小暗礁上，像在阳光下的爬行动物。它们缺少空间来活动舒展狂乱的上肢，看起来像是一只锅里装满了渔夫的毛虫鱼饵。比较有活力的怪物则扑到缺乏精力的同伴上面，有必要的話，还会跳到同伴光秃秃的头颅上面。

一堆长着灰色和绿色肉体的黏稠团状生物，在花岗岩前停止步伐。它们犹豫退缩，好像在等待一个没有名字的领导者下令。

“巴蒂斯！”我大声喊叫。“引爆器！启动它们啊！”

但是，他没有听见。我双手紧握着手枪，没有瞄准任何地方。巴蒂斯！巴蒂斯！巴蒂斯！我摇晃着他的肩膀，把雷明顿手枪稍稍放下。

他看着我，却不知道我是谁，还喃喃自语：“你是谁？”

我感到恐怖，特别是因为巴蒂斯是个洞悉现实道理的人。我无法指望他什么，然而，我没时间救他。我对自己说，弯腰吧！把他从后颈一把抓起。巴蒂斯看着自己的胸膛和双手，不疾不徐地远离包围我们的灾难。以某种意义来说，我羡慕他。

三个引爆器都就绪了。第一步，我想要启动花岗岩附近的炸药。杆子一直延伸到露台底端。刹那之间，巴蒂斯气力全失，我们像两个白痴一样对看——引爆无效。但突然间，一股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迫使我们卧倒在地上，我们躲在沙包区域后双手抱头。火焰腾起的高度像是火山喷发，花岗岩的碎片、各种类型的弹片，

飞散过来镶嵌于沙包和墙壁上，栏杆像金属丝般弯曲变形。整栋建筑摇晃起来。我感觉建筑物和比萨塔一样倾斜。

当我睁开双眼，一层尘土和灰烬从上往下漫开。塔里仿佛漂浮着一朵昏暗的云彩，冒出火花的烟垢微粒飞到半空中。我隐约看到那只宠物在某个角落的身影，她惊惶地喊叫着。

我从堆积的沙包上探出头看。数十只、数百只的怪物被炸到。尸首遍地，垂死的怪物在死尸堆里拖拉着身躯。我眨眨双眼，擦拭双颊和额头，然后呐喊：“巴蒂斯，帮我！”

那些幸存者毫不在意已逝者。它们进攻敞开的门，大声喊叫着。巴蒂斯恢复了一点体力，但却陷入完全的疯狂，以步枪射击这群怪物。我也是，每射出一枪，弹壳随即跳起，所有射击都是机关枪的神速准确，没有任何失误。它们像某种狂热分子，一只接一只倒下身亡，绊倒紧跟而来的同伴。

“继续开枪！”我大声咆哮，把枪放下。“不要让它们靠近门口！”

我企图启动第二道炸药线。但是，战斗的轰隆巨响使我犯了错误：我想启动第二道防线的炸药，却引爆了在后面的第三道防线。一半的森林飞散到空中。

火焰仿佛一颗黑红色的蘑菇，上升到二十五米、五十米之高。尽管穿上一层雪衣，树木仍像火柴般燃烧起来，飞散到空中，树木先从树干开始燃烧，烟尘飞落至我们身上。尸体的残骸扎在木桩上。它们像机关枪的子弹一样冲向我们。一颗头颅在露台的装甲板上裂开，此时爆炸的冲击波恰好袭向我们，以热带飓风般的威力，震动了大部分的沙包，用力推了我一把。

我猛然发现自己被震飞进了房间。我以手肘在一团黑色的

烟雾中爬行，而烟雾令我窒息。地板上到处都是泥土，还充斥着让人来不及跳开的火花。外面某处有一捆捆的硝化甘油炸药，任随己意地延迟爆炸的时间。

我的气息中都是硫磺的味道。我咳嗽，吐痰。之后我看见那只宠物，毫无自卫能力地蜷缩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有那么一秒，我们交换了一个不解的眼神。她完全不了解，而我也是。此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爆炸的力量比预期还要乐观。但巴蒂斯在哪儿？他掉到灯塔下面了吗？就像船员落海一样？巴蒂斯！

我猜测先前几天，当我检视分散四处的炸药线、计算火线的弹药总额之际，巴蒂斯无法克制地私下添加弹药筒。我们曾经约定，要保留部分的炸药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他绝对偷偷把炸药坑道塞满了我们拥有的所有爆炸物。如果第一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用了较少的炸药就可以置我们于死地，那么当我们启动第二道防线时，威力是否会两者相加那么大？

“巴蒂斯！”

他在露台，平安无恙，全身肮脏不堪，身上环绕着宛如伦敦大雾般的雾气，平添了一股幽魂的气氛。我变成一个歌利亚巨人^①，对着怪物怒吼，我被女战神瓦尔基里^②的鬼魂所占有，头脑已经不属于人类。

巴蒂斯大部分的头发都烧焦了，还带着烟味。他单手拿着雷明顿步枪，把它当成手枪一样用，从右到左射杀怪物，另一只手

① 歌利亚巨人(Goliath)，据《圣经》，身高近三米，公元前六世纪大卫王曾与之打斗。

② 女战神瓦尔基里(古斯诺语Valkyrie，原义为“贪食尸体者”)，北欧神话中的神。

则握拳，口中不断咒骂。令人惊讶的是，一只怪物成功地从半毁坏的栏杆和木桩之间攀爬到露台上。卡福以枪托压碎它的头颅，好像打烂一个西瓜似的捶打着它，五下、六下、七下，还外加粗鲁的一脚把它踢下阳台。他随即企图前往最后一个引爆器的盒子。

“巴蒂斯，千万不可！千万不可！尽管你非常想这么做，但千万不可以！”我跪在地上高喊，拉着他的皮带阻止他。“我们会被炸飞的！”

有那么几秒钟，他以封建领主的宽容目光看着我，然后他说：“走开！”

他用力猛推，把我甩到防御的沙包上。下面的怪物骚动不安，面临着没有退路的陷阱。它们寻找海洋，却只遇见一片火海，许多怪物活生生冲进火里。整座小岛一半以上都陷入火海中。一个混乱的夜晚，恐慌的怪物，加上红色的爆炸火光，营造出中国皮影戏所产生的模糊阴影效果。三分之二的花岗岩已经遭到摧毁，进而消失，连露台都传来疯人院的声音。巴蒂斯拉下杆子。

我以为整座岛屿会像一艘被炮轰过的船一样沉下。从北到南，升起了一轮炽热的圆球形状。与这个景象比较，我们的灯塔小得微不足道，远比暴风雨中的大蜡烛还要脆弱。废墟的浪潮和黑色的泥土升腾至天空，形成一个可见的弧形。怪物的嚎叫声，巴蒂斯的还有我的，一切都在瞬间沉沦。我的耳朵听不见了，在虚假的静寂之中，我看见巴蒂斯的嘴唇动了。我看到肢体残缺的怪物身躯飞散到难以置信的高度，我目睹爆炸，火花恍如活物，如同巴蒂斯所祈求的，与《启示录》揭示的世界末日无异。巴蒂斯鼓掌叫好，跳舞扭动，辱骂、诅咒，仿佛喝下了巫婆的一剂毒药。又有一个崩落物掉进露台，一股熔渣的激流像冷却的岩浆覆盖

在我们身上。这是世界末日的第二个主要场景。

接下来发生的事不是很重要。巴蒂斯与我坐得稍远。我们互相回避，恍若丧失理智的囚犯。那或许算是一场胜利，但却没有人谈论，也没有人庆祝屠宰场上的大屠杀。两小时后，我仿佛听到从遥远天际传来的火车头冬冬声。真遗憾，我的听力又重新打开门扉，迎接声音的世界。在翌日来临之前，我的听力几乎完全恢复功能。

我们为最恐怖的工作做准备，围巾和手帕都拿来捂住鼻子。我们离开灯塔时，乍现的晨曦烛光般温和地照在田野上。景色一片怵目惊心，火舌将灯塔涂绘成黑色。与弹片的接触，使得灯塔表面像是染上最残酷的天花，一片残缺破碎。栏杆上的沙包袋布满了洞孔，里面的沙子滴下来，像沙漏一般。

最后爆炸的炸药豁开了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怪物四处飞散，像被毁灭天使打落在地。很难算出死尸的数目，因为尸体零散于四面八方。有很多尸体漂浮在海面上，四肢残缺不全，烧焦漆黑；或由于火烧的缘故，肢体成了木乃伊，身体扭曲成木偶状，还有僵硬的爪和张开的嘴巴。我永远记得那种尸体烧焦的恶臭，竟然和醋烧开的气味相近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些尸体肉去骨存，骨头烧焦如炭，露出黑色的粗条。有些则还在动。我们二度杀害那些怪物，应该能被理解为慈悲心肠。我们走在尸首堆里，一旦发现动静，立即往它们的后颈刺下。我用一把刀，巴蒂斯则用鱼叉。这样的场景突显出巴蒂斯最残酷的面目。

有一只怪物失去了整条腿，另一条腿则断到关节处，它仅仅是一具散发出白色烟雾，在地上爬行的躯体。巴蒂斯没有杀它，而是阻挡它的去路。那只怪物看到一双靴子横阻它前进的道路，

吓得更改方向。巴蒂斯又介于它和空气之间。然而，怪物并没有屈服，它以蜗牛般的速度和骡的顽固，继续寻找海洋。

“行行好，把它杀了吧！真该死！”我拉下脸上的手帕大叫。但巴蒂斯还是继续娱乐了一会儿。之后，他用鱼叉从它颈部结束了它的生命。

接下来一段不知多久的时间，我们把尸体投到海里，还未结束这份不多不少的工作。我看到那只宠物在露台上，她跷腿坐着，手紧握着栏杆，犹如被链条捆绑着。“我的天啊！”我呼喊，“我的天啊！看看她吧！”

“她怎么了？”巴蒂斯问。

“我的天啊！她在流泪。”

11

灾难降临，还伴随着我们预料之外的暴力，距离上次的大屠杀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两天，它们仅仅两天没有攻击我们。我来到森林中某处，用铅笔和日历本作为武装，独自散步。我已经很久不知每一天的确切日期；巴蒂斯对此毫不在意，而我也放弃了对日期断断续续的追赶记录。在那段最危险的时期，我没有在度过的日期上打叉，因为我不相信还会有下一个明天。但是在日历的某几页上，我却打了两遍记号徒增混乱。整整一个月我都画错了记号，我应该用黑笔做记号，却用红笔写下发抖的字迹。

黑笔删去一个个日期，一条直线枪毙一个日子。然而，红色似乎不能使黑色画去的日期成为有效的过去式，于是同一个月份又重新开始，一天接着一天。红色带着几何式的巴洛克风格在每个日期上玩耍，细致装饰着那些数字，直到出现一些空想随性的形状。二月一日是一只埋伏的怪物，二日是一只收缩身体、准备跳跃的怪物，八日是一座布满明灯的山峦，十一日是一组圆柱。

我不记得自己曾描绘出精神的脆弱状态，把它们当成自己独特的作品。起初，因为一切还很自然，我的心情总是很愉快，如

果我的计算错误地延长了时间，我的船就会比我预期的提早到来。但是我把日期画去两次的错误，恰恰得出一个与快乐背道而驰的结论：我的船在两周前就该出现了。

发生了什么事呢？一场遍及世界的新战争切断了海上交通吗？战争行动的推论合理吗？或许吧。不过，即使人们倾向于把让自己痛苦的过错推到一些大浩劫上——这么做可以突出我们作为个体的重要性——事实却几乎都是用小写字母写成的。我是这块名为欧洲的无垠海滩上的最后一粒沙，一个先进的元素，一艘微不足道的巡逻舰，一名失去国王的臣民。最有可能的是，一位无能的官僚或者一次混乱的手续，把气象学任务隐藏于错误档案夹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行为。指挥的链条在某一点断掉，造成现在的结果。一位气象观测员迷失于南极附近，噢！太不幸了，对于国际航海协会来说，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很显然，理事会没有把我列入他们任何一天的议程里。

我仍记得自己紧张地翻着那些记录，试图重新进行所有运算能得出的灾难推测。我仍记得我用食指的黑色指甲上下翻动，仿佛是个最忧郁的簿记员。什么也没有。我能感到绝望如何在我体内延伸，一座城堡在我的胃里轰然倒塌。宛如收到法院判决，日历向我宣布终身监禁的徒刑。我有了死的想法。然而，要忘记一个坏消息，最好的方法就是听到一个更坏的。还能有更坏的消息吗？有的。

我不敢相信那个从瞭望台向我传来的声音：往灯塔去！我听见巴蒂斯的警报以及几声枪响，枪声打穿了寒冷的空气。我体内某种脆弱的东西粉碎了。起初，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扔下铅笔和纸张，奔跑逃命。

它们甚至不等晚上才在黑暗中出现，才团团围住被散弹烧焦蚕食的灯塔。伙伴！伙伴！巴蒂斯一边提醒我，一边轮流朝每个方向射击。花岗岩的楼梯已经被爆炸弄得残破欲坠，想到门那里，势必需要用爬的。巴蒂斯掩护我，选择最靠近我的怪物当靶子。随着每一次射击，它们出现又消失。当我在数米外找到庇护处时，恐惧转变为暴怒——它们为什么又来了？我们已经杀死了数以百计的怪物，可是这会儿它们又出现了，又一次。

我没有选择躲藏，反而拾起石头扔向最近的怪物。我拿花岗岩石块朝它脸上掷去，一块、两块、三块。我记得我朝它叫嚷。怪物用前肢保护自己，略为后退。之后，它竟也反常地用石头砸我，变得既骇人又丑陋。巴蒂斯用准确的一枪结束了它的性命。

“伙伴！快进来！你还在等什么？”

我站到自己在瞭望台上的位置，在巴蒂斯旁边，发射了一两发子弹。怪物不多，但它们再度出现了。

我放下枪。它们的出现证明我们任何努力都是白费的。我们做了所能做的，它们还是来，不断出现，来得更多，似乎所有怪物都一举前来。对它们来说，子弹和爆炸就如雨水对蚂蚁一般，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影响只是数量增减，却绝不会影响它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我投降，我举起白旗。

“见鬼！你要去哪儿？”巴蒂斯斥责我。

我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把步枪放在膝盖上，双手抱头。我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在我面前是那只宠物，和其他时候不同，她早早坐在一把椅子上。她坐着，把半个身体懒洋洋地靠在桌子上。不过，像往常一样，她注视着瞭望台上的巴蒂斯，注视着枪击，注视着我的哭泣，注视着灯

塔的袭击，同时却保持着一种距离，像个美术馆参观者在观看一幅战争主题的绘画。

我也曾竭尽所能，超出极限地鼓足勇气，充满干劲并发挥才智。我也曾与怪物们搏斗，不管是全副武装或赤手空拳，在陆地或在海中，有设防还是没有设防。但是它们仍在每个夜晚袭来，不停攻击，涌现数量更多，对毁灭无动于衷。巴蒂斯持续射击，但是这场战斗已经不关我的事了。哦！我的上帝！让我把眼泪擦干吧。一个有理智的男人在我所处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人群中最果断、最明智的那个人，还会做什么我没有做过的事呢？

我看了看自己被眼泪打湿的手掌，又看了看那只宠物；宠物，我的手掌。两天前是她哭，现在是我哭。哭泣使我体内的某种东西松弛了，一种超越肉体的东西。回忆不受控制地袭击了我——哭泣之后，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能更自由地思考——回忆把我带到一个过去的场景，有我的监护人在场的典型场景。

有一次，我站在镜子前，出神地沉浸于青少年那种令人疑惑的愉悦中。我的监护人问我看见了谁。

“看见了我，”我说，“一个男孩。”

“没错。”他说。他把一顶英式军帽扣在我头上——谁知道他从哪儿拿出来的。“那么现在呢？”

“一个英国军官。”我笑了。

“不对！”他打断我。“我没问你看见什么，而是问你看见谁。”

“看见我，”我说，“头上还戴着一顶英式军帽。”

“不完全正确。”他坚持。所有事情都变成他训练的一部分，有时甚至令人生厌。那半个下午，我头上都戴着那顶可恶的帽

子。他不让我摘下，直到我简单地回答：“我看见我自己，我看见我自己。”

整个晚上，宠物和我都在彼此凝视。巴蒂斯战斗着，而我们互相对视，各自位于桌子的两端，我不知道自己正在看着谁，也不知道谁正在看着我。

这一夜结束时，巴蒂斯向我投以逃兵应得的蔑视态度。到了上午，他出去散步或者其他。我旋即爬上去，进入卧房。宠物蜷缩着，睡在床铺一角，赤裸的身体盖着被子。我抓住她的手腕，强迫她坐在桌子前。

下午的时候，巴蒂斯见到的是一个热情激动的男人。

“巴蒂斯！”我叫着，充满了兴奋。“你猜我今天做了什么？”

“你浪费了时间，我不得不独自加固那块门板。”

“跟我来。”

我拉着宠物的一边手肘，巴蒂斯在我身后，以一步之遥跟随着。一出灯塔，我就让她坐在地上。巴蒂斯站着，离我很近，不动声色。

“你看这个。”我说。

我把一些树枝、柴火夹在胳膊下面，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但我特意让第四根掉落。当然了，我在演戏。我捡起那根树枝，另一根又从我的手臂滑落。我重复这个动作，反复上演。

巴蒂斯以他的方式看着我，不明所以，却没有打断我。来吧！来啊！我心里念着。上午巴蒂斯出去的时候，我已经做过这个实验，现在却没有效果。巴蒂斯看着我，我看着宠物，宠物看着那些树枝。

终于，她笑了。事实上，需要一点想象力才能把那表现解读

为一种笑。但那的确是。最初是从胸腔发出回响，她的嘴还是闭着的，但我们已听见一种刺耳的声音。她体内的某个部分发出声音，让我们听到了。之后，她张开了嘴，她真的笑了。她双腿交叉坐在地上，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拍着手，身体向前倾，目光转向天空，她的胸口随着哈哈大笑的节奏上下起伏。

“你看到了吗？”我的声音里带着胜利的满足。“你看到了吗？你现在怎么想？”

“我的伙伴不能同时拿好四根树枝。”

“巴蒂斯！她在笑啊！”我停顿了一下，等待他理应做出却没有做出的反应。我补充道，“她哭，她笑。你得到了什么结论？”

“结论？”他叫嚷道。“让我来告诉你，我得到了什么结论！我想我们不久后就会被肢解，而且很快！我想它们正像甲虫一样繁殖。我想它们很快又会来袭击我们，而且不是几个晚上，而是很多很多个夜晚。这将是我们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夜。而你，自娱自乐耍着四根木棍，就像一个市集上的小丑……”

但是，我只想着她。她在这里做什么？在这座灯塔上，与一个自闭的工作狂待在一起做什么？实际上，关于她的事情，我只知道一些趣闻。有一次巴蒂斯告诉我，他发现她时，她躺在沙滩上，好像来沙滩上送死的水母。

“她从未试图逃脱吗？她没有离开过这座岛吗？”我问。巴蒂斯完全不理睬我。我坚持道：“你经常打那只宠物。她应该会恐惧，但她却没有逃跑，而且她并不缺乏机会。”

“最近你的想法很奇怪。”

“是的，我无法避开一个疯狂的想法。”我说。“你认为它们有可能是海底怪物以外的东西吗？”

“海底怪物以外的东西……”他重复念着，不理睬我，并数着日渐减少的弹药。

“为什么不这么想？也许在那些光秃头骨下面，有一些简单本能以外的东西。如果是这样，”我坚定地说，“我们就能够与它们和睦相处。”

“我认为你应该停止幻想。”他打断我，在为步枪上子弹时，故意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

我们的争执没有结果，我选择不浪费这个下午的时间，从争论中抽身。

* * *

其实，这次怪物们的袭击并不频繁。那只宠物没有唱歌，给了我们某种程度的安全感。我们不会弄错。我们的感觉变得异常敏锐，灯塔的数次战斗，使我们熟习了将一种无形的感知具体化。汹涌翻滚的大海，紫茄色的浪涛，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气，如此浓密，似乎连鲸鱼都可以在天空中游泳。平常不具意义的小事，现在都有了不合理的重要性。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我感觉我们的最终审判即将降临。海浪下聚集着力量，而我们缩水的弹药库将无法阻挡。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我们正朝死亡靠近。或许正因为这样，我又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那只宠物身上，因为一切都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不需要过度警惕、躲避巴蒂斯。死亡，我们的死亡，即将在岛上登陆，这一点足以让他沉浸于内心世界。他把时间消耗在不具实际意义却相当费时费力的事情上。他逃避现实去修补

门板，或去计算我们剩下不多的子弹。他一颗颗地辨识子弹，就像农民识别自家的母牛，直到给它们各自起了名字为止。对他来说，那些子弹是如此美丽——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标准区别它们——他把一些子弹分开保存，用一条丝质手帕包裹起来，然后又把结解开，重新再数。他半闭着眼睛，用一根手指点数着，好像从未确定过正确的数目。

他知道他的巨细无遗使我陷入狂乱，所以即便只是要避免紧张，他还是让我远离灯塔。在漫长的空闲时间中，我和那只宠物在气象员的小屋中交媾，但更多时候是在森林里，以防巴蒂斯突然出现。

在这些垂死挣扎的缓慢日子里，我和巴蒂斯很少往来。但灯塔里的气氛仍旧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变得冷淡。问题不在于我们说了什么，而是在于我们已经不说话了。那些怪物还没决定要处决我们，巴蒂斯就要占领我的思想。

我想起那本弗雷泽的书：“你知道那本弗雷泽的书在哪儿？我找了两天了，还是没找到。”

“书？什么书？我不看书。看书是修士才会做的事情。”

我不相信他对我说的任何一个字。为什么对我撒谎？他究竟有多恨我，以至要剥夺我阅读的可能？以巴蒂斯平时的做事逻辑来说，他这次极具手腕，他的话语轻易就刺穿了我：

“你想要看书吗？为什么？你需要一些娱乐消遣吗？你很年轻。或许我们应该为你找只宠物。”

之后，他对我投以一种极度令人不悦的嘲讽表情。他在怀疑什么吗？不。他只是在试图侮辱我的感情，另外也在暗示我离开，离开这个房间，他想和那只宠物交欢。

但是我不想离开。

“对这座岛，我唯一能说的，”我反驳道，“就是它是个无聊的地方。为什么你不试着生活得更高尚些？或许能将我们从不幸中拯救出来的办法已经近在眼前。”

巴蒂斯带着讽刺，很有礼貌地交叉双臂：“真的吗？那么，请你为我说明，你的努力有什么进展？确切点说，这让你学会了什么？法式烹饪？中国书法？或者对你来说，拿四根树枝练习一下杂耍把戏就够了？”

他弄错了。问题不在于我们能教她什么，而是我们能在她身上学到什么。实际上，关于这一切，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任何事物被改变。过去我们就像风景画家，背对着地平线描绘暴风雨。其实我们只需要转过头，别无其他。

所有眼睛都能看，但鲜有眼睛会观察，而更少眼睛能洞明。现在我看着她寻找人性，于是我发现了一个女人。不多不少，不少不多。推翻人兽之间壁垒的，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她微笑，我确信她是左撇子；当我跟着她，追着她，以及低头撒尿时，她无法容忍。总之，她是一个女人，是一个以欧洲概念会被当成笑柄的女人。我太荒唐了，还用孩子的标准来评判她，一个不知道成人准则的孩子。之前我是在和一只动物共同生活，任何一种文明都会将其视为驯养。

每个全新的日子，我都在她身边，每个小时的仔细观察都以惊人之速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之前，那仅仅是一种共存，却逐渐转变为一种共处。愈和她来往，愈迫使我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与她共处。她的感觉变成灵敏的乐器。可以确定的是，当我以非动物的方式接触她时，局面就会魔术般发生转变。她属于那个世

界，她也是它们中的一员。

所有的眼睛都能看，但鲜有眼睛会观察，而更少眼睛能洞明。我们又在露台上度过一夜，在半遮掩的降雪中度过。之前从这里还看不到大理石山峦，此时却连地平线彼端的沙滩都依稀可见。在一次规模较小的袭击中，当怪物前来试验我们防御的强度时，巴蒂斯击伤了最小的一只怪物，随即出现四只怪物跑过去救助。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们先前认为残忍的同类相食行为，竟是它们冒险从敌人的火力下抢救同胞于危难而做出的一种努力。我之前以为它们会同类相残，甚至在同胞死去前就迫不及待地抢食。有多少次，我们曾向那些家伙射击，而它们正在力图搭救自己的同胞？

12

她是谁？就在灯塔内，我询问了自己无数次：当我燃起对她的渴望时，当我占有她之后，当每次的攻击前夕和结束后，当太阳升起和落下时。每当有朵疲惫的浪花漫上海滩时，我会这么问自己，因为从露台看得见海，而开阔的视野常常让我觉得空虚。我会扩展所有的想象力来质询她：

你是谁？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对她一无所知。我被囚禁在基本的未知里。她与我之间，横亘着一种无法想象的距离。她属于居住在深海底下的社会，我的想象力无法领会她的世界、日常琐事和支配她存在的原则。她怎么会明白，她得面临与自己族群的冲突？她怎么会明白它们的沮丧和挫败？

我永远也无法知道她是如何被带到灯塔藏匿起来，就如同她无法理解一个爱尔兰逃兵为什么来到这儿。在抵达灯塔之前，我的灵魂一直在蜿蜒曲折的小径上游走。假使我接受了她与我属于同类，我就必须接纳她的生命也在对等的道路上移动，是的，但这条路却是无尽地遥远。我甚至不知道，它们的“爱”这个字是否意味着任何东西？

我温柔地对待她，之前从未如此。第一次占有她是单纯的偶发事件，因为我绝望透顶。在我抚摸她之前，她的气味令我厌恶，她没有头发，皮肤的触感和颜色是湿润的，永远是冰冷的。如今，我却无法相信她身上的构造可能存在于世俗之间；同样地，我也无法控制想对她流露的温柔。我无法否认，一开始我表现的温柔是事先预谋的：我以为对她表露情感，像爱任何一位女人一样爱着她，就可以让彼此接近。我以为，她只要对情感有些许敏感，就会感受到我和巴蒂斯·卡福的巨大差别。我认为她较为人性的部分一看到情感的光芒，就会如蝴蝶破茧而出。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没有佯装，我对她投入的热情一次比一次真诚。只是，她无动于衷。我注意到我的内心滋长了新的爱苗，是灯塔创造的爱情。但是，我愈接近她，愈多的反抗就现身来碰撞这份史无前例的爱。在做爱之前，她从来不看我的眼睛。而完事后，她对于微笑的态度也和对爱抚一样，一律拒绝。她把欢愉调整得如时钟刻画时间一样的精确，而且一样冷漠。

假如我在灯塔外是受到那群怪物的折磨，那在灯塔内，我就成了个幽灵。她躲避我。试图引起她的注意是徒劳无功的。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巴蒂斯。当他在场的时候，她无疑变得更难相处。我试着把她想成一个特别的个体，一个臣服于某种特殊暴虐的个体。因为一旦进入灯塔内，身处步枪和主人之间，她便一如往常再度成为一个无知的躯体，介于顺从的狗与冷淡的猫之间。所有事物在我看来，又都变成了海市蜃楼。

这些日子以来，我不知道真理在哪一边。或许我只是希望自己的欲望有尊严些，或许我只是希望把她提升到我要求的水平；因为我害怕对死亡的恐惧会将我推入野蛮的状态。我放弃了世

界，放弃了所有的人群。虽然我也觉得不可置信，但我的内心开启了一条道路，在毫无预知的情况之下，她是我逃离欧洲后一直在寻觅的避风港。

我凝视着她，仅仅如此。我抚摸她，仅仅如此。在这些分秒里，灯塔所代表的残酷不复存在。我还必须坦承，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我甚至不在乎她是否能出现多一点或少一点的人性，还是多一点女人味，抑或少一点。《圣经》里有一个谎言。原来上帝在第七天并没有休息。上帝在第七天创造了她，把她藏匿在海浪底下。

然而，我的行为却与省思背道而驰。现在我将心思都放在躲避巴蒂斯上，以便占有她。有一次我把她带到森林，一起躺在苔藓上睡觉。那一天让我们了解了荒唐的地下情有多么不便。

我就像一个失去绳索的木偶，身体的肌肉疲乏不堪，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我在苔藓床铺上翻身，清楚意识到自己流浪在一个欠缺生气的阴郁世界之中。我轻轻打了个呵欠，她的手像个吸盘般遮住我的嘴，强迫我闭嘴。我睁开眼睛。她在做什么？

我听到一首粗哑的德语歌曲。我们附近有巴蒂斯的皮靴声踩踏在植物上面。他为了灯塔的防御工程在找寻树干，当某棵受害者适时出现时，他的斧头将毫不仁慈地挥下。他摸着每次拾到的东西，自豪不已，兀自窃笑。

从我所处的位置，只能看见他的脚，他在四棵树之外的地方。他又靠近了一些，斧头的砍击让雨般的刨花落在我们身上。

她维持着令人赞叹的镇静。既不呼吸也不眨眼，并用手示意要我仿效。我乖乖服从。她的经验远远超过我，多少次她曾经伪装成杀人鲸的外表，伪装成深海底下暗伏的危险？巴蒂斯的喉咙

发出咿咿声，那是满意的意思。他唱着歌离开。

几小时后，巴蒂斯又变成另一个人。他进入房间，坐在我面前，神情有些心不在焉。我不发一语。他讲的内容跟平常一模一样，话题不离弹药缺乏和受损的大门。

“巴蒂斯，”我连动都不想动就打断他的话题。“它们不是怪物。”

“什么？”

我迟疑了很久才重复说道：“我们所对付的不是野兽，我非常确定。”

“伙伴！这座灯塔会让任何人抓狂，特别是你。你很脆弱，伙伴，你是一个很脆弱的人！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反抗这座灯塔。”

然而，我无法继续与他讨论，我们的争议就像两条走到交叉点的道路。我非常疲惫地摇头否定。我拉长了字句，每一个字都有十足分量：

“不，巴蒂斯，不是的。你错了。一切就在这里结束吧！我们应该传递给它们一个善意的信号。”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们应该跟它们表态。或许它们会理解，我们对战争没有兴趣。”我泄气地说。“虽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但是没有其他的路。”

我当然无法对他解释所有事实。我无法告诉他，野兽无法理解秘密幽情，也不会隐藏通奸一事。我无法告诉他，他的推论都被在森林中掩住我嘴巴的那只手推翻了。我稍稍离题。巴蒂斯用大手猛力一挥，扫掉桌上的所有东西。他眼睛里的瞳孔缩小如针头，远比以前更加阴暗。

他不想听我说话，起身离桌。但是，没什么会比那场屠杀更荒谬了。怪物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这样简单的结论使得我无法开枪射击它们。互相残杀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我们都要丧身于南大西洋的一座不幸小岛？不会有合理的解答。我欲恳求巴蒂斯理解，挥动我的双手：“振作一点，巴蒂斯。它们有上千个可以谴责我们的理由。这样想吧，我们是侵略者。这里是它们的土地，它们唯一拥有的土地，我们却以堡垒和武装军备占领这块土地。你不觉得这是让它们攻击我们的充分理由吗？”我无法克制地动了怒。“我无法指责它们，因为它们想从入侵者手中解救岛屿，才会如此奋战。我没有办法！”

“下午时你人在哪儿？”

巴蒂斯突然更换话题，迫使我换了一个顺服的口吻：“在森林里睡午觉。不然你希望我人在哪儿呢？”

“是啊，当然。”他心不在焉地说。“睡午觉啊！午觉可以强健身体。去准备一下吧，天色要暗了。”

他单手把雷明顿步枪丢给我。我没有接枪，是出于一时冲动，方才的争执所致。但是，我的拒绝使巴蒂斯发怒。不管如何，他不说什么，我也不会说什么。他走上露台，不久后，我也跟在他后面走。我的怒气平息了，我在手上呼气暖手。巴蒂斯抓起一把雪，往我胸膛丢。“接着！也许可以用雪球把它们吓跑。”

“闭嘴！”

她唱着歌。从黑森林传来如铁般尖锐冷硬的声音，有几声漫长不间断的温柔鸣叫，一种让我们恐惧至极的温柔。巴蒂斯以熟悉的喀啦声将子弹装入雷明顿步枪。

“不要开枪！”我说。

“她在唱歌！”他说。

“不是！”

巴蒂斯的表情说明了，他认为我已经疯狂。

我喃喃自语：“它们不是在唱歌！是在说话，你听。”

我们转过头。她坐在桌子上，她的声音传到露台，传到更遥远的彼端。我觉得外面的嘈杂声似乎在回应她所唱的歌。聚光灯没有照到任何东西，除了从天际盘旋而下的雪花。我进入屋内，当我靠近桌子时，那只宠物沉默下来。森林也一样静寂无声。

对话在我的脑海回荡不去。我只能确定有一些重复出现的词汇，例如听起来像“海怪”，或者特别是“安内里斯”，大概就是像这样的话。然而，企图记录那些声音的人一定会失败，只能记下一个五音不全的乐谱。我的声带和它们的相比，就像刷子上的刷毛与小提琴弦的差异。即使如此，我以非常差的模仿能力，加上大量的想象力说：

“安内里斯。”

她看着我。

我因此有了足够的自信，大胆表示：“海怪，巴蒂斯。那是它们的名字。”我说。我因对声音的领会和诠释，自觉十分聪明。“她也有一个名字，叫安内里斯。它们的名字叫海怪，她的名字则叫安内里斯。你每天晚上跟一个名叫安内里斯的女人做爱。”我低声做了结论。“她的名字叫做安内里斯，顺便说一下，这是个美丽的名字。”

巴蒂斯把它们局限于没有名字的生物。我认为，替它们命名应该能让他修正观点，放弃以武力对付它们。“海怪”、“安内里斯”对他都是一样的。言语所建构的——几乎都是虚构的——是

对它们所发出的声音的一种肮脏反射。然而，这种反射和赋予它们身份相比，显得更不重要。然而，效果却与我的期望相反。

巴蒂斯像颗炸弹般爆炸：“现在你想说蛙脸怪的语言？是这样子吗？那就拿着它们的字典吧！”他粗鲁地把雷明顿步枪丢给我，“你知道我们还剩下多少弹药吗？你知道吗？它们在外面，我们在里面。现在就离开，把枪交给它们！我很乐于看你怎么做。是的，我会很高兴能见到你与它们沟通！”

我不发一语，他更加激动，挥动拳头。

“离开这里！该死的哭死鬼！去守备楼梯平台吧！下楼去，防卫大门吧！你要控诉我是杀人凶手？你才是杀人凶手！一个骗人的杀人凶手！你会成功地让我们被杀。它们将啃食我们的肉，吸食我们的骨髓。当它们生厌之后，反而会嘲笑起我们白痴的行径，就在它们潮湿的地狱深处嘲笑。请你远离我的视线！”

我没见过他那个样子。他在露台上，就像从惨烈的肉搏战场归来。有一刹那，我觉得似乎看见自己化身成怪物中的一员，有好几秒的光阴，我回应他的凝视。之后，我选择中断对话，因为他根本不听。我走出房间。

让我吃惊的不是巴蒂斯的论点，而是他的态度。采取预防措施当然合理，我们已经杀了数以百计的怪物，当然不能期待一夕间以竖起白旗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关于此，巴蒂斯似乎想要背水一战。他不想听任何和这个主题有关的话。

当晚稍后没什么事发生。我从大门口的瞭望台看见几只怪物，数量很少，躲避着聚光灯。而巴蒂斯在上头狂乱地射击，并以方言腔的德文骂它们。他非常紧张。没有必要发射的紫色照明弹一直在天空飞舞。只是，这样大放照明弹对他到底有何好处？

他慢慢将自己封闭起来，避免与我有任何接触。夜幕低垂，当我们势必因为站岗碰在一起时，他会不断说话，却毫无内容。他不断说话，不断说话，仿佛从来没有说过话。周遭的气氛充斥着空洞的废话，他不断说话，是为了使我们无法交谈，回避我唯一有兴趣讨论的话题。我尽可能地容忍，希望他早晚会让步。

因为无法请他合作，所以我决定单独执行某件事。我原本很希望他参与这项行动，但是让他待在我身边已成了天方夜谭。讽刺的是，这一切原本都是巴蒂斯提出的想法。在我们争论的过程中，曾经提及一个疯狂的可能做法——把我们的步枪交给海怪。

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当然，我得采取预防措施。很长一段时间，巴蒂斯那支旧猎枪内没有装子弹，因此我们觉得那支枪一点用处也没有。一个像他这么实际的人，绝对不会想念一件毫无用途的物品。

我往海滩走去，曾经，海滩目视着我抵达这座小岛。我很清楚，怪物登陆时常常利用那个地方上岸。我把猎枪镶嵌在沙地上，牢牢固定枪托，周围再用粗石块环绕成圈，简单的人为动作，却表现了我的企图。或许它们会理解这个信息。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

* * *

拖延了三天。巴蒂斯没有干涉我和安内里斯。我认为他会有这种表现，有几个复杂的原因。巴蒂斯不知道如何面对重要的两难情况。他当然猜得到我和她的关系。但是，那些猜忌非常模糊，我们的特殊关系还不是他所能想象到的。

投身于海洋的人，通常都是粗鲁且务实的。从我们的生活，还有从我阅读得比他多来说，我推断自己对他而言是某种类型的图书馆，不属于他的生活范畴。我们之间的唯一差异显然是，我的生命里曾经出现过一位特殊的监护人，如此而已。因而，巴蒂斯有个信念，持续已久。根据他的信念，书籍是对抗肉体诱惑的解药。所以，他确信我和他的欲望不会有共同的交集。

最阻挠他思绪的，很可能是我从不跟他争辩安内里斯属于谁。针对这件事，我们发生过类似海盗的争吵；他的个性是会挑选对自己比较有利的事情奋战。然而，我从未跟他要求过一个可供性交的雌性。我对他挑起的是更大的问题：敌人并非野兽。任何一个稍微有头脑的人都能想到，让我接近安内里斯，对巴蒂斯来说是最危险、最不利的。

这件事甚至推翻了巴蒂斯世界中仅存的运作规则；而他的选择不是接受，而是崩溃。由于他否定了整体的状况，使他无法接受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有所改变。所以，他的答复是背过身去，假装无视问题存在。

事实是，巴蒂斯面临了双重困扰。一方面来自灯塔外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来自灯塔之内。并非巴蒂斯没有能力理解，而是他不想，也无法接受真相。他拥有道德的本质，他不是一个杀人犯，他也不愿意是杀人犯。比起从前，这段时间他更经常地重复着意大利人被当成鸡奸者或是鸡奸者被当成意大利人的故事。这不是一则笑话，而是一段我不知道的过往片段、一件意外事故、一件非蓄意的凶杀，大概是偶发行为，当事者却变成社会所遗弃的人。或许正因如此，他来到了这座小岛逃避法律审判。

这不会对我造成影响。总之，巴蒂斯是好人或坏人并不重

要。可以确定的是，唯有各种类型的逃亡者才会来到灯塔。问题症结在于，一旦人进了灯塔，就会在某个时刻被迫赋予疯狂的意识，变成在黑夜里思考，白昼则是躲避。对敌手采取暴力，残暴取代了冲突，而野兽取代了敌人。矛盾的是，道理之所以能维系，在于它的前后不一。与生命的抗争耗尽了一切。危险的壮丽使得战争延长，而战争亦被所有的荒谬拒绝。一旦逻辑的装甲板架构好，任何挑衅都会遭到永久判刑。对海怪的恐惧已经成了巴蒂斯内在的同盟，当海怪愈接近，巴蒂斯就拥有愈多论点。当攻击愈是粗暴，愈不需要思索进攻者的行为模式。

然而，我并没有追随他的责任，本质上，灯塔为我保留了仅存的人性自由。一旦证实这些海怪不是野兽，巴蒂斯的世界也将崩解，威力将比整个欧洲军火厂还要强烈。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几天我没将巴蒂斯放在心上，但是，当生命和未来全系于注意敌人动态时，谁不会改变观点呢？

13

那一天，和灯塔里的任何一天没什么两样，却开始了我预感的实践。云朵的大肚子呈现浅灰黑的色调。几朵分散的云彩，彼此之间并未相连，像是无数马赛克碎片般盘踞在天空——苍穹显得更加开阔。在云朵背后，浅玫瑰色的泛白光线来自微弱的阳光。一双看不见的手使海滩上的猎枪没了踪影。

我整个上午都在思索那代表什么？但是毫无所获。那是善意的行为，还是相反？

接下来的几个夜晚，我觉得海怪的活动减少了，我没有看见它们。我直觉猜测它们在那儿，是的，它们在那儿窃窃私语。但我们一点亮聚光灯，它们随即惊惶奔逃开来，因此，巴蒂斯连一颗子弹也无法发射了。

海怪的退缩与猎枪的失踪是否有关联？是本应如此？还是我的期望所致？我花一千年的时间深思熟虑也得不到结论。我什么也不确定。

我散步到水源处，在那里遇见了巴蒂斯，他专心埋头于荒谬可笑的工作。工作以停止思考，他一直如此，导致他对还在从事琐碎工作的荒谬视而不见。他看起来脸色不好，似乎未更衣就

睡觉。

我请他抽了支烟，虽然目的只是为了开启对话。我的心情也不好。而他一开口说话，就让我想要指责他的愚蠢。

“我有一个好主意。”他低声说道，却心知肚明提出的建议是不可能的。“船上还剩许多炸药。如果我们能再杀一千只怪物，我们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我处于守势，他的样子使我让步。但是，我已经无法再对他保持客气。我总是彬彬有礼地对待他，迎合他的限制，了解他的无能，包容一切琐事和他的冲动。但他只要想到，便大肆彰显意图，简直到了荒谬的程度。多么顽固啊！我们就像两个快淹死的人，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是喝下整个海洋的水。

我从未如此气急败坏。他是会把好事变好，却也能使坏事更坏的那种人。杀死海怪的提议关闭了我们之间所有对话的闸门——如果还有闸门的话——同时也巩固暴力的指令。对我来说，理解敌手的可能性，远比参与一场没有把握、充满罪恶的争斗更具魅力。为什么要跟随他去参与他的战争？不，我无法继续杀戮怪物，除非迫不得已，为了保护自身的正当防护。

“你从哪儿来的骡子脾气？睁大眼睛！巴蒂斯！你以为这里是锡拉库萨^①吗？我们拥有步枪和炸药，就能成为二十世纪的阿基米德^②吗？事情很清楚，它们在捍卫它们的土地，它们唯一拥有的土地。谁有权指责它们？”

① 锡拉库萨 (Siracusa)，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城市，建于公元前七三四年建，很快成为当时地中海一座要城。

② 阿基米德 (公元前287—前212)，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于西西里岛的锡拉库萨。

“你的脑袋装的是老鼠药吗？”他回答时顺势展现拳头。“你难道不明白，上帝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权力的？你想看大教堂的光芒，却只能看到尘埃。你被骗了！伙伴！你还活着，是因为我为你打开了灯塔的门。要是我们不杀它们，它们就会杀我们。事情就是这样。帮我潜到船只下面吧！我是为你好才这么做。你还要拒绝吗？”

我们的对话成了狂热拜占庭人的雄辩。里面汇集了我的挫折失望、巴蒂斯的冥顽不灵和灯塔中的无垠孤独。我对他说，我们只需要某项专长，没有厌恶是不可克服的。如果我们团结合作，就会坚强有力，别让我们分开，这是他的如意算盘。然而有史以来，我首度不想妥协。我无法妥协。

他宛如躲在自己的壳中，不肯好好讨论，我只好以剑士般的气势压迫他。当他再次提出反对意见时，我大叫：“我是想帮你忙！我会帮忙的，假如你不像头骡子一样顽固！”

他像疯子似的开始狂笑，看着我的眼睛，笑得更加厉害。“我是一头骡子，我，是一头骡子，”他好像和隐形的朋友说着话，笑着重复说，“蛙脸怪都是绅士，而我是一头骡子！”

他看着天上的云朵笑，一圈圈勾勒的云朵像是一列玩具火车。我听到他又在自言自语那个和鸡奸者混淆的意大利人的故事。

我用手捂住耳朵：“闭嘴！巴蒂斯，闭嘴！忘记意大利人和鸡奸者。谁有兴趣听发疯的隐士啰嗦？我们早晚都得接受唯一的明智之举，与它们协议和好。真是该死！”

突然间，他假装没有在听我说话，仿佛我不在那儿，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前线。他孩子气的态度激怒了我，我说：“也许它们的

智慧比你还要多出几克！是啊！或许这座岛上仅有的妖怪是我们！就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双管枪、步枪、子弹和炸药！把敌人杀掉很容易，和敌人达成协议却很困难。”

“我不是杀人凶手。”他打断我的话。“我不是杀人凶手。”

反常的是，他以我不曾见过的凶恶眼神盯着我。

他一手拿起一只水桶，随即失去踪影。我当下明白，巴蒂斯一定杀过人，才会一直受到过去折磨。我猜自己没有倾听他说的话，是犯了个大错。然而，无可否认，他的灵魂躲藏在象皮般的面具底下，想懂他并不容易。

他一离开，我就继续散步，却开始下起雨来。雨弄脏了雪的洁白；树上的冰融化；钟乳石状的冰柱吱吱嘎嘎地应声断裂。小径泥泞不堪，我得跳着走才能避开烂泥。一开始，下不下雨对我都无所谓。雨滴渗进我毛衣的连衫帽，我把毛衣脱掉。雨势很快就大了起来，我的烟也熄了。我发现走到气象观测员的房子会比回灯塔近，于是决定到房子里避雨。

那如乞丐的皇宫收容了我。乌云遮蔽了白日。我找到半支废弃的蜡烛点燃。烛火摇曳，在天花板上摆动着乍暗乍明的舞姿。

我抽着烟，脑中却什么也没想。这时候，安内里斯出现了。很明显，巴蒂斯打了她。我让她一起坐在床上。“他为什么打你？”我问，却不期待得到回答。那时我应该把他杀掉的。我开始明白，当我们对某人充满爱的感觉时，也会突显对第三者巨大的憎恨。

她全身都湿透了。然而，这更增添她的美，即使刚刚才挨揍。她脱下了衣服。

游走于文明与兽性之间的过程，并不影响她所带给我的鱼水欢愉。我们做爱，一次又一次，如此强烈密集，我的眼中甚至闪

出了火花。有一瞬间，我不知道我的肉体在哪儿结束，她的肉体在哪儿开始，房子及岛屿又位于何处。交欢结束，我们瘫在床上，她冰冷的气息穿梭在我的身体中。我往远处吐出口中的烟，穿上衣服，系上腰扣，想着一些平庸的事情。我走出屋子，冷得直发抖。

戏剧性的变化在离灯塔百米外的地方出现。为了打破日常生活一成不变的单调，我决定走北方的海岸路线，而不是每次依循的森林小径。海岸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线，右边是一片汪洋大海，左边则是由树木形成的难以穿透的城墙。树根从沙滩之下生长出来，被土壤还有回头浪带来的物质缠绕。为了不掉进海里，我得不时在岩石之间用力跳跃。我哼着学生时代的校歌，唱到歌曲第三节一半时，我看到一股烟在海平面袅袅升起。因为风吹之故，一股细长且黝黑的烟在往天空蹿高之前，就被风吹弯了。

有船来了！这艘船一定是因为某种因素偏离了航道，正靠近小岛航行。喔！是的！有艘船！我跌跌撞撞地回到灯塔。

“巴蒂斯，有船！”我几乎毫不耽搁。“帮我打开灯塔的灯。”

巴蒂斯在砍柴火。他停了一下，往海平面瞧了一眼，一脸漫不经心。

“他们不会看见的。”他发表意见。“太远了。”

“帮我传送SOS信号！”

我爬上灯塔内部的阶梯。他缓慢地跟随我。他不断复诵，太远了，他们不会看见的。

他说得没错。灯塔的聚光灯像是昆虫发出的微光企图向月亮传递信息。然而，我的欲望是如此强烈，眼前浮现一片幻影，在那几分钟的强烈欲望中，我感觉船改变了航向，朝我们驶来，那

个金属小点愈来愈真实。但理所当然，我错了，船身隐匿在海平面上。好一会儿，船只烟囱吐出的烟仍然可见，却愈来愈细。烟的踪影也渐渐消失了。

直到最后一刻，我都疯狂地传达摩斯密码。SOS (Save Our Souls)，拯救我们的灵魂。在灯塔内，祈祷和求援的语句从未如此息息相关，也从未出现如此适合挑战神存在与否的试验。他们没有来。在那艘船上有不折不扣的人类，真实的人群。此时此刻，他们的家人、朋友、命运等着他们，此时此刻，他们觉得这些人离得好远，但他们怎么会知道遥远的地方又是什么情况？知道我的存在，知道灯塔？知道巴蒂斯或是知道安内里斯？这个系绊住我的世界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遥远的轮廓，一个既无意义又荒芜的点罢了。

“他们看不到你的。”巴蒂斯的语气不好也不坏，毫无情感。他看着船只的方向，情绪没有任何起伏；双手仍然握着砍柴的斧头，像一只猫头鹰般眨着眼。

我知道我对他不公平，但他是最接近我的人，我得为心中的失落寻找出气的对象。

“看看你，连动都不动！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巴蒂斯。碰到海怪时，你没有帮我；碰到人类，你也没有帮我。不管是主动或被动，你总是破坏任何明智的提议或是任何可能的营救机会。若是海难者有工会，你绝对是阻碍别人求生的完美人选！”

巴蒂斯离开灯塔以远离我，但是，我跟着他下楼，在背后指责他。他装作没听到我的话，以德文方言咕哝着表达厌恶。我抓住他的袖口。他举起双臂，那姿势就仿佛遇到了我是个坏婆娘。他逃开，我立刻抓住他的手肘并抓紧他扛在肩上的步枪枪托。他

在空地上停下脚步，停在灯塔前。我们互相指责对方。那艘船的影子打破了我们之间抵挡着彼此敌意的薄弱闸门。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警告巴蒂斯闭嘴。

巴蒂斯张着嘴，却默不作声，不时左右转头。北岸和南岸都挤满了矮小的海怪。有些海怪把一半的躯体泡在水中，或是像螃蟹般躲藏在岩石和海水间。它们手掌和脚掌上的薄膜几乎透明。巴蒂斯怒发冲冠，抬头望了天空一眼，光线清澄透明，而那一群黑影躲在岸边。

巴蒂斯像一个在沙漠中迷失的人，企图分辨所看到的是海市蜃楼还是真实。他往北跨了一步，那些小鬼躲在岩石后，大部分都不到一米高。只要凝视那些小生物，一切都会变得温和起来，甚至连浪涛都变得谨慎，好像在抑制冲动以免伤了它们。它们把海水当成床垫。我们好奇地观察它们。

但巴蒂斯突然取下扛在背部的步枪，以快速却又不灵活的动作移动枪栓。

“你不会开枪吧？是不是？”我说。

他咽了一口唾沫，看了看，没有发现危险。它们不过是小孩，正因如此，才没有在对它们安全的晦暗时分前来杀害我们。它们恰好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白昼逐渐加长的时节。最后，巴蒂斯决定小跑返回灯塔，他什么也不信任，也把我完全抛在脑后。

对空鸣枪的声音足以引起海怪溃散逃逸。但是他没有开枪。为什么不开枪？假使它们只是荒谬的野兽，假使我们只打算给它们折磨和苦难，就不需要凝视观看，为什么不直接射死它们？我想，连巴蒂斯都无法理解自己放弃的原因。也或许，他知道。

* * *

那些小海怪带着麻雀的羞涩腼腆和小老鼠的明智谨慎，往岛屿的心脏地带靠近，也就是灯塔。刚开始几日，它们不敢超越海岸线，它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像是动物园的动物，数以百计的眼睛、像苹果一样又大又绿的眼珠，数小时又数小时地窥视我们的每个动作。

我们对于自己该维持何种态度感到困惑，特别是巴蒂斯，现在遇见了缺少防御能力的敌人，他却不知该做何反应。他手足无措，完全显示了他的矛盾天性，也彰显了他极端的顽固个性。

他不断设下圈套，依旧在清早时离开灯塔出门去。几个小时后，会出现几只小海怪，它们总能迷惑人心。他装作没看见，立刻把自己囚禁在房里。他常把安内里斯带在身边，把她的足踝绑在床脚上。但是有些时候，他根本无视她的存在。他的行径愈来愈难捉摸。

他是一个体味很重的人——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气味很难闻，只是非常有他的个人特色——在房里比以前更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主要是一股闷热的恶臭，任何欧洲人的鼻子都不可能对这种气味产生爱好。

为了防止想象中的危险发生，露台的装甲屏障被关闭，房间因此变得很昏暗。在一个好天气的日子，我靠鼻子找到他，而不是眼睛。他的身影在一个窗眼旁，凝视着岛上逐渐变成海上幼儿园的变化。从缝隙穿透进来的阳光把他的眼睛描绘得有如嘉年华的面具。那已经不是一间房间，而是一个兽穴。

“都是些小鬼头，巴蒂斯，它们只是小孩。小孩不会杀人，只

会玩耍。”我说，半个身体贴在地板活门上。他连看我一眼都没有，只以一根放在嘴前的手指作为回答。他要求保持缄默。

我经历了一种神奇的惊讶体验，却是正面的。海怪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我并不理解它们。它们与我们争战，却突然派遣它们的幼子来到战场。或许，它们把我们当成一种梅毒，一种成年人才会得的疾病。不管如何，任谁都能想象先前那把插在沙滩上的猎枪和小海怪出现的关联。在这件事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些伟大策略？或是不负责任的思维？

然而，它们若是想表达善意，会以哪种方式表达？它们总是以肉身对抗我们之前使用的步枪。我以一支没有子弹的猎枪请求停战，而它们以一群天真的孩童回应。这是最反常的逻辑，还是最完美的逻辑？

那些小海怪很快就察觉到我不会伤害它们。往后几天，它们踩踏在坚实的土地上，但还是保持距离。

尽管我力求严肃，却经常忍不住露出笑容。它们牢牢地观察我，看了又看。它们的眼睛过分硕大，嘴巴张开，像是屈服在催眠之下。

一个上午，我往森林走去。我把皮大衣垫在背后御寒；粗厚的长裤隔离冰雪；手臂交叉以保持胸膛温暖。那场午觉并不宁静。附近的呢喃迫使我张开眼皮。或许它们来了十五只或是二十只，垂挂在不同高度的树枝上，像猫头鹰一样仔细观察我。我在打瞌睡，昏昏欲睡的感官更添加了不真实的感觉。树木不是它们熟悉的环境，因此它们攀爬得很笨拙，小小身躯仿佛变成了脆弱的、易受伤害的零件。

为了不伤害它们，我顺从它们的好奇心。我心想，若是我突

然站起来，铁定会吓着它们，而它们若逃跑也会受到伤害。我把眼屎擦掉。

“离开这里！”我没有提高嗓音。“回到水里去吧！”

小海怪们一动不动。我站在一群小矮人间谍中央。它们大部分都很安静且沉默。有些则窃窃私语，或是友善地互相玩着打架的游戏，但眼神都没有从我身上移开。我无法抗拒诱惑，触摸靠近我的一只小海怪脚。它坐在一根与地面平行的大树干上面，双脚不停摇晃。我摸它的脚，哈哈的笑声在森林中传开。

它们很快就信任我，信任到对我来说它们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困扰。不管我要去哪里，顶着光秃头颅的幼小身躯都在我周围晃动。它们就像是在大城市广场上成群结队的鸽子，总是环绕着我，结成一片片由头颅形成的地毯，聚集在我肚脐的高度。

我以粗鲁的动作赶走它们，它们却只退后几米。它们想摸我。比较大胆的小海怪会跑来捏我的手肘和脚关节，逃走后发出鸭子般的呱呱笑声，又在笑声中冲锋返回。假如我坐在某处，该处就会出现荒唐的情景：无数小手指头游走在我的头发、胡子和后颈之间。我分配了几个响亮的耳光，打在这里和那里。但是结果是，我比挨揍者更不好意思。

我需要一些日子适应它们。从凌晨到黄昏，它们在灯塔周遭嬉戏。唯一必备的预防措施是关紧灯塔大门，不关门的话，它们会偷拿东西。大门如果敞开，它们会进入灯塔，把储藏室各式各样的东西带走——蜡烛、杯子、铅笔、纸张、烟斗、梳子、斧头、瓶子。有一次，甚至有只小海怪带走一架远比它的身体更庞大的手风琴。我逮到它时，它像一只扛着东西的蚂蚁正要逃走。

还有一次，硝化甘油弹药筒被拿走，不知道它们是在哪个角

落找到的。我非常恐惧，我的反应吓到了它们，它们把弹药筒当成球，玩一种类似橄榄球的游戏。但是，把它们当成小偷，吓唬它们也很不公平。它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偷窃。只要是存在的物品，都让它们感兴趣。我大声斥骂它们，它们一点反应也没有，似乎是说：东西都放在这里，如果你把东西放在这里，那我们就可以拿，东西并不属于谁，如此而已。

轻微的威胁或和蔼的态度，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就算我可以把大门锁上以保护储藏室，外头的防御也会遭到无可避免的侵蚀。镶嵌在缝隙的玻璃碎片闪耀着黄色、绿色和红色的迷人光彩，还因海水之故而潮湿。它们把玻璃碎片拔起来做项链。有个倒霉的日子，小海怪们发现墙上的空罐子和绳子，觉得真是理想的游戏，就把串在绳上的空罐子当成火车，拉着绳子跑着玩。大家都知道，在孩童间流行的事物远比成年人的容易广为仿效。

我那天半天都在收拾善后。如果我想吓它们，会用宛如洞穴火龙的吼叫声来威胁它们。但是，它们早就知道这不会伤害它们，所以只是用两根手指头拉拉耳朵作为响应。这是海怪的嘲笑手势，我很快就学会了。

我将这些小海怪当作衡量暴力的气压计。我想，它们在这里的话，海怪应该不会攻击我们。我在乎小海怪的安危更甚于自己。我无法想象，万一那些小鬼胆敢打开巴蒂斯住的那层楼的地板活门，他会有什么反应。

小海怪中最顽皮的那只，外貌呈现又小又丑的三角状。所以说它的外貌呈三角形，是因为它的肩膀宽阔，臀部却相当窄小，和同伴比起来，似乎尚未成长至能确定性别的阶段。它能扭曲五官，展示一连串古怪的鬼脸。小海怪通常会集结成群，一起

靠近我，用数量来掩护彼此。三角则不然。它经常在我面前游荡，以自信的步伐移动，抬起手肘和膝盖时的神情高傲自大。我无视它的存在。它回应忽视的方法是把它的嘴巴贴在我的耳朵上，在那儿窃窃私语。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抓起它的肩膀，以一百八十度把它转向。这个小家伙就会像个线控木偶般走回原来的路。在许多情况下，它的确做得太过分了。

有天下午，我坐在花岗岩上缝补一件满是补丁的毛衣。除了三角，小海怪们都回到水里。它每天都第一个出现，下午则最后一个离开。它来拨弄我的耳朵。我并非缝纫好手，那些在耳际令人紧张的呢喃更成了附加的困扰。我突然察觉到三角抓着我，它的手和脚缠绕我的胸部和腰际。更过分的是，它用嘴唇堵住我的耳朵，开始舔我的耳垂。它当然立刻得到一顿好打。

但我的天啊！它竟哭成那个样子！三角在一阵可怕的哇哇声中哭着跑开。一开始，我无法克制笑声，但是马上就后悔了。很容易就能发现它和其他小海怪不同。它哭着跑到北方的海岸，却在第一线的浪涛之前止步。仿佛它突然惊觉到往这个方向跑去无法寻求任何避风港。虽然依旧号啕大哭，但它一秒钟也不耽搁，转往南方海岸跑去。这一次，它连靠近海边也没有。它的哭声混杂着悲伤的呻吟声，就像个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

有时候，怜悯会像隐藏在最后一座丘陵之后的风景般意外出现。我问自己，海底的世界是否和我们的环境有差异。它们当然也有父母，而三角昭示了它们的世界也有失怙的孤儿。我无法承受它的哭声。我当它像个布袋般，抓起它的肩膀，把它带到花岗岩那儿。我继续缝补毛衣。它再次抓住我的身体，舔起我的耳朵，然后进入梦乡。而我，装作毫不在乎。

14

我非常清楚，那种和平只是不可靠的停战状态，每个小时里，没有枪林弹雨，没有嚎叫声音，是一种无法估计的延长期限。然而，随着更多白昼、黑夜流逝，我愈觉得与这些海怪疏离。我用尽全力，只为阻止自己思索那早晚会发生的事。这表现了人类的一种弱点，人类总是怀抱着希望，把希望累积到无垠的未来，而重复会让希望与现实混淆。

愈来愈多的征兆显示，南极的冬天渐渐转换成粗野的春天。白昼对我们微笑的时间变得更久。每一天，光线都从黑暗一方多赢得几分钟的喜悦。雪下得也没那么密集了，雪花渐渐失去了蓬勃的精力。有时候，很难判断究竟是下雪还是下雨。我们几乎不会受到浓雾包围，现在云层高了很多，同样也比冬天嘈杂，没错。

我放弃和巴蒂斯轮流守夜。已经不需要了。但是，我也知道时间不是礼物。除了休战的意义外，小海怪的出现也给予了双方一段缓冲期。

我对巴蒂斯说：“它们不会攻击我们的，巴蒂斯。那些小海怪是我们的盾牌和保证。小海怪还在外头时，大海怪绝对不会来攻击。白天或晚上都不会。去休息吧！”

巴蒂斯算着子弹的数量，把它们一一擦亮：“我们必须为明天忧虑，不要让它们返回小岛。今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他打开丝质手帕，计算着子弹的数量，然后把手帕打结。他对待我的态度，就好像我根本没在灯塔待过似的。

包容三角的行为后，它愈来愈接近我，我无法把它撵走。每晚它都和我一起睡觉，让事态变得有如戏剧转折。它非常容易紧张，总像只大老鼠般在毯子下面移动。得花很久的时间才能让它安静下来，最后还会吸咬我的耳朵，以胎儿的姿态抓着我的身体睡觉，从鼻子传来管道阻塞的噪音。

有一天上午，我们在灯塔外面。我和三角还有安内里斯一起玩。我们互扔雪球，像小孩一样哈哈大笑。巴蒂斯出现。他像一只淋湿的乌鸦，外套又长又黑，胡子和头发也都是黑的，与洁白的雪花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带着步枪、鱼叉，双手抱着树干，着实难以形容他身上背着多重的重量。他不是因为恶意，而是出于天性，终结了我们的游戏。

他拿着一根木棍，以肆无忌惮的暴力威胁三角，三角愤怒地逃离，而非因为害怕。巴蒂斯把安内里斯带回灯塔；他竟在这个显然无害的活动中嗅到了危险。我们不过是在玩，仅此而已。不管是多天真的游戏，都能建立平等与亲密关系，当我们跟某人玩游戏时，彼此的隔阂会消失不见，没有社会阶级，也没有生平经历。游戏是所有人的空间，提供给所有人玩乐，只是如此简单和友好，而这当然侵犯到巴蒂斯·卡福。

在他离开之前，我往他身上丢了一个雪球，在他的后颈碎裂。

“来吧，巴蒂斯！享受点乐趣吧！”我说。“也许之后就享受不到了。”

他的眼神简直是身负修正社会责任的军人才有的。第二个雪球会是真正危险的一击。

* * *

我在不经意间习惯了一些日常程序，甚至没有经历适应的阶段。又是崭新的一天来临。在血腥战斗之后，随着第一道曙光的降临，天空与陆地的世界一分为二。不止一次，我们总会遇到出乎意料的事物。小岛上的自然景观可说一片死寂。没有昆虫，没有鸟儿，除了我们的一举一动，其余声响皆来自大海及空中。我们厌恶环境中挥之不去的静寂。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没有风声，加上海面平静，我们的神经便得遭受额外的考验。我们清楚海怪发出的喧哗声，稍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发射照明弹。

然而，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得努力才能记起以前的岁月，那时，寂静不具任何威胁。光芒笼罩整个岛屿。小海怪们浮出水面，在灯塔附近游玩嬉戏。巴蒂斯自囚于他的小堡垒，像一头大象躲着蚊子，这是他回避现实的方式。

三角得到王子般的待遇。它恣意地攀在我的胸前或是肩膀。真难想象，几个月以来，我们都以炮轰的方式把海怪阻隔在灯塔之外，然而现在的我，竟无法把一个高度不到我肚脐的小生物从身上撵走。

它的性格疯疯癫癫，活力四射。白天，它是那群小小乌合之众的带头者，在小岛上来来去去、四处活动。当其他小海怪离去

后，它才精疲力竭地倒下，不在意倒下的地方舒适与否。一天结束时，我会在树下或是在花岗岩的空隙间找到它，把它带回我的睡垫。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替它盖上毯子。感觉上，冷或热对海怪没有差别。尽管如此，我还是替它盖上毯子。

夕阳西下的黄昏是属于我的。从某一天开始，我习惯在沙滩上休息。由于海湾地形之故，这里的海浪是宁静的。南极洲是舞台，而我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包厢。长年不融化的冰山界线在往南一百海里处，而结冰大陆风景秀丽，可在这里尽情欣赏。太阳沉落之后，夕阳余晖散布在地平线上，硫磺色的光晕和金黄的光线为我表演，橙色和紫色的光芒则像是无形的蛇互相争斗，彼此纠缠，最后绽放出的光芒绚烂夺目，使我起了动笔写作的冲动。我想象海怪跟我说话，在潮汐退下之际，它们喃喃低语：“不，今天不，今天我们不互相厮杀。”

随后，我返回灯塔过夜。

冰雪融化了，但我与巴蒂斯的关系却是冰冻三尺。奇妙的是，这时维系我们的唯一因素竟然是气象。之前，我们饱受海怪的骚扰，难以喘息，无心关注可能出现的危险。受到刺刀威胁的身体，根本无暇担忧可能发作的盲肠炎。春天以南极气候惯有的莽撞粗鲁降临，暴风雨漫无止境。雷声轰隆作响时，就好像有大炮正在轰炸我们。灯塔的墙壁震动，窗眼则因持续的闪电而发亮。光线以巨大树根的模样分布于地平面上。

我的天啊！居然有这样的光！我们没有相互吐露，但心底一定都害怕得不得了。安内里斯则不畏惧，或许她不理解危险究竟有多大，她不知道，建筑灯塔的人从未想到架构避雷针的必要性。可是我们想到了，灯塔随时可能被雷电击中，就像被残忍的

小孩拿放大镜观看的脆弱蚂蚁。当安内里斯沉浸在无所谓的心情中，我和巴蒂斯低头默念祷辞，像是神话中史前时代无力面对自然环境的人类。

然而，休戚与共的情怀仅出现在共同焦虑的片刻中。当巴蒂斯把安内里斯带到房间时，我的情感必须保持缄默。我经常整晚无法入眠。灯塔周遭回荡着巴蒂斯的酣声，他折磨着他的奴隶。我对他怀着不折不扣的敌意。我不断克制着想爬到楼上，把她带离那张沾满油垢床铺的冲动。对我而言，这些日子以来，枪杀巴蒂斯远比射击海怪容易。他不知道，来自葡萄牙船只的易燃炸药筒，其实是我。我的导火线每晚都是点燃的，我不知道它有多长。但我对她的热情日渐增长，远比岛屿的面积更广。

有些音乐的优点是让人停止思考，安内里斯无疑就是这种音乐。你能做到的，就是讨论有没有可能抗拒她的魅力。可以理解为什么巴蒂斯会用破布遮盖她的身体，因为她的体态会使最贞洁的修士为之疯狂。她身上穿的毛衣是史上最丢脸的衣服，有许多绽线、破洞，曾经洁白的毛线如今却是介于灰色与黄色之间的色调。现在，背着巴蒂斯的面，那件毛衣经常被她脱下。

裸体是她自然的呈现状态，她以令人赞叹的自若神情走动，她不认识羞耻这个词。她有千百个角度，让我从不厌倦赞美她。当她裸身露体漫步在森林中，当她双腿交叉，悠闲地坐在花岗岩上，她爬灯塔楼梯的姿态，当她在阳台上，在忧伤的阳光下晒太阳，像一只不动的蜥蜴，脸朝天空，下巴朝上，眼睛紧闭。我总是找寻一切可能和她做爱的机会。

巴蒂斯成为步枪的囚犯，而海怪远离海面，日益如此。即使巴蒂斯比以往更爱束缚她，控制或漠视她的标准却令人难以捉

摸。晚上的她饱受折磨；白天时她则无聊至极。有时候我会见到他，当我别无选择，非得到楼上狼吞虎咽一些食物时，我看到那儿远比从前黑暗。巴蒂斯探察外面动静时，安内里斯则投入整理的工作。她对物品秩序的观念非常独特。对她来说，架子是不安全的地方，她回避使用。她把东西紧挨着地面排放，物品之间非常靠近，然后在上面放置小石头。

她自由的时间里，我们在森林角落躲着巴蒂斯。小海怪们曾撞见我们好几次。事实上，它们完全不理睬我们。众所皆知，小孩的想法可以被一览无遗。它们的包容心会以眼睛所见的一切作为基础，并非已存的事物没什么能让它们觉得奇怪，而是它们顶多觉得新鲜。

如果可以，我会偷偷观察安内里斯和小海怪的互动，基本上，毫无互动，应该说，她视它们为一项多出来的麻烦。小海怪们大可作为她与同类的信差，传递其他人给她的问候和消息。但她从未表现出一丝兴趣。她无视它们的存在，一如我们藐视蚂蚁。有一天，我看到她在骂三角。如果小孩都很烦人，那么三角的烦人程度是好几个小鬼的总和。她赶它走；但是一如往常，它还是跑回来，仿佛它的耳朵有问题，无法理解那些令人不悦的话语。对我来说，这是三角最大的优点，但对安内里斯来说，这是最难以忍受的缺点。

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她如此强烈的敌意并不是针对一个可怜的小孩，而是针对所有人。我放弃了我的世界，而她也放弃了她的世界。事情就是这样。唯一的差别是，安内里斯还算接近属于她的世界的海怪，而我却彻底远离了属于我的世界的

人类。

问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究竟有什么用呢？我还活着。我理应该已经死去，却还活着。如此而已。它们可以把我的肢体撕裂，我的尸体会在大西洋的深海中腐烂。但相反地，现在我人在她身边，和她做爱，毫无限制、毫无规范。然而，我接近她心坎的企图却没有成功。

她在灯塔中生活了这么久，我能对她的诸多保留感到奇怪吗？我愿意或不愿意让那个男人骑在我的情人身上？事实上，我也参与了他的残酷行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很明显没有人强迫她。她似乎并不因巴蒂斯在她身上施行的暴行而憎恨他，也没有因为他提供的保护而钦佩他。仿佛那个拥有她、凌辱她、揍她的圆滚男人，只是一种必需的不幸灾难，仅此而已。

做完爱后，她心里的一道门会开启，我能从她脸上看出这一点。她仿佛透过一道模糊的玻璃端详着我，她眼神的热切让人很容易误以为是种感情。在种种缺憾下，引爆的热情似乎向爱情趋近。然而，这不过是幻影，要求她主动爱抚，简直就像要拔掉她的白齿。当我想以地球上两个最孤单的情人的关系和她说话时，当我过分地拥抱她时，她的眼神会变成一只垂死的鸟儿。

但是，我不需要详细描述一个不遵照任何剧本的舞台。灯塔属于无法预知的世界，而我们的故事在最蜿蜒曲折的弯道前进。

15

有一天，那些小海怪没有前来履行每日之约。时间已经过了上午的一半，很明显，它们不会出现了，三角像只小雏鹰般凝视着海洋。但是它的痛苦并没有持续很久。过不了一会儿，它就抓着我的膝盖做一些怪动作。当它想要玩耍时，会用这种方式表达不耐烦。

受到小海怪消失最大影响的人莫过于我。它们是一片受到枪炮摧残的焦黑战土上唯一活力十足的生物。安内里斯维持着匪夷所思的沉默，巴蒂斯则看似幸福得生气勃勃，这有可能出于物极必反的矛盾，他不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从未表明，但他也确实意识到那些小海怪代表着某个信息。现在它们消失了，秩序将重新建立。他没想到，小海怪的消失会引发新事件。

当巴蒂斯在排列弹药，建立新的装甲板，准备新的武器时，我观察着他。他把空罐头连结成管状机关，并在管道里塞满我们拿来当作炮弹发射物所剩下的照明弹。他一直讲话，甚至笑容可掬，炮轰攻击者的想象让他异常兴奋。对于他的黑色笑话，我一点笑的兴致也没有。

然而，他从绝望中挣扎出最后一丝努力。我们无法打赢战

争，坚持到最后一颗子弹或许可以说明他对生命的理解方式。但是，子弹从来就无法拯救我们的生命。

我们共进午餐。

“也许它们不会等到晚上。”我说。

“我对自己有信心。”他说。“它们会大吃一惊。”他笑得像一只兔子。

“万一它们没有来杀我们，你还是要射击它们吗？”我问。

“那你呢？”他说。“如果它们尝试杀你，你不会开枪吗？”

安内里斯盘腿坐在地上。尽管她瞪大着眼睛，却什么都没在看，静止不动，仿佛睁着眼睛在睡觉。我心想，我们的暴力行径都环绕着她，就好像绕着太阳转动的星球。巴蒂斯卧倒在床上，弹簧吱吱嘎嘎地叫着。他的腹部鼓胀起来，又消下去。他没有睡着，却也不算清醒，和安内里斯一样。

我要如何处理手中的步枪？理智告诉我，要谨慎地抓紧步枪，但情感却要我出于责任而动手。巴蒂斯睁开眼睛，没有眨眼，待在床上动也不动，盯着天花板看，然后对我说：“你把门关好了吗？”

我了解他的意思，这是表示他认为海怪很可能会在白天冒险出来。他也对我提出其他细节。这几天以来，他对我收养三角的决定佯装不知情。它在哪儿？巴蒂斯出于现实的理由询问，希望我不要在战役进行之际做出蠢事，他想提醒我，这种行为是无法原谅的。

我飞奔下楼。三角不在那儿。我走出灯塔，一股恐惧在身体内流窜。太阳下山了，雪上辉映着蓝色的光芒。三角在嘴巴上竖了一根手指头，它一看到我就笑。有几个小东西跪在它后面，抱

着它的腰，友善地在它耳边说话。植物丛那儿还有几只海怪，六只或七只，我只能从它们眼睛发出的磷光和光秃头颅的轮廓来推测。

一阵寒意穿透我的骨头。那不是圈套。三角跟着我，许多海怪的手温柔地推着它。开始下雨了，几颗粗大的水滴像小陨石咚咚落下，把雪地打出像火山口的洞孔。三角抱住我的膝盖，笑着请求我把它架上肩膀。对它来说，一切烦恼都归于一个结论：我们要玩什么？

我在猜，海怪期待它们释放的善意会得到某种响应。只是突然间，我注意到它们的肌肉紧绷起来。我回头一看，巴蒂斯看到我和它们相处的情景，他像只焦虑的臭鼬，在阳台上走来走去。他已经把空罐头的机关绑在栏杆上。

“它们很和平，巴蒂斯！”我尖叫，一手保护着三角，另一手在空中摇晃做手势。“它们不想伤害我们！”

“躲到灯塔里来，伙伴！我掩护你！”

他操作装置。只需一根导火线，就可以连结所有藏着火药的空罐头管道，而管道的开口直接瞄准我们。

“不要，巴蒂斯！不要点燃！”

但他还是做了。管筒不够长，照明弹因此往错误的方向四处乱窜。有一些在我们头上迸出火花，还有一些在爆炸之前，先在地上弹跳一番。我把三角抱在怀里，扑到地上，在混乱中像一条湿润的鱼滑行。

海怪上下跳跃，以避开巴蒂斯的火药和子弹。子弹从我的头上飞过，像蜜蜂一样嗡嗡作响，似乎想在我的耳朵上筑巢。三角在射击之间吓得哭了出来。我弯下腰，打手势示意它跟我来，我

会保护它免除一切灾难。它迟疑着，不知该躲到我这儿，还是往浪涛跑去。

这让我心生恼怒，感觉就像有一片透明玻璃将我们分开，而我们找不到能够重逢的缺口。

最后，三角后退了几步，离我而去。我可以看见它跳入海里。就算有根刺刀插在我的肋骨上，我也不会比此时感觉更痛。不管有多不合情理，失去三角的痛苦远比和谈失败更强烈。

我一进灯塔就上楼，一次跨三阶地奔上去。我愤怒地抓着巴蒂斯的胸口，用力到他皮外套的一颗纽扣掉进我握拳的掌心。

“我救了你的命！”他抗议。

“救了我的命？”我咆哮。“你扼杀了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离开露台。可以预见，海怪消失了。三角也没有出现。天色旋即暗了下来，从侧边吹来的阵阵疾风把雪堆在一起。巴蒂斯的器具，那堆破铜烂铁，猛烈敲击着栏杆。一开始，噪音激怒了我，然后随即让我陷入悲观的忧郁中。我对自己说，死亡之钟是多么悲惨啊！

巴蒂斯监视着外面的状况，激动地重复问：“哪儿？哪儿？它们在哪儿？”

我唯一能做的是压抑举枪的冲动，随着风向吐一口痰。我辱骂他，粗暴挖苦地辱骂。我们互相窥伺，半隐密半公开地探着对方。夜幕低垂，情况已演变至荒谬的程度，我们不交谈，各自守在露台的一端。我们不知是在守夜，还是在监视对方？一直到午夜时分，都没有异状发生。大雨横扫雪地，在花岗岩的崖岩间造成了几股激流，枯萎的树枝在激流里漂浮。

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月亮拨开遮蔽它的云层，让我们看见几

只海怪。它们在老地方，也就是森林的交界处，但并没有任何靠近灯塔的准备。我寻找着三角，但巴蒂斯立即开枪射击。

一听到枪声，它们马上弯下身体，有些甚至趴在地上逃逸。

“看看你的朋友！”巴蒂斯说着，庆祝着胜利。“它们像毛毛虫一样匍匐爬行。哪里看得到如此可悲的生物？”

“在每个战场都看得到，白痴！当子弹在我身边呼啸而过的时候，我就曾经趴在地上逃命。”我大声尖叫。“别开枪了！如果我们攻击它们，把它们打得弹痕累累，又怎么能和它们相互理解呢？不要开枪！”

我用手拨开巴蒂斯的枪，把枪管朝上。但巴蒂斯愤怒地推开我的手，再次拿步枪射击。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奥地利杂种！”我拉扯他的武器说着。

即使我企图拉扯他的手臂，结果依旧不变。射击让他疯狂，他稳稳握着步枪，将我一把推出露台，这是一种宣告的挑衅。他大声辱骂我。

我涨红了脸，坐在椅子上咬嘴唇。与一个丧失理智的人说话是没有用的。他往我这儿过来，把雷明顿步枪搁在一旁，快速含糊地说着话，有时加快速度，有时又中断，既非在讨论什么，前后也不连贯。我双手抱胸看着他，就像一个待在被告席上的被告。他拿着鱼叉在头上舞动，念着至高无上的赞美辞。安内里斯坐在地板上，蜷缩在墙边，肌肤呈现从未有过的晦暗色泽。她开始以蜡油般的滑顺音色唱起一首诗歌。

巴蒂斯发疯似的对她拳打脚踢，连看都没看只顾殴打她。在那一瞬间，我畏惧他甚于海怪，我恨他的程度也远超过我曾经恨过的海怪。家具在巴蒂斯暴怒的旋风下纷纷倒塌，他一手抓住安

内里斯的脖子，在她耳边辱骂了一句德文粗话。我以为他会把她掐死，仿佛手握的是一只瓶子的瓶口。

但是他没有，他把头垂得更低，在安内里斯耳边亲密私语。他的声调与平常截然不同。再过一会儿，他的泪海就会溃决，他就要哭出来了，他，这个粗鲁人性的化身。

倒塌的家具中滑落了一本书，是弗雷泽的书。是巴蒂斯把书藏了起来。

“我的天啊！你已经知道了？是不是？”我加入混乱之中，拍着书封面上的灰尘。“你早知道了？”

下面的海怪嚎吼咆哮，它们充满愤怒，而非意欲挑衅。巴蒂斯整个人呆板僵硬，一副虚脱的样子。我原本想开口，但还是决定闭嘴。沉默是呈现事态的最好方式，也能向他揭示，这里没有他置喙的余地。

接着，我以友善和循循善诱的声调建议：“巴蒂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提供它们一些东西来交换和平。它们不是普鲁士军团，不会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

我以为他就要解除武装，但突然间，我的话仿佛成了炸药。他用一根手指指着，而且愈来愈具威胁性。他以一种我没想过他会有的嘲讽口气说话：“你睡过她，没错。你和她睡觉。就是这样！”

我只想提供给他理性的解决方法：我们谈判追求和平，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生命。他却用缺乏根据的推理妄下结论。

“你对爱情的想法与我不同。”我尽量以圆滑的语气说话。

“你拥有她！”他的狂怒爆发了。“你将她占为己有。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就知道，从你第一次踏进

这座灯塔就知道，迟早有一天，你会从背后偷袭我！”

他在意我和她是情人吗？我不禁怀疑起来。我从这项指控找到了他怨恨的原因。不，我不该为通奸负责任，他才是那个可憎之人。我的话击碎了他的单纯宇宙，他的世界只能依赖纯粹的黑白运转。并不是因为憎恨，而是因为恐惧，使他有如使用警棍般拿起枪托攻击我。他害怕那些蛙脸怪像我们，害怕它们提出基本的要求，害怕倾听它们之后使我们不得不放下枪。

那支快得几乎无法闪躲的步枪，那支想把我的头颅打烂、肋骨打断的步枪，远比所有言辞更雄辩滔滔。我对自己说：巴蒂斯，巴蒂斯·卡福，你如此卖力地试图远离蛙脸怪，却让你自己成了一只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蛙脸怪，一只不可能与他人建立任何对话的怪物。

那时，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不该如此挑衅他的极限。现在他准备杀了我。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从地板活门下面逃离，我半跑半滚，停在下一层楼。但是巴蒂斯紧追我不放，还像大猩猩一样咕哝。他的手臂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挥动着，如锤击般落在我身上。

幸运的是，我穿着很厚的衣服，因而减弱了捶打的力度。他看到攻击没有对我造成足够的伤害，遂用双手把我从胸部抓起来，往墙上撞，并以带着悔恨的声音低语：“你不是意大利人！不是意大利人！我从来没有看走眼，我的问题是从未看错你。而且，我放任了你！叛徒！叛徒！叛徒！”

在他的手中，我仿佛是一个木偶。他一次又一次将我的身体往墙上撞，迟早会打碎我的脑袋或折断我的脊椎。我唯一能做的是挖他的眼睛。

但是，他一察觉到我的手指往他脸上逼近，便把我抛到地上，以大象般的重足践踏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金龟子。我往后爬行，一转头，看见巴蒂斯手中握有一把斧头。

“巴蒂斯，别乱来！你不是杀人凶手！”

他不予理会。我身处生死关头，头脑却没有反应。荒谬的是，我的脑海中出现一个古老陈腐的梦境。然而，当巴蒂斯举起斧头，却出现了奇怪的事。他内心深处的脆弱和神智乍然清明的模样，有如陨石穿越大气层般瞬间照亮了他的脸庞。他仍然高举着武器，眼神像个想亲身实验人类的肉眼能与太阳光抗衡多久，却视网膜受损的不幸科学家。

“爱情，爱情……”他带着悲伤的甜蜜神情放下斧头，仿佛在倾听小提琴乐章。那是在小孩睡着后，无声地把房门带上的父亲的神情。

“爱情，爱情……”他轻柔地重复，脸上浮现的表情让人觉得是欣然绽放的笑容。

骤然之间，他又回到那个最野蛮粗鲁的巴蒂斯。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已经毫无作用了。他背对着我打开门。他要做什么？我的天啊！他开了门！在一番痛苦折磨后，我几乎无法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

立刻就有一只海怪企图进入灯塔，它接收到本来该是我面临的斧砍酷刑。巴蒂斯另一手拿着原木，像拎着球棒一样走出灯塔。

“巴蒂斯！”我一边尖叫，一边往门口走。“回灯塔！”

他朝花岗岩笔直跑去，张开双臂往空旷处惊人一跃。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我以为他飞了起来。海怪从四面八方攻击他，它

们从黑暗处涌出，以我从未听过的残忍兴奋的语气喊叫。有一两只海怪往巴蒂斯身上扑，但他灵巧地在泥地上翻筋斗，回避了它们。他旋即成了一个圈子的中心点。海怪想要接近他，但他的双手有如风车般挥动着斧头和树干。一只海怪爬上他的背，呼叫随之而来。巴蒂斯想要击伤它，却因肢体受困而难以攻击。在这个时候，生死攸关的一秒，一群海怪把圈子缩得更小，将他围住。恐怖极了。海怪趴在他的背脊上，他不在乎怪物造成的伤口，继续对空击打，挥走其他海怪。它们完全没有怜悯心。

没有时间可浪费了。我爬上楼，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摸着我还遭受击打而疼痛不堪的腹部。我拿到一支步枪，双手握着武器来到露台。但没有人了。没有海怪，也没有巴蒂斯的身影。周遭一片沉寂，唯有小岛上冰冷的风不断吹拂。

“巴蒂斯！”我再度大声喊叫，周遭空荡荡的。“巴蒂斯！巴蒂斯！”

他不在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16

自从来到灯塔，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痛苦折磨。我是这么认为的。巴蒂斯死后几天，新的酷刑出现。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矛盾关系，加入使我心灵混乱的行列。苦恼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令人困惑，像是被浸泡在盐水里，心里有一种混乱的悲伤，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有时，我带着孩子般冗长的呜咽声哭泣，有时则纵情地放声大笑。两者甚至经常同时进行，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

我们是否可能怀念某人却未对他说过任何好话？是的，但这只会发生在灯塔，以船身破损处评断海难状况的这个地方。在灯塔内部，甚至连最疏离陌生的人性，都能让我们感觉贴近。巴蒂斯对我来说是一个彻底奇怪的人。他是我看过最吊诡的人，但我往后或许再也不会遇见这样的人。如今他已经不在了，我怀念起他在战役中如岩石般无动于衷与同仇敌忾的特质。

我背负着沉郁的悲痛，同时却兴奋又丧志。对我来说，很难把死亡与现实分开。当我在修补损坏的地方，尽己所能填补防御的空缺时，我会和他高声说话，仿佛我依旧得承受他粗暴的噪音和他迂回的方式，还有他常在黄昏时说的那句：“往灯塔去！”

我会找他，大多是为了请求协助监视或是帮忙建造工程，然

而，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了。最后，我终于明白他不在了，永远不在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些部分因而破碎。我不理会时间的流逝，或许几周以来，我一直沉溺于麻痹的状态，是心灵的麻痹，而不是肉体的麻痹。我想，我只在陈规的死气沉沉里活动。巴蒂斯已经死了，我很快也将尾随他的脚步。

为了与逆境对峙，两个男人团结成为一支军队，而我们彻底证明孤独一人是没什么用处的。我的希望曾经是与敌人谈判议和，但是巴蒂斯的自杀破坏了策略的基础。它们为什么会想要和平？特别是现在，它们可以轻易地置我于死地。在巴蒂斯对它们连续发动攻击后，为何它们会忽视一切，还想谈判呢？我手上几乎没有弹药，灯塔的外墙修补材料也锐减至一半。只要再发生一两次骤变，灯塔随即会化为废墟。我孤单一人，而且毫无防备。

因此，海怪的态度让我心生困惑。随着巴蒂斯死亡而来的，竟是沉默。它们不攻击小岛。我无法相信，浪涛竟然不可思议地平静。黑夜在一成不变中接替。我在露台上，撑着步枪倚在栏杆上。而她，不发一语，真是谢天谢地。当清晨的曙光降临，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空瓶。

在那一段哀痛的日子里，我佯装不知安内里斯的存在。尽管我们一起躺在巴蒂斯的床上睡觉，我却连碰她一下也没有。我的孤独危机，加促了她的疏远和冷漠。就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似的。捡柴火，搬柴火，装满篮子，搬运篮子，凝视黄昏景致，睡觉，起床；她的行动绝不逾越最基本的活动。她的日常生活就像是在工厂轮班的劳工，重复着相同的动作。这种重复也能在疯人院的病人身上看到。

有一天清晨，我被一种从未听闻过的噪音吵醒。我从床上观

察安内里斯。她跪坐在桌上，手上拿着巴蒂斯的一只木鞋，玩着简单的游戏，却足以惹人发火。她伸长手臂抬高木鞋，又放手让木鞋落下。当她放手，木鞋掉落在木板桌上，响起叩叩声。她永远无法习惯我们空气的密度远比她的世界稀薄。

我观察她的同时，一朵思绪之云具体成形。她的形象不断扩大，却以恶毒之姿现身。问题不在于她做了什么，而在于她没做什么。巴蒂斯已经死了，她却连丝毫情感也没流露，既不觉得好，也不觉得不好。她生活在哪一种现实里？

不需任何洞察力，也能理解她活在巴蒂斯的阴影下，而也将活在我的阴影下。我认为巴蒂斯的专横跋扈像是一道人性的堤坝，把安内里斯重重包围。一旦堤坝溃决，却什么也流不出来。我甚至无法肯定，她住在灯塔里的感觉是否与我的感觉相似？我甚至问自己，那次双方的冲突是不是有可能让她觉得开心？她对自己成为两个世界冲突的奖品似乎相当陶醉。

我把木鞋从阳台丢下去，然后用双手捧起她的脸颊，我抚摸她，同时也紧紧压迫她。我希望她明白，她对我造成的伤害远比所有海怪加在我身上的还多。我希望她看着我，我祈求爱尔兰的守护神圣帕特里克，希望让安内里斯看着我；或许她会看到一个诚实的人，这个人没有太多野心，只想找到和平的住处，远离一切，远离残酷和一切残酷的事物。

不论是她或我，都没有挑选这座丑恶、寒冷、战火炽烈的岛屿。然而，假如我们仍然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小岛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喜不喜欢都无所谓，使小岛适合居住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要尽到责任，我得把自己的双手视为比武器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何时开始对她尖叫，拍打她的脸颊，最后演变成耳光。我是如此气愤，辱骂与暴力的疆界变得如卷烟纸一样薄。她反抗我。当她以长着薄膜的手打我时，感觉就有如湿毛巾打着我的脸。我打她耳光不是因为憎恨，而是无力。我最后的一击使她倒在床上，我在那儿制伏了她，她有如猫般蜷缩着，随时张爪等着我。

但我放弃了。为什么要坚持？揍她可以获得什么？她的空虚、她的藐视在在指出，我不过是她兴趣的附属品，我的地位永远不会改变。我终于明白挡在我们之间的鸿沟：我曾经把她当成避风港；而她，选择了灯塔。

从没有两个生命是如此接近，也如此矛盾。但是，知道了这些，会让我减少对她的渴望？还是减少对她的需求？很不幸，都不会。她在我爱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火山对庞贝城：摧毁它，同时又保持它的完整无缺。

能够确定的是，那骚乱的一幕有助于整理我的思维僵局。自从巴蒂斯死后，我首度从桎梏中逃脱。我的双脚带领我走出灯塔，呼吸新鲜空气的简单动作让我复原了不少。它的成效一直延伸到双颊。我不需要看自己的脸庞就知道脸上有粉嫩的色泽。我花了一会儿的工夫，才发现它们在观察我。

海怪再度聚集在森林的入口处，六只、七只、八只，或许更多。它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以致命的短跑方式扑向我；然而，它们没有这么做。我臣服于它们的宽容，即使巴蒂斯曾经在休战期间对它们开枪，即使我们背信弃义，它们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灯塔的生活没有固定的依循模式。我快乐地朝怪物走去，终于将彼此妥协的想法付诸实践。

是的，我的确做了，但妥协并非激励我这么做的唯一动机。我看见它们，心里怀着找回三角的希望。我手无寸铁，举起双手往森林的入口走去。我不疾不徐，却无比镇定。耳际唯一传入的是自己踩踏雪地的声音，我准备尽力用手势表现一切。

它们会想些什么呢？好奇心丰富了它们的眼神。我在它们身上发现和小海怪一样明显的兴趣。它们的身体呈戒备状态，同时却也是松懈的。几只海怪盯着我的眼睛，另外几只则盯着我的手。每一个眼睛的眨动都能做出千百个诠释。我心想，我们对彼此的好奇可以避免暴力的屏障。

灯塔是恐惧的王国。让我们把恐惧想成一只蜚咬耳朵的昆虫，疑虑征服了我，带来惊奇与痛苦。我问自己，但问题已经远比自我的对谈还要强烈。如果它们争取的是某种事物而不是海洋中一座岛屿的所有权呢？经历一切后，为什么它们还是想要这片荒芜的土地、荒谬的植物、多棱角的粗石呢？或许，或许它们只是渴望珍贵的幸福，也就是我所希冀的幸福。

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海怪在意的目标，我转头，我后面的露台上出现了安内里斯的身影。那些海怪看的是她，而不是我。我可以嗅到安内里斯的焦虑，她双手紧紧抓牢栏杆，无力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也许她以为，她和我的关系并不稳固，我会把她交给海怪。

当然，她错了。

它们要求交出安内里斯，光这件事就摧毁了我继续前进的意愿。我愈贴近她，就愈难继续往海怪去。在我的双脚开始缓慢移动前，我甚至得对它们下命令。雪地不再发出嘈杂声。

太阳在头顶上照耀，云朵变成一片片金黄色的唱盘。我非常

接近森林，非常接近它们。一根粗壮的树根先露出地面，又像一条蛇的躯体潜入地底。我的一只脚踩踏在树根上面，在旁边一点的地方，也有只海怪踩踏在同一棵树的树根上。我们从未如此接近过。但是，仅此而已。

我待在那儿，伫立了好一会儿。那些海怪在等待。它们等什么？等我把安内里斯交给它们？它们唯一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也是我唯一无法给予的。不管它们与安内里斯之间有过什么冲突，我永远也无法解决。我很想告诉它们，我可以把生命交给它们作为妥协。但是，少了安内里斯的我，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假如需要，我可以没有爱情地活着，永远过下去，但我不能没有安内里斯。一旦我失去了她，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生命的死亡，没有死亡的生命，哪一种比较糟糕？是严寒的夏天或是炽热的冬天？就这样走到生命的尽头。是她让我看见隐藏在灯塔光芒背后的一切，是她让我知晓，除了一只怪物以外，敌人有可能是任何东西。

或许只有小岛，其他地方永远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她，我永远不会知道真理，只有她可以教导我。然而，跟随安内里斯走向真理的过程中，我无可避免地为她神魂颠倒，我爱她的方式，就像海难者对生命的热爱，那沮丧、失落的爱。所以，一切才会如此悲伤，因为灯塔让我发现，知道了事实真相并不能改变生命。

我因她感觉的爱与恨，以超常的强度咆哮着。如果在此时举起一根手指，来自宇宙四面八方的光线将会照耀在我们身上。当然，我没有举起任何一根手指。我单纯地往后走。

我注意到一个毫无意义的细节：我踏在雪地的步履，没有发

出之前我朝它们走去时所发出的噪音。很容易就能明白，雪地已遭践踏过，而我的脚无误地踩在原来踏过的相同坑洞上。

那天剩余的时间，我在整理房子。我和安内里斯的争执把房子变成了拾荒者的仓库，我尽己所能加以整理。她不在家，她在我进入灯塔不久后消失了。她会回来的。

夜幕低垂前，她从地板活门进入，神情羞涩且害怕。如果她恐惧我会以暴力响应，那么她错了。有好一段时间，我忙着用锯子与锤子工作，随后，我坐在修理好的桌边，抽烟，喝杜松子酒，仿佛只有我一人存在。安内里斯躲在铁制火炉后面。我可以看见她半个身影，她的脚、膝盖，还有抱着腿的双手。有时候，她会探出半颗头窥视我。

我喝完了一瓶酒。我们把酒储藏在一个大箱子里，把箱子当成酒窖，存放在有聚光灯的那层楼。它们可能在今晚回头攻击。我不在意自己酩酊大醉。但是，当我往小楼梯走时，我仔细想了一下。我把她从躲藏处拉出来，拖着她的一只脚，命令她站起来，狠狠赏她一巴掌，让她倒下。我非常用力，到了隔天她脸上还留有手掌的痕迹。她动也不动地倒在地板上，哭泣着缩成一团。

我的天啊！我多么渴望她。然而，当晚我所最能伤害她的事，就是不碰她。

17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我都烂醉如泥。或许更久。酒精和时间一起玩捉迷藏，醺然的感觉带我来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一切都以螺旋状袅袅上升，再也没有别的了。喝下酒，活在帘幕之后，仿佛表演从来不需开始。

有时太阳下山后，我会试图保卫露台，然而，我唯一能做到的只是在酒精挥发的时间沉睡。每天清晨，我的手指总是有紫色的瘀青，还有一次，由于太用力扣住铁制扳机，我差点得把食指截掉。

我还继续活着，因为海怪仍在妥善计划最后的攻势。我还活着，得感谢它们对于子弹的敬重。真是悲哀的自我安慰。

虽然有坏处，但喝醉提供的好处更多，尤其是我对安内里斯的渴望减少了。如今我也替她穿上衣服，免得自己受到她耀眼的裸体迷惑。一件黑色的毛衣，上面有几个布袋材质的大补丁，袖子远比手臂长，整件毛衣一直盖到膝盖。当她靠近我时，偶尔我甚至连从位子上起身也没有，就直接踢她。

然而，这不过是无效的推托之举。我的讥讽证明了虚妄的能力远比由烟雾的城墙和铅制的小士兵所捍卫的帝国更脆弱。当

我醉得太厉害，或者还不够醉，所有的做作计谋全数瓦解。她不对我的攻击做出任何反抗。为什么她得反抗？当我表现得愈像不折不扣的恶魔之际，我的悲哀之光愈是强烈。每一回我占有她之后，更加证实我身处于一个监牢，受到的不是铁条的桎梏，而是蛮荒沙漠的囚禁。我多希望引导我的只是单纯的色欲。

大多数的时候，什么也没发生之前，我会潸然落下一阵悲哀的眼泪。是的，我连续三天以上喝得醉醺醺，说不定还更久。

在我依然烂醉如泥的这个早上，安内里斯竟敢叫醒我。她用尽吃奶的力气拉我的脚，还是无法让我睁开眼睛。我的人中感到一股熟悉的痛楚，这是因为我喝了太多的杜松子酒。我吐出的气息带着糖味。甚至在半醉半醒之际，我还有能力做出评估：蔑视她的存在比回应她更简单。

然而，她坚持来烦我，这一次改拉我的头发。疼痛与恼怒互相混淆，即使仍紧闭着眼睛，但我已经想打她。她躲开我，发出有如电报机的刺耳声音。我往她移动的身躯丢去玻璃瓶，接着又丢一只。最后，她从地板上的窥视孔逃开。我跌入夹杂苦涩和不舒服的昏沉梦境中。

我既无法完全清醒，也无法沉睡。这种可悲的状况我保持了多久？我的脑袋仿佛是个大众广场，充满预言家和蛊惑人心的政客。清晰的想法和出乎意料的琐事相互混杂，彼此之间没有级别之分，使得我无法辨识它们。我的理智慢慢占了上风，安内里斯应该有很严重的理由，才会来打扰一个暴躁的酒鬼。

黎明的曙光腼腆地照耀在露台上，仿佛阳光第一次遍照在小岛上。此刻我可以听到一些声音从灯塔下方传来。一阵不和谐的声音从阶梯上传上来。我的声带已经停止运作，从我口中吐出

的话语像是个垂死的人——步枪、锁、照明弹。但是，我什么也没做。我看着地板上的活门，陷入奇怪的催眠状态。

一只手臂打开了地板活门，那袖口环绕着两条金黄色的带子，随后出现一顶饰有法国旗帜的帽子。帽子下是一双不友善的偏执的眼睛；鼻子长而肥大，脸颊侧边留着长长的金色连鬓胡子，口中叼着哈瓦那的雪茄。那个人走了进来，没注意到我的存在。

当他走到接近房间中央时，看见我外套口袋里装的玻璃瓶，他停下来，大叫：“海岸号志技术员！为什么别人叫你你不回应呢？这座鬼岛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灾难？一场地震？我以为这里不是地震带。”

他的胡茬杂乱，看起来简直像砂纸，感觉很不干净。蓝色的制服仿佛被整个军团的啮齿动物啃食过，似乎经年累月都不曾踏上港口更换。整体来说，他的外表看起来像是一个加入海盗行列的逃兵。船员则闻起来像是军营的消毒剂，或是更糟糕的东西。他们都是殖民地的船员，大部分是亚洲人，还有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混血儿。每个人的肤色不尽相同，每件制服也不尽统一，让他们有外籍雇佣兵的特色。

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出现为我的思绪带来的震撼。我已经离群索居一年以上，习惯生活一成不变。但突然间，十几张新面孔、尖叫的声音、久违的气味淹没了我。

他们自行展开翻搅房间的行动，目的是掠夺房间的物品。

在他们当中有个年轻人特别醒目，无疑是个闪族人，有黑色鬈发，戴着金属框眼镜。这个人看起来完全没有野心。他不是船员，穿着打扮比其他人都好。他一身办公室打扮，不太适合甚至完全不适合航海生涯。他身上挂着一条链子，末端消失在背心口

袋，表示口袋内放着一只怀表。其他人的五官则显露出生活欠缺纪律的表情。反之，那个犹太人有一张柔和的脸，他一定阅读过过多的书籍。他咳得很厉害。

“我在跟谁说话？你的职衔是什么？”船长质问我。“哑巴？受了伤？病人？你听不懂？你懂什么语言？你叫什么名字？回答啊！还是你已经发疯了？没错，疯子……”他停顿下来，嗅了一下空气。“这股腐臭味从哪儿来？若是鱼会流汗，就是这种气味；整间屋子都散发出这种味道。”

有几位船员笑了起来。他们嘲笑我。他们已经发现可以从我这儿偷到微乎其微的物品，因此投入较多注意力在我身上。

犹太人浏览一些非常破旧的官方文件，他边阅读边说：“离开欧洲前，我曾向部里申请一张海外地区的国际记录复印件。这里记载的是一位姓卡福，叫巴蒂斯·卡福的人。”他抬起目光，心存质疑。“记录上看起来是这个名字。”

“卡福？海岸号志技术员，卡福？”船长询问。

“我猜应该是，但是我无法确定。”犹太人推推眼镜，一边辨识。“这是数据名单上唯一出现的名字，但是没有特别标明出生日期和职务。甚至连哪个组织派任、何时派任，还有具体的任务是什么，都没有说明。只写了他的目的地是这座岛屿。负责的国际航海协会保留了转达政府部门技术交接人员名单的权利。协会做事的意愿很勉强，而且也做得很差。回去时我要提出抗议。这项政策只影响协会的员工，也就是影响到我。听起来真不可思议！所有国家都互相交流国际观测站的数据，相反，航海协会却随自己高兴就隐瞒了工作人员的名字。而我们只是在谈论一个可怜的气象观察站罢了。”

但是，犹太人和船长感兴趣的事非常不同，他们不过是临时的联盟伙伴。船长是个实际的人，对信息的细节毫无兴趣，他坚持说：“海岸号志技术员卡福！这位先生前来接替气象观测员的职务，但是我们不知道卡福在哪儿。若你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势必会认为你要对他的失踪负起责任。你明白这会对你提出什么控告吗？回答啊！回答啊！见鬼了！回答啊！气象观测员的房子与灯塔相邻，而这里只是一座小岛。你一定知道他的行踪。你以为这种航行路线是便宜的生意吗？我从印度支那出发往法国波尔多行驶，但是航海协会要求我多绕了一千海里来接一个人，只是接一个人而已，现在我们却找不到这个人。而且，这里不过是一座地图上占地比一张邮票还小的岛屿！”

他愤怒地看着我，希望借着眼中的能量恐吓我，或以僵持的沉默强迫我发言。两者都没有达到目的。他做了个放弃的手势。他大部分的威严全仰赖雪茄制造效果。他呼出的烟非常浓稠，似乎可以咀嚼。

他对年轻的犹太人说：“沉默是对沉默者的控诉。我把他带走，让他们对他行刑吧。”

“沉默也可以是强大的防卫力。”年轻人一边说，一边浏览着一本书。“船长，你记得吗？你之所以会接到载我的任务，是因为原先送我的船因台风受损。我们延迟了好几个月才到达这儿。谁知道前任气象观测员如何排遣寂寞？假如他真发生了什么不幸，这个男人看起来比较像目击者，不太像凶手。”

船长突然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亚洲水手身上，他仍在翻箱倒柜。水手尚未察觉，后颈已挨了三记老拳。船长从水手那儿找出他偷的一个银制烟盒。船长一直叼着雪茄，他严肃地观察盒

子，盒子随即被藏在他外套的深处。

犹太男孩丝毫不受影响，想必已对这种场景习以为常。他很郑重地拿着弗雷泽的书靠近我，对我说：“这段时间以来，你没有享受阅读其他书籍的乐趣吗？你应该知道，文字的世界已经改变了趋势。现在盛行的是具备高尚智能的原理书籍。”

不。错了。根本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只能看着那几个肮脏的男人，他们闯入灯塔，就像进入妓院的低俗客人。犹太人讲述着智慧巅峰的同时，那几个男人玷污和糟蹋了他们手中碰触过的每样物品。我看着自己。我不担心他们把我处以绞刑，却非常恐惧得和他们一起生活。一个抛弃人世混乱，选择放逐的男人，无法忍受逆向回去的旅程。可怜的男孩，溢满着自负之情。要是我有一台磅秤，我一定会做出挑衅，把他所有的书摆在一边的秤盘上，将安内里斯放在另一边。

船长的恐吓当然都是妄自尊大的言语。我只是一个麻烦，也被当成麻烦一样对待。他摘下帽子，开始大声喊叫，用帽子抽打下属，口中夹混着法文和中文，或是其他语言。

我来不及反应，他们就离开了。我可以从灯塔楼梯传上来的声音得知。命令、诅咒和辱骂以平均的比例来回传递，然后突然变得安静。他们用进来时的相同方式离开。大海骚动得比往常还厉害，一些浪涛撞击着灯塔，发出在岩石间冲撞的声音。有些浪涛则让人联想到狮子的吼声。

许多人曾经看过幽灵，但是，我感觉自己是第一个看见整群幽灵的人。或许，我才是真正的幽灵。

我整天寸步不离露台，出于好奇心观察情况。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看过整群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让我觉得难以想

象。在离去之前，他们动手修补了气象观测员的房子。他们懒洋洋地被迫执行船长下达的任务。当风向对我有利时，我可以听到工具的嘈杂声，还有船长狂怒的声调，他发号施令时也是懒散的。船长的责骂略显夸张，听得出来他可悲地陷在完成任务与尽早离开的不安方法中。

我看见一股烟袅袅升起，还有几个人影。这时船长除了抽烟，还喝起酒来，根本不听年轻犹太人的建议。船长坐在一只皮箱上喝酒，背对着一直坚持己意的犹太人。船长只想离开那里。

什么是我们的感觉？就是当别人谈论关于我们的消息时会有反应。在天黑之前，几艘小船离开海滩。然而我毫无感觉，一点感觉也没有，甚至连乡愁的感受都没有。大船在地平面上消失。在我背后，地板的活门嘎吱地打开。我不需回头就知道是她。谁知道她躲在哪儿。

我靠着吃豆子罐头恢复体力。我一用舌头发出声响，安内里斯立刻服从我。她清开桌子，快速脱掉衣服。她以她的方式得到快乐。我以为酒醉会让我陷入困惑，但是结果并非如此。她拥有忠实的我，而我不会要求她超过她愿意给予的东西。我也脱掉衣服，当我在脱最后一件毛衣的时候，她换了姿势。她做了一个触电般的鬼脸，双脚交叉坐着，一边讲话，一边哼唱。

血液再次从我的脉搏奔流。我检查了大门的障碍物，打开灯塔的聚光灯，分配剩下的少量弹药，希望附近有信号弹。我的天啊！我剩下的信号弹非常少。一切都就绪了吗？是与不是。一切都就绪，是的。所有事物都安置妥当，它们并不需要我。

海怪同时从岛屿的东岸和西岸登陆，两个小组在攻击之前先在森林里会合。它们陆续往灯塔靠近。有时候，灯塔的聚光灯

照映到几双眼睛，有些海怪的眼睛呈金属绿的颜色。当我瞄准它们时，我想起一本旧的游击队战斗手册：起义者攻击一个坚固的阵地时，只能以数量取得优势，并且总在深夜进行，特别是当装备处于劣势的时候。假如可以选择敌对的阵地，一定会选择比较不坚固的阵地。这些看起来或许是单纯的常识，但是职业的游击队员绝对需要伟大的常识课程。

它们分散，却在一分钟内在岛的另一端狂叫。万事的秩序已经不再要求那个人——就是我——安心地清理步枪，并听着枪声。我装聋作哑之际，同时间，有另一个人正为他的生命奋斗，在那儿，那个角落。仔细瞧瞧，我应该做什么？通知法国船长，有数千只海怪前来攻击？还是在子夜离开灯塔？我算了一下，共有九声枪声。我唯一想到的是，必须禁止对方以愚蠢的方式浪费子弹。

* * *

翌日，我回到气象观测员的房子。一阵浓雾掩盖了他的身影，我一直走到门口，才看见他。可以证实的是，他仍活着。他的头发拳曲，眼睛浮肿，身上仍穿着像是保险从业人员的制服。这座岛屿未曾出现如此不恰当的衣着。假如我还保留着一些幽默感，一定会笑出来。

少了纽扣的白色衬衫、黑色的西装外套，配上因战斗而变皱变旧的黑色长裤。他的脖子上挂着松弛的领带，一片眼镜片裂开，形成蜘蛛网状，鞋子上布满了烂泥巴。一夜之间，他从一个中产阶级分子变成一个没有祖国的贱民。他右手拿着仍在冒烟的左轮手枪，那支小型武器更荒谬地突显了他没有自卫能力的样子。

他在浓雾中奔向我：“卡福先生！感谢上帝！我以为我不会再碰到人类了。”

我一句话也没有响应，我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当我翻乱他的住所时，他像一只小狗跟随着我。对某些人来说，见识到痛苦的深渊，会引起他们产生强迫性的唠叨。他话很多，我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

两箱弹药被放在几个装着豆类的大袋子下面，箱子形状像是小棺材。我以一根铁棍撬开第一个箱子的盖子，一阵沉寂，仿佛一个圣者的坟墓被开启。我翻搅着子弹。

“喔！主啊！是真的。”他说着，靠在我身旁跪了下来。“我确定另外的箱子里还有一支步枪。章程规定，外派的气象观测员必须拥有基本的军火配备。昨天下午我忘记了，根本什么都想不到。幸好我带着这支左轮手枪，保护我免于遭受船上某些水手的魔掌。谁想象得到这座小岛是魔鬼的住所？”

“一个人永远无法知道会停留在哪儿。我们得知道哪一套是我们的装备。”我发表见解。

“我赞同你的说法。你的装备使用得很好……”他以胆怯的语气补充，“若非如此，你也不可能活着。”

他说得没错。他的话没有让我不悦。我的眼睛和双手没有离开铜制的子弹。

“从现在起，你也要好好使用它。把半个岛屿让给你不会为我带来任何不便。你有两箱弹药，我想你也不会介意我留下一箱吧。”

他不解地眨着眼睛，站了起来，用一只脚关上打开的盖子，差一点就夹到我的手指头。

“让你把弹药带到灯塔？你在说什么？我才是该把弹药带到灯塔的人！”

他的语气改变了。我第一次检视他。他是那种就算死亡降临，口中依然紧咬希望的人。

“你不会理解的。”我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骚动混乱的。”

“我已经证实了！深邃浑浊的海水，还有大批长脚的鲨鱼出没！”

“你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拖到海滩。我没比他强壮多少，但是他处于惊慌失措，我的肌肉又因小岛的呆板工作训练而变得有力。我用双手把他拉到面朝海洋的方向。

“你看！”我叫道。“你昨晚已经饱受折磨。现在仔细瞧瞧，这是海洋。你看到下面有什么？”

他微微啜泣，像玩偶般跌到沙滩上哭泣。当然，我能轻易想象他看到的一切。要是他像那些看得到其他东西的人一样，也不会来到小岛。一阵寒风掠过浓雾。太阳比我认为的还低。

他停止哭泣：“自从我抵达这座岛屿以来，每件事都让我不明白。但是，我不想死在这里。”他单手握拳。“我不想。”

“那就离开吧！”我回答他。“那座灯塔是海市蜃楼，你无法在里面找到安全。不要进去。离开吧！回到你的家园。”

“离开？要我怎么离开？”他伸开双臂。“你看看周遭！有船只经过吗？我们在地球最末端的阶梯。”

“不要相信灯塔。”我坚持。“只有失去了信仰的人才来到这里。没有信仰的人都追随着幻象。但是，人不能拥抱幻象。”我的声音都变了。“若是你还有信仰，那就踏上海洋，返回你来的

地方。”

“你是在耻笑我吗？还是我在跟一个神经病说话？”

“你都在这里度过一晚了，还把我当疯子看？”我的骨头隐隐作痛。“我累了。”

我坐在一块岩石上。他迷惑地看着我。我像个口技演员般表演，我的枷锁阻挠我相信自己刚刚所说的话。然而，让我惊奇的是，他的眼睛变得异常清晰，眼皮眨也不眨。他蛮横地站了起来，脱掉鞋子，以断然的姿态卷起裤管，伫立在海水与地面界线模糊的疆界上。一朵远比其他海浪冲得更远的浪花舔着他的脚。我感到一股自某条无形的界线传来的寒冷震撼。我疑惑着。假使他离开呢？

步枪从我的双手滑落。我无法置信。他真的走到海面上。一步，又一步。海水像一座液态的桥撑起他的双足。他走了。废除灯塔吧，废除我们的战争所建立的恶习。他明白无法与幻影争辩，于是他回避幻影。他摧毁了所有的激情，所有的堕落，因为打从一开始，他就放弃它们。那个男孩是世界的眼皮：只要再跨越一步，所有人都会从噩梦中苏醒。

他怒气冲冲地回到我身边。

“见鬼！我在做什么？”他张开双臂大声喊叫。“你以为我是耶稣^①吗？”

他重新踏上土地。一旦踏上陆地，他的灵魂便成为战士之魂，想要对抗到最后一刻。他说着“鲨鱼人”，说要用砒霜在水里下毒，说要用淡菜的碎壳铺满海岸线，说淡菜的壳有如刀子般锋

① 此处指《圣经》中耶稣可在水面上行走的典故。

利，说着上千种致命的计谋。

我朝海洋走去，在两指深的水里可见平坦的暗礁，他刚刚踏在暗礁上行走。

我坐在海滩上，像抱着一个新生儿般抱着步枪。我往后倒下，躺在沙滩的床垫上。这个世界可以预见什么会发生，一点新鲜事也没有。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一个在发问之前就知道答案的问题：我的三角在哪儿？哪儿？

太阳倾斜垂落。